运河南端觅遗址

主 编 许 明

《运河南端觅遗址》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许 明副 主 任 虞文娟执行主任 黄 玲

执行副主任 杨正平 陈 展 戴丽群 金凌云

编 委 阮利平 杨于佳 张 杰 陈 钦 文 闻 陆 菁 石永民 万建伟 范 勤 傅科兵 魏一峰 邹 艳 黄 群 董觉华 倪黎玮 葛婷婷 张 琪

主 编 许 明编 辑 杨于佳撰 稿 安 峰

采 编 荀 丽 汪建中 云 森 于康明 海 燕 王 雷

张震毅 杨于佳

摄 影 王 戈 云 森 孔顺祥 杨于佳 石永民

2011年4月5日,清明,这是一个中华民族追忆历史、缅怀先人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慎终追远的日子里,当日《钱江晚报》整版报道了《杭州城北"水田贩":失落的宝藏》一文,让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水田畈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最大的考古发现,是证明杭州五千年前就有古人类栖息与繁衍的直接证据,在当时考古界是石破天惊的发现。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么重要的遗址点怎么会找不到了呢,我心里忽然有一个念头,去寻找水田畈遗址,让这段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

根据史料记载,水田畈遗址位于半山附近的艮半铁路半山车站南面,遗址所处的位置是一片肥沃的田野,河流纵横密布。遗址是杭州大学历史系在1958年8月发现的,并于当年9月和次年8月进行了两次发掘。整个遗址分上下两个文化堆积,分别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出土有磨制的石斧、石磅、石链、石镰、石纺轮、石网坠等石器,造型规整、表面光亮的黑陶和粗砂红陶,以及芝麻、稻谷、瓜子等植物种子和木桨。说明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纺织制陶,驾舟出行,过着氏族生活,创造灿烂的原始文明。特别让人震撼的是,

除了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外,水田畈遗址与吴兴钱山漾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新石器时代末期,居住在辽阔的杭嘉湖平原上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水上交通,有着极为广泛的联系。试想当时,就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时候,西湖还只是一个海湾,杭州市区则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海滩,让人不得不感叹沧海桑田和造化无穷。

为找到水田畈遗址的蛛丝马迹, 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 "有 童鞋能提供 1958 年、1959 年发掘水田畈遗址参与者的线索吗?" 博文刚一发出,就得到了周利光、一笑而过等博友们的回应。大家 找来了《上塘志》、1959年2月24日的《光明日报》、1960年第 二期《考古学》,在这些珍贵的史料中,都有关于水田畈的记载。 书面资料已经很详实了,现在关键是找到当年的发掘见证人,有了 "目击证人",水田畈遗址到底在哪里就能水落石出。非常幸运的 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找到了年已68岁的原皋亭十组组长 王寿根, 当年十五六岁的他, 亲眼目睹了水田畈遗址的发掘全过程。 4月8日下午,在他的指引下,我和区人大的洪嫦以及区文广新局、 上塘街道办事处的同志,来到储鑫路 31 号浙江特产集团石祥路仓库 的院子里,大院一片荒芜,半个世纪过去了,院子周围农居、厂房 林立、早已不是当年阡陌纵横、河网密布的田野、但时间老人仿佛 格外恩赐这片遗址,当年考古挖掘形成的土堆还依稀可见。此情此 景,王寿根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当 年的点点滴滴: "人不多,大概有七八个人吧,专门负责用锄头挖 土,再用畚箕往外挑。挖出来的,都是些黑色的瓦片。"王寿根笑 着说,当年,他并不知晓这些黑"瓦片"就是黑陶,对杭州、浙江乃至五千年中华文明有着怎样的意义。

暮云四合,春寒料峭,我站在土堆上,极目远眺,巍巍半山勾 勒出杭州城北的天际线,浩浩汤汤的运河水一路向北,消失在天地 交接之处,此时此刻,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脚下这片热土的脉 动与呼吸。拱墅, 既有古人类文明的曙光, 又有京杭大运河的滋养. 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们没有理由让这厚重的文化淹没在岁 月的烟尘中。何不在遗址处立一块石碑、向世人静静地诉说这段历 史,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让过去的历史昭示后人,让当 下的拱墅人对自己的家乡更有认同感和自豪感? 拿定主意后说干就 干,我们在全区开展了"寻找十处文化遗址、培育十位文化传承人、 落实十件文化活动"系列工作,在全区 87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寻觅文 化的足迹。2011年4月20日,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陪同湖南省 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视察,提出"杭州文化看拱墅",为拱墅文化的 宣传和推广作了最好的背书,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对 辖区所有的文化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察,查阅大量的史料,拜访相关 专家,按照"代表性、历史性、完整性、权威性"的原则,确定了 拱墅区首批十大文化遗址:水田畈新石器时代遗址、善贤坝遗址、 温元帅庙遗址、北新关遗址、荣华茶园遗址、半山战国墓遗址、陈 从周故居遗址、半山娘娘庙遗址、通益公纱厂旧址、江墅铁路遗址 公园。我们为这些梳理出来的遗址树碑立传,进行了保护性展示, 并于当年10月10日在千年古运河畔,举行了北新关遗址揭牌仪式, 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14年6月,在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之际,

我们挖掘整理展示了拱墅区第二批13处历史文化遗址:卖鱼桥遗址、上塔伏虎禅院遗址、圣因接待寺遗址、同福泰官酱园旧址、祥符花神庙遗址、义桥码头、古和睦桥、上塘河衣锦桥下古纤道、德胜坝遗址、新河坝遗址、石灰坝旧址、猪圈坝旧址、清河闸遗址,向世人展示了运河文化的多姿多彩和连绵不绝。

水田畈、善贤坝、北新关、卖鱼桥、娘娘庙,这些分布在运河两岸的遗址,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正是有了这些数不清的文化节点,才显得运河文化的广博厚重。当前,京杭大运河已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家庭,运河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范围为世人所知晓。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墅区,理应在运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上承担得更多,水田畈等遗址的寻觅只是运河文化薪火相传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拱墅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着人们去寻觅,去发现……

许 明 2014年10月

目 录

半山娘娘庙遗址 /1

半山娘娘庙:遗址的复兴之路/2

上塘河衣锦桥下古纤道 /13

上塘河古纤道遗址:挺住意味着一切/14

上塔伏虎禅院遗址 /24

伏虎禅院遗址:艰难的守望/25

半山战国墓葬群一号墓遗址 /35

战国墓: 牛脾气带来大收获 /36

通益公纱厂旧址 /44

通益公纱:一些令人唏嘘的碎片/45

荣华茶园遗址 /60

荣华茶园:茶园—电影院—茶园/61

江墅铁路陈列馆/73

江墅铁路遗址公园:延伸着我们的自尊/74

北新关遗址 /86

北新关遗址: 今夕是何年? /87

古和睦桥 /96

和睦桥:以和为贵/97

同福泰官酱园旧址 /108

同福泰官酱园: 从丽水路到小河直街 /109

香积寺 /121

香积寺: 涅槃新生 /122

卖鱼桥遗址 /133

卖鱼桥: 不仅是座桥 /134

圣因接待寺遗址 /144

圣因接待寺: 从寺志里挖掘历史/145

温元帅庙遗址 /153

温元帅庙: 众里寻他千百度 /154

陈从周故居遗址 /161

陈从周故居遗址: 乡情依依 /162

德胜坝遗址 /173

德胜坝遗址:大运河南端之南/174

新河坝遗址 石灰坝旧址 猪圏坝旧址 清河闸遗址 /184 新河坝・石灰坝・清河闸・猪圏坝: 在水一方 /185

善贤坝遗址 /196

善贤坝遗址:一坝改名,全村向善/197

祥符花神庙遗址 /204

祥符花神庙遗址:远去的花神/205

义桥码头 /214

康桥义桥码头:萧瑟秋风今又是/215

后 记/225



半山娘娘庙遗址

半山娘娘庙,本名撒沙夫人庙,俗称半山庙。南宋建炎年间,倪姓娘娘宁死守节,忠魂勇救康王,一身忠贞,广为传颂。南宋绍兴年间,高宗(赵构)即位,首崇祀典,敕封"撒沙护国显应半山娘娘",立庙塑像。明崇祯六年(1633)重建。清道光九年(1829)山门焚毁,十九年(1839)重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堂宇尽毁。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重建。抗战后期,除娘娘殿外,全部被侵华日军炸毁。20世纪50年代初,娘娘殿失修倒塌。

半山娘娘名重朝野,声名远播。明清时期,每逢五月初一娘娘诞辰日,凡西湖及城河诸道,龙舟悉至半山,城乡夫妇争相入庙,毂击肩摩,连袂成帏,瞻礼祈蚕,香火最盛,殿堂无立足之处。明代,少保胡世宁撰《撒沙夫人庙记》,山东右参议翁汝进作《重建撒沙夫人庙记》。清代,文学家厉鹗题《撒沙夫人庙》,史安节题《撒沙夫人词》等。现代文学家郁达夫撰《皋亭山》,记述入庙瞻仰半山娘娘塑像。八百多年来,一则史话与神话完美结合的"半山娘娘"故事流传至今,且收入《神话西湖》书中。

半山娘娘庙:遗址的复兴之路

一、 娘娘庙 1943

遗址,按照《现代汉语小辞典》解释,指"毁坏的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所在的地方"。如果没有1943年侵华日军的轰炸与焚烧,也就没有始于南宋的半山娘娘庙成为遗址这一说。

"1943年以前的娘娘庙,香火木佬佬旺。"戴副金丝眼镜,今年 80岁的半山老人倪根生,慢条斯理向我们介绍着那时的庙宇,"因为 陆路不方便,香客基本都是坐船过来的。当时养蚕的人多,赶庙会的 大部分也是养蚕人。嘉兴、湖州、桐乡、苏州、无锡、昆山,以及良渚、 塘栖、三墩、萧山这些城郊的 香客。五月初一娘娘诞生日, 三月初三蚕花节,二月初八桑 秧会, 这是一年之中的三个大 日子, 香客从四面八方聚拢, 站在山上往下望,由上塘河落 船的码头,到娘娘庙这段青石 板山路,到处都是人头。因为 香客太多,我只有七八岁的样 子就在庙里帮忙了,铁架子上 的蜡烛没地方插了,我就在那 里帮忙卸蜡烛,清空地方,让 下一拨香客供奉。"



半山娘娘庙遗址石碑

在溃址西南角曾有一个小亭子,筑造讲究,四面排角,大家都叫 它亭子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在。倪根生说亭子正中曾树立一 块汉白玉的康熙皇帝御赐的碑,蒋介石上山的时候,看到这块碑后才 步入大殿行大礼, 祭拜娘娘菩萨。"那个时候的娘娘庙, 占地面积不大, 是照南宋庙宇的布局建造,分为前大殿和后大殿,有三根方形大石柱 (到现在石柱的基部还在山上遗存,就是现在立遗址碑的那块地方), 红漆木头,黑瓦片,说不上富丽堂皇但也算得上有气派。娘娘塑像是 用香樟木雕刻的。香樟木可以防蛀,是木材中的上品。"

1943年,后殿先被日本人派飞机炸毁,几个月后大殿及云锦亭亦 化为灰烬。"原因在干娘娘庙夜晚的油灯亮光,引起了日本佬的注意。 好在当时庙里不住人,没有人员伤亡。"



半山娘娘庙遗址石碑旁的亭子

一灯如豆,小小油灯光,怎会引起日军如此大动干戈的轰炸呢? 在战争背景下,这种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杭州沦陷期间,抗日志士仍然在活动,如果他们潜入半山,没有很深的关系,普通人不敢收留。 山区昼夜温差很大,难以露宿,庙宇最适合他们落脚潜伏,暂时容身。

半山村民王正阳的父亲王仁庚,参与过娘娘庙挨炸起火的救援行动。2010年7月22日, 王正阳回忆了父亲对他的讲述:

"那是 1943 年 5 月的一天,虽是中午时分,但天色阴沉,大地灰蒙,一架驻笕桥的日寇敌机呼啸着直冲半山,在娘娘庙上空盘旋一会后,掷下两枚炸弹,顿时火光冲天,爆炸声随着凄厉的风声,撕心裂肺,父亲顾不上田间的农活,扛起铁耙拔腿直奔娘娘庙,附近的乡亲闻声也纷纷上山扑救。在大家的奋力扑救下,火很快被扑灭了,一旁的观音殿幸免遭劫,但娘娘庙已成废墟,乡亲们愤恨不已。"

过了几个月,前殿又被日本人烧毁。由于发生了日本驻军遭袭事件,

他们对周边地区严加防范。"日本人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娘娘庙周边空地上有'牡丹'、'老刀'牌烟壳,怀疑有什么组织来过,就召集保长、甲长等训话,临行前将娘娘庙的前大殿烧毁。"倪根生说。

1943 年娘娘庙被毁,香客逐渐减少,但还是有特别虔诚的香客,偶尔会到娘娘庙的地基上来点起香烛,祭拜一番。眼看好端端的娘娘庙变成了废墟,村民倪金莲和母亲看着心疼,她们动了重建娘娘庙的念头。

同样发愿要重修娘娘庙的,还有那位救火的村民王仁庚。王正阳说,在那次扑火中,"父亲的右腿烫伤成疾,但也无怨无悔。时过一月,父亲又以极大的热诚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募集修缮娘娘庙的资金。限于当时局势,兵荒马乱,日寇不停骚扰,所能募集的资金有限,娘娘庙只能以竹代柱,草棚代瓦,但娘娘庙又矗立在世人面前"。

那只是一个稻桶式的草舍,十分简陋。倪金莲说:"空荡荡的大殿,七八十个平方,只有一尊泥做的娘娘菩萨,坐在草舍中间,用平常人家吃饭的四仙桌供起来。"

二、娘娘庙: 1943 到 1956

按照拱墅区皋亭文化研究会会长倪爱仁的说法,半山娘娘庙是个家庙,以纪念半山倪氏族裔先人倪凤。现年 95 岁高龄的倪金莲,是目前倪氏家族中最年长的老太太。

倪老太满头银发,戴一副金耳环,身高 1.5 左右,穿白底紫色碎花衫,深灰色的确良马甲,大红色牛皮婆婆鞋,身子骨显得十分硬朗。 见我们来了,她咚咚咚引领我们来到半山桥 118 号,一幢 5 层灰色农改



居小楼。这是她的家。

"一楼二楼我们自己住,三至五楼十几个房间,租给别人,大多数是肿瘤医院的病人家属。"

为了节省空间,楼梯直接造在楼房外面,二楼她家的客厅,20来平方米的空间,地面铺着红黑相间花岗岩地砖,桌上摆放着新鲜的橘子、苹果,3个洗净的杯子。得知我们要来,她早有准备。

采访中,倪老太思路清晰,嗓门脆亮,耳不聋眼不花,谈话中总 带着一丝笑意。

"我的爷爷奶奶生了3个儿子,大房倪士培,二房倪士恒,三房倪士新。1943年之前,主要就是他们三兄弟在掌管娘娘庙。"倪老太补充,"以前都是用辈分称呼长辈,他们的名字反而很陌生,后来这些名字,是在留存的一些生活物件当中晓得的。我是倪士培的独养女儿。自从出生,我只离开过半山一次。我20岁不到时父亲帮我介绍给笕桥的一个军阀,婚后育有一女,现在70多岁了,后来老公被镇压了,我带着女儿回到了半山。回半山后经人介绍,认识我第二任丈夫蔡康年,30岁时同他结婚,日子度日如年,我们脾气不合,一年多后协议离婚。我40来岁认识了第三任丈夫,他是烧酒水的厨师老爷,他人蛮好,肯做,做了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可惜过世20多年了。我有1个儿子,4个女儿,第二个女儿2012年生淋巴癌去世。到现在,家务事体烧烧弄弄,都是我一个人。儿女孝顺的,但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的自由生活。"

1943年恢复娘娘庙,由于经费不足,金莲和娘只能将就着,在娘娘庙原址搭建一间草舍。"就算草棚里只有一尊泥菩萨,但是香客听说娘娘庙重建,大家不嫌简陋,又来'庙'里烧香结缘,慢慢地,有了香火铜钿,经费多起来了。来供奉的香客意见,总觉得娘娘菩萨不



焕然一新的半山娘娘庙遗址

应该是泥菩萨,不该如此怠慢,要恢复原本的菩萨容貌,所以我请拱 宸桥有名的木雕师,用香樟树做材料,按照和老庙里娘娘菩萨 1:1 的比例,精雕细琢。"

重做的娘娘菩萨,身形苗条,身高大概 1 米 6,两只手好活动,可以拆卸。一张瓜子脸,看上去年纪 17 岁左右,正值芳龄,身穿龙袍,端坐在龙桌之上。"庙里面的香客越来越多,我实在忙不过来,也因为不识字,记账做事不方便,后来我召集了一些帮手,来帮忙打理寺庙。"这些帮手中,就有倪爱仁的父亲倪洪校。"当时他还在厂里上班,我忙的时候,他会来帮忙。"这种频繁的帮忙,也种下了日后倪洪校重建娘娘庙的因缘。

为娘娘庙复兴奔走的,还有对娘娘庙富有感情的一帮乡亲。

王正阳回忆父亲,1947年农历四月底的一天,那时我才4岁,半



山上空乌云密布,雷声大作,大雨滂沱,父亲依旧一早赶去半山,平 日晌午前就回家了,但那天全家人久等不见人影,我母亲急了,不停 地说:"我眼皮猛跳,定是不祥之兆……"

母亲拉着我的手和三姐往半山赶去,同去的还有我大表哥土林。 走不多久,一位名叫金生的邻居赶来传话,原来父亲和乡亲们在筹集 半山娘娘生辰庆典资金时,国民党兵借机勒索,父亲奋力抵抗,在惨 遭毒打后被抓,一时不知去向……听到这里,母亲顿时昏厥过去。后 来得知被关在丁桥沿山的一个山洞里。10 天后,在一位熟悉我父亲的 绅士帮助下,付了 8 块大洋父亲才得以回家。此时的父亲已步履蹒跚, 形似枯骨。我母亲见到我父亲,不知是喜还是悲,嚎啕大哭,苦苦哀 求他以后不要去半山了,但父亲依然义无反顾,身体还没有复原就又 上山忙娘娘庙的事了。

"是什么促使他对半山娘娘庙如此情有独钟,对半山娘娘如此崇敬?父亲曾对我母亲说,是缘份。"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娘娘庙,出名的还有倪金莲的拿手绝活:细沙汤团。

"从 10 斤米粉做到 20 斤、50 斤,甚至到后来的上百斤,庙里香火日益兴旺。"说到得意处,倪老太眼睛细细眯成一条缝。她说,有的香客实话实说,"我们既是来烧香,也是为了来吃你这碗细沙汤团的。还有人来拜师学艺,讨教做汤团的技法。"但好景不长,1956 年破除封建迷信,遗址上搭的草舍拆除了。倪金莲说: "草舍拆了,我把那尊娘娘菩萨请回家里,土改的时候,实在是抓得紧,连放在家里也不行,最后我只能上缴给农会主席处理了。"

1958年初冬, 王仁庚离世前一个月,来到已经夷为平地的娘娘庙

遗址。王正阳回忆他父亲,"他拖着病体,在我三姐的搀扶下,三步一歇地爬上半山娘娘庙遗址旁的自选墓地,他对我三姐说:'活着为娘娘庙的事忙了大半辈子,死了我也要守护娘娘庙。'他就这样,实现了自己生死不离半山娘娘庙的愿望。"

三、娘娘庙: 1990 年后

半山娘娘庙现在的掌门人倪爱仁,与我已经是老相识了,知我又来了解娘娘庙遗址一事,这天站在新建的寺庙门口,早早等候,远远望去,见他一件白 T 恤,一条藏青色薄麻中裤,一双黄皮黑底的老凉鞋,整个人看起来干练朴素,但走近才发现他头发已花白大半。

"还是写写我爸爸吧!"这天倪爱仁语气沉重,"为了这个庙, 爸爸付出很多。1990年娘娘庙重造,全部是他在操持。"

倪洪校 1990 年重建娘娘庙的举动,打开了一个由民间力量为主导, 激活历史遗址的局面。这与另一遗址香积寺由政府主导重建的性质迥 然有异。直到今天,娘娘庙依然是既有遗址存留,也有新庙矗立。

"爸爸 14 岁到菜市桥学生意,学做面点,后来到旗下,也就是湖滨的一家面馆做厨师。退休前,是杭州汽轮机厂的食堂厨师,他做了一辈子的面点师傅。"

"他手脚极快,擀面皮,做汤团,做的味道都蛮好的。"

倪洪校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喜欢读报纸,关心时事,他看到邓小平复出了,马上对别人预言,"你看吧,他上台,就要发展经济了,以后工资都要给你们加到上千。"后来的形势发展,果真被他言中。



他 1990 年发愿要重建娘娘庙,也是审时度势的结果,认为历史文化日益受到社会重视,重建时机已经成熟。不过实际操作的时候,他给村里的报告迂回婉转,说是希望修建老年活动中心,这是为操作上更加方便。"爸爸说了,你不去重建,祭拜娘娘的人也不会少,他们到遗址上点香火蜡烛,反而不安全,还不如有个小庙,管理也方便。"

王桂珍现年71岁,头发乌黑,是倪金莲的隔壁邻居。因为做事细心,得到倪洪校的信任,从1992年开始,由她一人掌管寺庙财务。她说,"1992年我正式接手这边的财务,其实要记的账不多,一个月二十几块钱的收入,开支上远远不够,但我乐意来寺庙帮忙。到现今娘娘庙的部分账务还是我来管,想移交给别人,但是弄来弄去还是我。"

重修娘娘庙期间,会计王桂珍与他接触很多,所以有发言权。

"倪洪校做事,公正公平公开,很有思路,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护。 他喜欢骑个自行车,在厂里和娘娘庙之间,两点一线跑来跑去。"

娘娘庙重建的位置,就在原先庙宇财神殿的位置。

"我们的工程是包工包料的,倪洪校每天早上6点钟,都准时出现在寺庙里。材料的把关最关键,他绝不轻易放过一个细节。记得有一次,大殿在搭建横梁上的龙骨,装修队为了省点钱,用了尺寸细的木材作龙骨,看上去样子差不多,但被他慧眼识破,他二话不说,马上勒令换回他先前要求的尺寸规格。"

"他说,这小小的一根龙骨,几十年后那是大大的问题啊!这个不是我们用一时的。"王桂珍说,"当时庙里的经费紧张,庙里烧饭用的柴不够用,他有空就去山里捡,从来不去买的,捡来的柴捆扎好让三轮车拉到山上去,拉一车5元钱。他每一次都把清单写好交给我,时间、数额,写得明明白白清清爽爽。"

今天的娘娘庙大殿,进门 左角是卖香烛的柜台,柜台上 摆放着香烛元宝,一些祭祀祈福 用品,墙上挂着锡箔,贴着红绿 纸与专门化给菩萨的元宝。边 长4米不到的直角柜台,仅供 一人进出。这人因为要经手钱 财,不能有一丝贪念。他,就 是年近八旬的半山金星村民钱 洪祖,是倪洪校亲自邀请来打 理寺庙内务的。

"我是瘸子,有人叫我阿 跷。"



崇祖碑

当时 60 岁的钱洪祖,刚刚结束在半山引丝厂看大门的工作,就来庙里帮忙了,"当时的工资 200 元一月,我没嫌少;现在 550 元一月,也没觉得少。"就这样一干就是 18 年。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开门,诵经,打扫卫生,把寺庙当成了自己的家,一年 365 天,差不多 350 天都在庙里。他有老婆,两个儿子,孙子都成家了。儿子来劝他回家养老,他拒绝了,"我还是住在庙里好,踏实。"他说。

他的忠诚, 也可以看出倪洪校识人的眼光。

听说娘娘庙重造,许多村民捐了钱,倪金莲也捐了。"我捐了 3000 块钱,让他们做经费。"自愿前来帮忙的村民,更是络绎不绝。

娘娘庙造好后,每天雷打不动,倪洪校一定要上山到娘娘庙转一转,即便什么也不做,报个到,看看也安心。



1998年,倪洪校查出直肠癌晚期,在半山肿瘤医院开刀住院,他依然每天坚持上山看看,后来实在没力气了,卧病在床,他把娘娘庙的钥匙交给了儿子倪爱仁。

我问倪爱仁, "你们家族人不少, 爸爸为什么把娘娘庙托付给你?" "他认为我平时在外面跑得多, 见识广, 有文化。"

今天的新娘娘庙,是在1990年造的房舍基础上,再重新修建的,整座庙占地1500平方米。

我在新庙里走了一圈,墙上的功德碑,是黑色大理石材质,为捐资修造者而立。最远的一笔捐款,居然来自大洋彼岸,"美国加州圭谷韩匀如女士捐助叁万元"。

倪爱仁说他一直记得爸爸对他的关照, "娘娘庙不是倪家门的, 是大家的, 你们千万不要打 13 档算盘, 要打 18 档。"

这是个比喻性的说法,是教育晚辈要放宽眼界,秉持公心,不要借庙宇牟取私利。今天的新娘娘庙,在农历五月初一娘娘诞生日,前来庙里参谒,参加立夏习俗活动的,已经多达两万人次。

"那一天,急救车,消防车,民兵应急小分队,一应俱全。"倪爱仁说, "旅游局也希望我们的五月庙会,能够带动旅游。"

倪洪校老先生已于 1999 年 8 月 1 号驾鹤西去。经现在娘娘庙主事的 5 大核心人物,爱仁、莲庆、健康、齐潮、云炳商讨,决定在娘娘庙大殿后门观音殿左侧,立青石碑一块,取名"崇祖碑",纪念倪洪校再造娘娘庙功德。

这天,我在这块取自桐庐钟山,高约2米,质地厚实的石碑面前站了许久,心里感念的,是人生代代无穷已,娘娘庙这一脉香火存续之不易。

今日半山娘娘庙,一半遗址,一半新庙。

上塘河衣锦桥下古纤道

衣锦桥俗称半山桥,位于半山街道南上塘河上,单孔石拱桥,始建于唐僖宗二年(875)。衣锦桥于2003年被公布为杭州市首批市级文物保护点。上塘河在元末张士诚开凿塘栖至江涨桥段新运河前,是大运河进入杭州城的主要通道。现桥洞北侧保存有古纤道一段,长20多米,由青石板组成。该段古纤道低水位时露出水面,平时没入水中,虽历经沧桑,保存仍较为完好。桥洞壁上还留有古人行舟背纤长期摩擦所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纤痕,是上塘河千年漕运的历史见证,也是拱墅区内仅存的纤道类水工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上塘河古纤道遗址: 挺住意味着一切

一、原住民的古纤道情结

因为资料匮乏,知情者不多,而且古纤道没在水下,寻访上塘河古纤道的工作,一度真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使人深感棘手。这时候,我查询上塘河古纤道的网络信息,意外发现了金德意的名字。2008年9月4号,《都市快报》报道:

昨日 11 时 59 分金德意来电:半山的上塘河上有座古桥,叫"半山桥",也叫"衣锦桥"。今天早上我看到上塘河水位下降,古桥下面的纤道都露出来了,一块块的青石板。我住在半山 40 多年,以前都听人家说说的,现在我可是踩在古纤道上啊,很激动!



上塘河衣锦桥下古纤道石碑

我知道的金德意是个护绿使者,研究垂直绿化,爱绿、护绿、植绿。 他在自己阳台上试验、培植各种攀藤植物,无偿为社区种植了大批攀 藤植物,人称"藤司令"。我曾经和他一起,拿着小铲子,给御跸苑 社区栽种"凌霄花"藤苗,修筑"绿色藤墙"。没想到他也在关注上 塘河古纤道。对了,他是半山街道田园社区的退休干部,所以对半山 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极为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报社的核实报道是这样的: "在古桥北侧的桥墩边,一排青石板 在水里若隐若现,踩在青石板上,水刚好没过人的脚背。衣锦桥西面 在造高架桥,昨天因施工需要,暂时截流,上塘河水位下降,青石板 就露出来了。

"金德意和不少半山村村民坚定地认为,这些青石板就是以前的 纤道,'村里老人家都说,以前的纤道还要长,起码还要向桥外延伸





衣锦桥

衣锦桥重建记

各 20 米。后来村民们造房子,纤道的青石板和桥面上铺的石板被人东一块西一块地拿走了,古桥就废弃了。'

"衣锦桥北侧还留下大小共6块青石板,桥墩两侧的两块最长,有3米左右;中间有3块1.6左右,小的0.5米。青石板没有花纹和字,看不出什么,只有两侧桥墩上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纤绳印,让我们感觉到一些东西。"

时隔将近六年,浙江在线的报道《半山古纤道重现》,其中又透露出半山原住民的喜悦,甚至是雀跃之情。

"一早就有朋友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说纤道又能看到了。"杭州 拱墅区皋亭文化研究会会长倪爱仁,昨天一大早,就匆匆赶到了半山 石祥路临丁路口的上塘河边。

衣锦桥下,是缓缓流淌的上塘河水。平日里并无特别,只是昨天,随着河道水位的下降,衣锦桥北侧的桥墩边,浮现出一块块由大型青石板搭建而成的小道。

这些青石板,厚度为39厘米,为首的一块有3米长,其余的为1.5

米长。石板搭成的小道沿着桥墩而过,延伸出十多米的距离,再远处, 却依旧是被水淹没着。小道和现有的河道堤岸高度相差足有一米多, 从桥上看下去,仿佛漂在水面上的独立小天地。

"这里是上塘河的上游。这几天下游善贤坝等几处河坝开闸放水,水位慢慢下降,这才露出来的。"站在纤道上,倪爱仁指着桥洞壁上留下一道道凹陷的横印——这是纤绳长期摩擦所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纤痕,摇头叹息。他说:"随着河床的抬高,水位上升,这条古纤道遗址已经没入河中40多年了。只有遇到类似开闸放水的时候,才会露出来一两天,而距离上一次古纤道露出水面,已经有5年光景了。"

说起这条古纤道,周边年岁较大的居民,都印象颇深。

"我们小时候就在纤道上乘凉,不用下水,蹲在纤道上也能捞点小鱼小虾。"60多岁的居民钱先生回忆道,这里的上塘河河道直达海宁,早年间过往运输粮食、水果的船只不断,半山是个重要的中转站。由于运河水流平缓,老人们都会跟他们讲,以前都得用纤绳拉着这些运输船只过去,也给半山带来了热闹的客流。

"我们小时候那会儿, 纤道还有 30 多米长,老人们则说,以前有 60 来米。"倪爱仁说,由于早年间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纤道多次遭受破坏,不少青石板都被拿去造房子,原先连接纤道的半山桥也被破坏殆尽,如今想起来,真是舍不得。"

听到这样的消息,杭州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杜正贤所长要冷静得多, 他说: "每条重要的河流都会有古纤道,绍兴几十公里长的古纤道更 有气势。上塘河相对平缓,以前货运量不会很大。"

不过,若要说上塘河古纤道的珍贵,主要还在于它的稀缺性。今日杭州的河流中,这种古纤道几乎绝迹了。



纤道的定义,《运河名城——杭州》一书是这么说的: "纤道,就是航道沿岸的道路,纤夫拉纤引船,陆行其上,故称纤道。航道沿岸的道路往往就是堤塘,所以又称纤塘。"

"纤夫拉纤引船,应该很早就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舟,前后两端共有3孔,其前端鸡胸式突出处的小孔,很可能就是为纤引系舟而设。古代行船,一般以桨、橹、帆为动力工具。或遇载重量较大,或逆风、逆水行船,往往需要牵引而进,纤夫几乎成一种专门的职业。"

纤道能够保存,倪爱仁说:"要感谢俞贤荣这样的有责任感的村民。俞贤荣做过生产队的队长,每每看到有人撬河边青石板去造房子,他就会竭力制止。虽然力量微薄,毕竟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不能忘记老俞!"倪爱仁说。

二、纤道上的纤夫

要了解纤道, 当然连带要说纤夫。

运河文化民间研究者见仲说: "纤夫有几个类型,一种是杭州本地的,是跑短途的。长期拉纤的,基本上是外地的。以前的纤夫,叫担丁,这种人是老百姓中最底层的,是不入流的。担丁实际上是不正规的,比如说,一船木料拉到什么地方,拉了一半,这个人不做了,中途走掉了,从中又叫上来一个人,就是担丁。正儿八经的纤夫,是指船家长期雇佣的,这种纤夫相对正规一点。很多纤夫往往居无定所,这帮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因为什么时候死,不知道



保存完好的古纤道

的。打架不要命,干活又很拼命,人很善良,脾气很粗暴。人穷志短, 马瘦毛长,所以爱占小便宜。还有一个,看到女人就没命了。这种人, 特别需要女人的关心,但是他没有。"

石秀英 21 岁从嘉兴嫁到杭州,进了运河畔的童家,就开始了艰辛的水上生涯。石秀英的公公是小河一带有名的船老大。童家的船可装20 吨货,专跑上海。什么货都装,石子、黄沙、棉布、茶叶、大米,从运输行接了货,石秀英和丈夫、公婆、叔伯妯娌们八九口人,七手八脚把货装上船就出发了。船载满了货,很重,又没有动力,光靠撑篙船动不了,就得背纤。背纤需要全家齐上阵,船上只留两个人把舵。纤绳穿上软竹片,当成纤板,背在肩上,就不会勒痛皮肉。"纤板长度大概在 70 多厘米,宽 10 厘米,厚度么,也就 5 厘米。"

背纤男人总是光着上身,下面是一条大裤衩,汗滴滴答答不住往下淌。那个热、那个累、那个苦。

如果遇上桥洞、遇上河道边有房子, 就无法背纤了, 只有靠船上



硬撑了。日子虽苦,但只要有货运,一大家人的衣食就有了着落。

要寻访这位石秀英老太可不容易,她 84 岁了,10 年前开始生病,高血压,高血糖,然后是白内障,没有消停过。这一阵,她的高血压又犯了,头又重又昏。医生说这是"脑梗",也就是"中风"的先兆,得挂盐水疏通血管。早年的辛苦犹如刻刀,给她的身体刻下了烙印。

早上8点,童二喜的电瓶车就"吱"一声,在社区卫生服务站门口停下了,母亲石秀英紧紧搂着他的腰。

脸色红澄、个头矮壮的童二喜,小心翼翼把母亲搀扶到卫生服务站里的输液椅上,护士熟练地给老太挂上了盐水。

"鸣、鸣、鸣……"附近运河上传来响亮的笛声。

"船要转弯了,"童二喜说,"我们把船上的汽笛声叫卫声。卫声的长短是向前后的船打招呼,比如靠左、靠右、转弯。两长一短、两短一长、一长一短、两长两短表示着不同的含义。"

60岁的童二喜是石秀英的二儿子,是这个船家的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他们7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他和弟弟当过水手。

再次去石老太家,她神完气足,静静等候我们的到来。堂屋墙上,挂着她老伴童连才的遗像,她说:"如果老头子在,他知道得多,可会说咯!"

看见老太太衣着整洁、沉静娴淑的模样,一时之间倒也看不出她疾病缠身。从前,风波浪里讨生活,纤夫人家以满面风霜、粗手大脚者居多,而石老太却个子纤小,体格单薄,一头花白的纹丝不乱的短发,一副黑框眼镜,使她更像是一位退休的老年教师。她招手让我们入座、吃茶的细弱声音,又让我们想到了"户藏烟浦,家具画船"的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拉纤所需要的爆发力、水牛般的忍耐力,怎么会积聚

在她的身上呢?实在难以想象。

"我们拉纤,3个人拉。"石秀英说,"把纤带斜挎,往肩上一背,嘿呦喂,一声号子,大家齐心合力把纤拉起来。大家劲要往一处使,步子迈得也要差不多,要有协调性。纤有高低之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是背在一根绳索上面,绳索要分开来,否则要闯大祸的。拉纤,又分为头纤、中纤和尾纤,力气小的在前,力气大的在后。个子低的背纤背得低,个子高的背纤背得高。"

后来我回到上塘河边,观察古纤道遗址碑上刻画的图案,正类似于石老太描述的画面。

石碑坐落在衣锦桥北面左下方长满兰草的花坛里,花岗岩石碑高约1.65米,宽约1.2米,左边用黑色仿宋体刻着碑文。遗址碑上镶嵌的19寸彩色电视机大小的一块"屏幕",是在黑色大理石上,用当今最顶尖的电脑雕刻技术,结合手工凿刻手法,印记可细至头发丝。素描的质感,再经画师上色,使原本呆板的画面富有灵动感,与真实场景极为相似。再来看画面呈现的角度,是半山衣锦桥东北面河岸观测的角度,纤夫的一家三口的浮雕,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个三十光景的大汉,赤脚卷起裤腿,挽着衣袖,身体前倾45度,弯腰弓背,左肩





衣锦桥桥洞的石碑及 纤绳拉过磨损的痕迹



背着纤绳,左手拉紧纤绳,右手下垂,左脚发力稳踩,右脚刚要离地,他的眼睛直视前方,脸上、脖子上,青筋凸起,嘴里还在喘气。他的女人在后面光着脚,任凭纤绳牵住她的左肩,双脚已经沉得抬不起来,头微微昂起,右手擦汗,左手无力地垂在胸前。他们身后,是顶着桃心头的儿子,光着脚丫,小背心敞开像个放牛娃,他的手里还在摆弄竹笛,活蹦乱跳的样子,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如果遗址碑能够配备现代化的声光电等附属设施,那么古纤道遗址碑里传出的声音,无外乎风声、雨声、吆喝声,还有沉重的喘息,粗粗浅浅的呻吟。

"很多背纤的都不穿鞋,夏天地面热,脚上烫出个大泡,几十年的老皮都要脱落。但是还是不穿鞋好,要这么死命走,一年鞋要穿破多少双啊?一早背到黑夜,几乎不得休息喔。"

这样的工作,有何诗意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我们吃的伙食么?就是些咸菜、青菜,干饭吃得不多,粥喝得多。" 石秀英老太说,"风要是朝我们去的地方吹,那就好了,帆可以升起来, 顺风顺水,我们也好喘口气。"

三、美丽的误会

去上塘河边观看了石碑,我和同伴开始按照图中的方位,去找石碑上背纤的三口之家的"雕塑",绕着衣锦桥找了一圈,左顾右盼还是找不到。是我弄错了吗?公园里的环卫工人正在扫落叶,我们走上前去问她是否看见过这雕塑?

"我在这里四五年了,天天在这里打扫卫生,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什么雕塑。这碑也是今年才立起来的。"来公园里的人络绎不绝,有散步的大姐,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他们只有一个答案,"我们从未见到过哎!"

后来问了半山文化站,问了参与竖碑的石永民,真相大白,河边只有石碑,没有雕塑。本来么,背纤的方位是不符合常理的,是逆向行驶的。怪只怪石碑上的画面过于生动逼真,让我们误以为河边真的做了这么一组雕塑,甚至一度猜测,为了还原历史,这辛苦的"三口之家"雕塑,会不会就站在河水之中,在原来的古纤道之上呢…

上塔伏虎禅院遗址

东皋心越禅师嗣法之地——上塔伏虎禅院始建于宋,清康熙年间重建。遗址位于杭州皋亭山西面的半山腰处。东皋心越,法名兴俦,字心越,别号东皋。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生于浦江县,8岁在苏州报恩寺削发出家,13岁开始求师。1668年在上塔伏虎禅院参禅觉浪法嗣阔堂大文。两年后,东皋心越成为中国佛教曹洞宗寿昌派的第三十五代传人。康熙十五年(1676)他东渡扶桑,弘扬佛法,传播书画篆刻艺术,复兴琴道,被日本奉为"篆刻之父"、"琴学复兴之祖"和佛教曹洞宗寿昌派开山鼻祖。康熙三十四年(1695)九月三十日圆寂于日本祗园寺,终年57岁。他是自唐鉴真东渡以来,对日本文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

上塔伏虎禅院于 1970 年被拆除,遗址现位于杭钢集团氧气站后面山腰间,是东皋心越开创的日本曹洞宗寿昌派的祖庭。现有当地信徒新建的上塔伏虎禅院最后一任住持惠文法师的墓。

伏虎禅院遗址:艰难的守望

一、连珠心愿

2013 年秋,受半山街道委托,我开始着手撰写反映半山历史文化的《半山记忆》一书。组好了写作班子,大家讨论此书构架时,共同的感受是素材奇缺,需多方寻找,增加积累。

深秋的一天,我与伙伴们翻山越岭,去当年的上塔伏虎禅院,寻访散落的遗址残痕。

我们的向导,是伏虎禅院最后一代和尚的养女——杨连珠。 她说她 9岁就到了伏虎禅院,跑遍了当年寺庙的里里外外,所以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



当天她兴致勃勃, 脚步飞快, 她时而跑在前头, 敞开黑灰相间条 纹的针织马甲, 双手叉腰让我们跟上, 时而引我们观看山上寺庙的水源, 确定大殿方位, 她的那双咖啡色牛皮搭瓣牛筋底皮鞋, 跑得虎虎生风。

半年之后,她给我看了一份她的出院报告单,是 2013 年 10 月 18 号由浙一医院李亮医生签发。也就是说就在上山寻访遗址前短短半个月,她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出院单上记录了她的多种病症:"1.急性短脉综合症。2.高血压二级(极高危)高脂血症。3.病毒性乙肝。"

"病毒性乙肝,我有家族史的。"杨连珠说。

我很难想象,那天在山上为我们做向导的人,居然大病初愈,却 又精力充沛。

她当然有支撑她的精神力量。实际上她对每一位关心考察上塔伏虎禅院的人都心生好感。

2013年秋天的那次考察,适逢杭州遭受了当年10月7日强台风"菲特"的洗劫,山上爆发了泥石流,树木倾倒道路塌垮,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

经过了山上新修的两座坟墓,连珠忽然上前,伏地便拜。同行者被她的举动所惊呆,谁都噤声不语,只有摄影师金剑奇出于职业本能,冷静地举起相机,按动快门,摄下了这一镜头。"咔嚓咔嚓"的声音,搅动了凝结的空气。

连珠跪拜伏地时手心朝上,一招一式显得娴熟自然,训练有素。 半年后我问她手心朝上的道理,她说:"这儿埋的都是佛中人,他们 都往生成为菩萨了,所以要手心朝上。祭拜常人手心要朝下。"

"这两座坟,慧文是我爹师父,被坏人烧死的;宏一是我爹师弟, 年纪轻轻得病死的。"



伏虎禅院遗址石柱

作为拱墅区第二批公布的文化遗址点,上塔伏虎禅院是以"东皋 心越嗣法之地"的名义而入选,遗址碑选择在慧文、宏一两座坟墓的 南面落座。

东皋心越生于明末的 1639 年,1676 年东渡扶桑,弘法 19 年;嗣 法之地,指的是延续佛法的地方。

立碑,对连珠是个利好消息,这意味着她离她自己的梦想又近了 一步。她的梦想是重建上塔伏虎禅院。

"塔院最后几间房是我住着的,我没能守住这份庙产,我心里不 是个味道……"

她曾经向政府部门表态,"只要你们同意,庙里的房子我可以自己造,哪怕把我自家住的房子卖光,我也愿意。"

不过,政府部门立碑总的用意,在于建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让



平头百姓在行走或踏青时,与文化印记、历史碎片不期而遇,但就这处的遗址主旨而言,则在于纪念那位名叫东皋心越的高僧。半山文化站站长,熟谙此间情况的叶吕说,"树碑不仅仅是让后人知晓这里曾经走出像东皋心越这样的高僧大德,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铭记。"伏虎禅院是半山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问连珠,你这么热心恢复伏虎禅院,有没有递交过相关报告呢? 她点点头,"报告是打过的,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我是让娘娘 庙的(倪)爱仁帮我一起写的,在村里也批了报告,盖了图章,送到上面, 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也知道,批复同意造庙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二、历史的云彩

2014年7月,骄阳似火的一天,我由杭钢集团张小弟引导,来到杭钢集团气体厂的一片缓坡上,现场踏勘伏虎禅院原大殿的位置。杭钢集团气体厂,即杭钢制氧站,是集团的要害单位。气体厂书记向我介绍,气体厂通过空气分离塔分离出氧气,由输氧管道向 1800℃左右高温的转炉高炉吹氧,为冶炼钢铁助燃。

现任厂长吕洪军肤色黝黑,回忆起 1988 年进厂的时候,"我还见过当时庙里的几间厢房,房里搁着几口炒茶的锅子,直到 1993 年才拆除。"

2013年10月的台风过后,气体厂西面围墙倒塌,那里正是原伏虎禅院的后殿。吕厂长指着地上4个与地面齐平的铁柱残痕,"看,这儿原先立着一座厂里的天桥,山上泥石流一来,挟带着倒塌的树木,把

这座铁桥都冲垮了。"吕厂长比划了一下树木直径,大约像一只小脸盆。 "好些树木沿着坡道一路往下翻滚,滚到了山下的 320 国道上。"

站在厂区西侧制高点东望, 山势呈明显下降趋势。

气体厂的同志说,有些懂风水的人看过此处地形,认为此处西面的山峦,形似椅背,风水是上佳的。东皋心越正是在此嗣法,后来又走向了东瀛。这里,也就成为了他所开创的日本曹洞宗寿昌派的祖庭。

杭州文保所所长、考古专家杜正贤与我聊起这个遗址时,提到将来有一天,如果需要恢复重建伏虎禅院,一定要先做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按照通常经验,地下应该还会保留禅院的柱础,也可能有一些当年的器物。

遗址碑的碑文上,称东皋心越是"自唐鉴真东渡以来,对日本文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这处遗址的特点,简单说来就是"人大于庙"。而他与鉴真之间,倒也的确有可比之处。

第一,先看他们东渡的时机,均在中国国力鼎盛之际。鉴真和尚(687—763)是李白、杜甫的同时代人。他在开元年间发起东渡,历经10年磨难,于公元753年抵达日本,而此时动摇唐王朝根基、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还有两年才爆发。

东皋心越东渡则在公元 1676 年,即康熙十五年,那年清朝叛将吴三桂和清廷的对抗正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吴三桂虽然初期在云贵一带一路凯歌,连连奏捷,但打到长江后即屯兵驻扎,未及时北上,乘势前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使清军得以从容布置。同一年,清军还平定了西北王辅臣的"陕甘之乱"。

在中国"康乾盛世"已经启幕的时刻, 东皋心越由普陀东渡, 去往了扶桑。



佛家子弟,本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与红尘世俗有不小距离,但盛世气象多少会在两人身上烙下印记,影响他们的举止与格局。

第二,鉴真在日本弘法 10 年,东皋心越在日本弘法 19 年,日本人称前者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称后者为"近世琴学之祖"。

鉴真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乃是全方位多侧面的。百度百科上介绍,抵日后定居奈良的鉴真",除讲授佛经,还详细地介绍中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还有一个普遍流传的说法,认为日本的豆腐制作技艺是由鉴真东渡时带过去的。

论对日本的影响力, 东皋心越要小于鉴真, 但《日本琴史》称赞东皋心越, "中国琴学盛于日本, 实师之功也", 已经是不小的评价。 而且东皋心越另有日本"篆刻之父"的美誉。

但是,对于东皋心越的研究,其深广度目前尚不及鉴真。

在东皋心越嗣法的遗址上徜徉、寻觅,不时能看到现代化钢铁集团的气体厂在排放液态氧的白气。这些现实的气体,仿佛冲散了往事的云烟,成为了昔日佛门净地的主角。

但是, 现实真的可以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历史的一片云彩吗?

历史上伏虎禅院的高僧东皋心越,俗姓蒋名兴俦,8岁出家,是金华浦江人;杨连珠作为寺中最后一代僧人的养女,9岁来寺,与养父母一起生活,她是金华义乌人,与东皋心越同为金华同乡。

浦江人的性情硬朗,豪爽,这一点与义乌人颇为相似。

而且根据我的判断,心越与连珠他们骨子里,都有着相当的坚毅与执着。

三、立碑与修路的波折

叶吕站长的电子工作日历,记录了遗址立碑工作大功告成的日子: 2014年7月4日。

7月中旬的一天,杨连珠给我展示了她在平板电脑里保存的照片: 工作人员正在遗址上雨中作业,区文广新局副局长陈展笑意盈盈,前 拱墅文化馆馆长石永民一手举起似在敬礼,细看则是在整理帽檐,看 来雨水已经打湿了大半的帽子。那天杨连珠并未到场,但她一直在关注。

竖碑过程并不顺利,半山文化站站长叶吕告诉我,原计划6月21日前要完成立碑,但是石碑在福建制作时遭逢暴雨,工期被迫延误。制作妥贴运抵杭州了,将石碑运上山去也是费尽周折。

"这段路大约500米左右,山路崎岖,有一段山路还经过洪水冲刷。 前两天刚刚下过雨,山路非常湿滑,10个工人最后用抬的方式,运石 上山,用了两天的时间碑才竖好。"

竖碑前的考察,街道则更为细心。全程陪同参与考察的叶吕回忆,对于石碑立在哪里,最初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是立在气体厂,第二是立在慧文、宏一墓碑旁。

立碑于气体厂,有理有据,这里是寺庙原大殿所在地,也有地势平坦的草坪,石碑运输竖立都较为简单。

但是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利光、街道杨副主任勘察和比较了两处现场,决定还是要运碑上山,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因为在气体厂内竖碑,点位相对孤立,与遗址其他文物没有形成呼应,置碑于两座墓旁,形成了遗址历史碎片的关联性,也便于他人参观、知晓。

杨连珠当然也认为选择现址比较妥当,选址气体厂要不得:"制氧站里抽烟都要闯祸的,一块碑立在厂区,谁来参观呢?进出厂区都



要签名,汽车排气管还要套专用的消防器具。"

杨连珠提到一个细节,区里聘请的专家组撰写的遗址碑文,最初是把慧文墓写为"衣冠冢"的,究竟是墓还是衣冠冢?区里找到杨连珠确认,杨连珠语气坚定:"绝对不是衣冠冢。"小时候杨连珠跟着爸爸,清明冬至两次上坟,爸爸背一把铁锹,杨连珠背一把锄头,"爸爸亲口告诉我,这里是埋他师父的墓。"

区里最后采纳了杨连珠意见,确认这是慧文墓。

四、余情未了

翻阅 1984 年 8 月 11 日的《杭钢报》,关于杨连珠那三间房屋的记载十分清晰,"上塔院原有房屋十余间,'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



深藏在丛林中的伏虎禅院祖师释宏一及释慧文之墓

被拆毁,剩下三间,保存完好。(距今杭州钢铁厂制氧站西面 300 米处)"(金苗,雪根《古塔踪迹》)

关于伏虎禅院的来历,杨连珠还听到过一个民间传说:

"伏虎禅院是皇上封的名字,本来不叫这个名字的。以前我们这个山很偏僻的,在很早以前这座山上有老虎、狼之类的野兽,山上有条路,有人上山的时候被这些猛兽咬死过,然后慢慢就没人敢上来了。还有一次,一个人经过,老虎又来了,准备吃掉他,结果这个人就是伏虎禅师化身的,就跟这个老虎对峙,三下两下就把老虎制服了,按在身下,给它说:我不会杀你,因为我信佛,你以后再也不许吃人了,并给老虎讲佛法。从那以后,那只老虎再也没吃过人。这件事后来被皇帝知道了,就给禅院封了个名字叫伏虎禅院,大概在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左右。"

传说,是说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但与正式的典籍互相印证, 也颇有意趣。

见杨连珠那么投入,一刻不停地讲着这座寺庙,讲着她的小时候,你会忽然憬悟:一个寻访遗址的匆匆过客,与一位念兹在兹,魂牵梦绕遗址的先前景象,历经遗址从有到无的亲历者,他们的视角、感情,该有多大的差别。

如今一道一人多高的黑色铁门,隔开了气体厂和伏虎禅院遗址碑 所在地。考虑到平时开门很少,厂里给门闩上部还特地增加了防护条,避免挂锁直接接触雨水,以延长使用寿命。

7月那个酷暑的日子,厂里将门打开了,让我直接从厂区走向遗址。 上次杨连珠要为养父的师父、师弟修坟,黄沙水泥这类建筑材料 如果由山路运送,太费周折,成本也大,最后还是吕厂长特批,为他



们开了这道小门,让他们省了许多麻烦。"吕厂长人真不错。"杨连珠至今还一直念叨。

这天,一块一米多长、厚达 20 多厘米的石碑静静躺卧在遗址附近,据说也是去年台风冲击下来的。它上面阳刻着"世恩堂"三个字,用力翻过面来,后面阴刻着"吴府界"三字。这,又是哪里的界碑呢?与伏虎禅院有什么关系呢?我观察着、揣摩着,并不急于知道答案。在半山,已经有太多东西湮没无闻。

我想起 20 世纪伟大哲人汉娜·阿伦特说过的话: "假如我们忘记 所有,仅仅记住爱,也就足够了。"

半山战国墓葬群一号墓遗址

1990年11月,在此发掘了两座战国时期(距今2500年)大型土坑墓。其中战国一号墓是浙江省发现的最大先秦墓葬之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陪葬品,"水晶杯"是器形硕大、制作精良、无与伦比的珍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此墓的规模和形制及陪葬品的内涵和数量显示,墓主应为战国钱唐县(或城)的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

1999年初,在石塘等地考古发掘,发现了春秋战国至明代时期的土坑竖穴和长方形砖室墓葬200余座。其中有一定排列顺序的战国、秦、汉墓冢共30多座,最大的一座长达50米,宽约25米,出土了一批器种繁多、材质丰富和造型奇特的陪葬品。这些大墓的主人是战国、秦、汉时期的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或其亲属。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半山地区考古发掘和调查证实,石塘等地存在着一个大型战国等时期的古墓葬群,成为杭州春秋战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见证地。

战国墓: 牛脾气带来大收获

一、叹为观止的水晶杯

2011年,拱墅区启动了保护十大文化遗存的工程,《青年时报》记者随区长许明等一行作了实地探访。从水田畈到通益公纱厂,整整一下午马不停蹄地探访,记者记下了许区长的感叹:"这些遗址的展示,就在老百姓身边,比博物馆的宣传,更加贴近百姓。"

半山的战国墓,是十大文化遗存中的重头戏。"战国一号墓的发现,要回溯到 1990年。当年 10 月下旬,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的工人在取土烧砖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洞口,直径不到 1 米。工人试着用工具向里面探索,结果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瓮响。原来这

里是一个古代窖藏。工人们从窖中发现了印纹软陶罐、泥质灰陶豆等器物。后来,经考古人员更大范围的发掘,在被编为战国一号的大墓中,一共出土了51件文物。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水晶杯。"

马时雍主编的《杭州的考古》一书说,"此墓中最为珍贵的就是水晶杯。""这件水晶杯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战国水晶杯。"

这次发掘工作的主持者,是时年不到30岁的考古工作者杜正贤。 2014年8月,我与他谈起发掘所造成的轰动,他仍然难掩得意之情,"这 对我今后的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当发掘完成以后,杜正贤在他自己撰写的新闻稿中,措辞却十分谨慎: "上月中旬,杭州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石塘村发掘出一战国

大型墓葬。" "特别是墓内出土的 高 15 厘米,口径 8 厘米的水晶杯, 其选料考究,造型规整,这只杯子价值 5000 万,是国内孤品。"

杜正贤说,"水晶杯取出来后,放在临时文物保存库里。当时的库存有些简陋,但配有专人保管。放在保存库的那段时间,慕名来观看的人一个接一个,都惊叹它的工艺。"

后来他的老师、国内考古界泰 斗苏秉琦发话,盛赞他的发现是"国 宝",同时科学仪器也鉴定确认, 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珍品,考古界 终于认定它乃无价之宝。



半山战国墓出土的水晶杯



这处战国墓发掘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些曲折的过程鲜为人知,或 无人提及。

2012年3月18日的《杭州日报》报道, "1990年, 半山工农砖瓦厂的工人在石塘小溪坞一带取土时,挖出了这些编钟,当地人听说以后,纷纷前往观看,有人还买下了部分编钟。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接报后,随同公安执法部门迅速前往将文物截获,并对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里的"纷纷前往观看",是比较含蓄的春秋笔法,网络上有人 将这种"前往观看"直指为"哄抢"。

正是这次哄抢,引出了一起倒卖文物的刑事案件,以及杜正贤日后主持的艰苦发掘。

二、战国墓背后的刑事案件

"我们石塘村,砌猪栏的可能用的都是古代的布纹砖,村民自己不知道。"

石塘村原住民沈永良,还记得这桩文物倒卖走私案子,"有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大环境对文物都不够重视。比如半山崇光寺,有很大的一口铜钟,十里传音,有人拉去化掉,说是去做架电线用的铜线。"

发现战国墓的工农砖瓦厂,沈永良干过活。"我在那里拉过砖头,挖过黄泥。黄泥是酸性土,要用青泥加煤渣配比搅拌,才能烧制砖头,挖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挖出铜板。"沈永良还当过厂里的仓库保管员,一车砖拉过来签字、过磅。"我读到高中毕业,在厂里我不断地写稿子,写新闻稿,把砖瓦厂的好人好事都写出去。我在砖瓦厂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写了报道,就在高音喇叭中播送。"

"砖瓦厂挖出的不少东西,有人出几个小钱就把文物收走了。" 沈永良说,"我们这里有个张根(音)先生,是个老中医。我还记得 他镶着金牙齿,走路一摇一摆,退休了以后没事干,就来我们砖瓦厂 回收这些出土的宝贝,收了很多。两块钱或者一包烟就拿走了。他也 不卖,只作为收藏。"

因为稿子写得好,沈永良后来进入供销社,拿到了3万元资金, 受命创办半山广播站,以后又转任半山镇办公室主任。战国墓考古发 现以后,他写了篇文章,认为水晶杯藏匿的地方,是战国将领驻守的 地方。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他说。

战国墓发掘前的文物倒卖案, "一个崇贤中学的老师也参与其中, 可能是给文物贩卖团伙牵线搭桥吧。"沈永良说, "他是教历史的, 老婆在杭钢医院上班。结果他被开除公职了。"

但是,只有找到最直接的当事人,或者相关的报道及文字记录,才能还原这起案件的真相。但是事隔太久,哪里能找到当事人呢?我们想到了战国墓开挖前,这片小山坡所种番薯和油菜属于五队长姚文松。五队长姚文松也许能够提供案件细节,但半山文化站叶吕站长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姚文松已经过世"。我们不愿放弃,还想再找到姚的家属,继续深挖,但过后传来的消息,姚的老婆也已不在人世了。

真是无奈。正当我们想要另觅途径的时候,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还是那个沈永良,居然保留了一份剪报,粘贴在1985年印刷的《杭州市半山区地名资料汇编》中,上面还标注着"1991年1月27日浙报报道"的字样,纸质已经泛黄。

"去年7月底8月初来自仙居的农民,在杭州半山石塘村工农砖瓦



厂的取土工地上,掘出了原始瓷编钟 50 余件,及其他文物,但民工们 隐瞒不报,待文物部门闻讯赶到现场时,文物已被民工倒卖给了文物 贩子。考古人员在编钟出土现场勘察,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土墩墓, 墓上的封土也已被毁,值得庆幸的是墓内还存着 30 多件文物,其中一 件则是国内外极为罕见的,属国家一级文物的水晶杯。

"近半年来,办案人员依法传唤了数十人,行程近500公里,终于查清了原始瓷编钟等珍贵文物出土和被倒卖的全过程,依法处理了有关人员,并没收了非法收入5000余元。这次被追回的文物,除原始瓷编钟外,还有良渚文化的文物,如玉管、玉挂饰、玉锥、石斧、东汉时期的四神镜等120余件珍贵文物。据我省著名文物考古专家朱伯谦研究员等鉴定,这些被追回的原始瓷编钟,距今已2000多年,它由甬钟等组成,为研究我国南方古乐器的演变,中国瓷器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原始瓷编钟的数量、种类如此多,是罕见的,在杭州市尚属首次发现,属国家二、三级文物,填补了杭州市文物藏品的空白。那些被追回的良渚文化玉器等文物,也为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和特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报道最后的一笔,说明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文物贩子在那一带的活动: "笔者还从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获悉,石塘村一带曾多次出土良渚文化遗物及汉至西晋的古墓随葬品,这里常有文物贩子出没,为保护国家的珍贵文物,有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地下文物的保护和管理。"

同样注意到"地下有货",能够顺藤摸瓜的,还有那个北大考古 系毕业的高材生杜正贤。那些一度被倒卖的战国原始钟瓷编等珍贵文 物,让他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三、发掘者说

8月一个碧空如洗的雨后,我听杜正贤又说起了当年的事。"当时我觉得墓葬中不会只有这些东西,应该有更高价值的文物。但领导和有些人觉得下面没有什么了,不需要再挖了。年纪轻,凭一股'初出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我越级到文管局里说服领导,筹得2000元资金后,高高兴兴地回来。重新制定方案、组织人马,准备再次勘察和挖掘这个黄鹤山下已经夷为平地的土墩儿。"

考古研究所退休老人沈金宝是石塘村人(原刘文村),在 1990年 10 月参与挖掘水晶杯过程,亲眼看到战国水晶杯是如何出土。

他回忆说: "当年小伙子杜正贤敬业精神强。每到周末都乘公交车从杭州赶到我们石塘村转游,我给他准备好自行车,两个人一起骑车沿着半山的公路去探查古墓群,一直骑车到现在的天都城、临平以后再回来,不管有无收获,两个人的心情都很好。当时我们半山镇石塘村有一个工农砖瓦厂,该厂当时'吃'土很厉害,就在仙居佬取完土的土墩上,后来五队队长姚文松种下番薯。我俩来到一间春季炒茶叶的旧房子后面山坡上,杜正贤发现一龚一龚高高矗起的番薯地沟,有两种不同颜色(生土黄和熟土黑)的土,凭借一双敏锐的眼睛,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他判断,此地有戏。后来他请我去与姚文松商量,双方达成赔偿提前收获番薯的损失费,挖掘工作立马开始。"

杭州考古研究所在职副高级工程师梁宝华说:"1990年挖掘水晶杯的时候,我刚到考古单位工作,还是个临时工,虽然和杜正贤俩人直接参加现场挖掘,我是学徒工么,一切行动都听杜正贤的指挥。我跟着杜正贤从南北朝向放好两条线,就按照计划开始挖沟。"

沈金宝说, "我叫了十几个民工开始考古挖掘前期平整场地。先



从处理土墩上的无主坟头开始。"那里原有一口盖草的民国时期木头棺材坟,下面是一口清朝末年"乌浆石灰"灰墩棺材坟,两口坟都没有挖出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挖到一个纯土质的墓道,因为当年建墓回填土与原本墓底的土质是不同的,内行人一眼可分辨。"秦砖汉瓦",战国墓是不用砖头,也不用石板。记得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太阳西下天色灰蒙蒙。大家如同没气瘪皮球准备收工。此时,首先在西南方向发现一把铁剑,剑虽然已烂,但剑柄可以确定墓主人头脚方位。后来在木炭上发现这只水晶杯,挖掘立刻停止,原封不动用塑料雨布把文物盖起来,做好现场保护。

天慢慢的黑了,当时没有手机,杜正贤马上跑到工农砖瓦厂借电话向有关部门报告。不久,半山派出所先来了两位青年民警,他们到现场后连声问:"什么东西,挖掘到啥宝贝啦?"他们察看过现场、了解挖掘的基本情况后,再用"对讲机"向派出所汇报,很快呼来了派出所的领导。

挖到水晶杯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村民蜂拥而来,围观的人越来就多。晚上派出所加强警力保护挖掘现场与文物,工地上增加值班人员。还专门从砖瓦厂架起一条应急照明灯,夜间开始紧张忙碌,做资料、拍照片、画实物图。此时,杜正贤与梁宝华以及参与挖掘者大家都很兴奋,为挖掘到有价值的东西而高兴。等到做完考古资料,把水晶杯清洗干净后,带回所里,有的人讲话很难听,今天不便再提了。后来,由市园文局领导陈文锦和杜正贤带着水晶杯连夜上北京去鉴定。

杜正贤日后纠正,"连夜包火车上北京纯属误传。"杜先生说, 挖掘出水晶杯后连夜包火车去北京,谁敢这样张扬?"其实是一个多 月后 (1991 年的春节前) 去北京开会,顺便带上水晶杯给里面的土做苞 籽粉分析。(当年杭州没有这样的设备测试)"去的4个人托了杯子的福,才坐上软卧,别的几个人乘卧铺在外围保护。

杜正贤笑眯眯地说,如果摆到现在,就可能不太会提出二次挖掘 意见了。是啊! 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沈永良也认识杜正贤, "杜正贤从东阳农村出来的,在农村里放过牛,我在农村里放过鸭,所以我们有共同语言。"

杜正贤出生于 1961 年,我算了算,那年是农历辛丑年,正是牛年。 杜正贤说,那个战国墓遗址,他已经去看过不下五六次,每次只 要经过那个地方,他总忍不住要停下来,到现在立碑的遗址处去看一看。

"那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他说,"如果那里能搭一个 30 米长, 10 米宽的棚子,那就更好了。"

战国墓中发现的水晶杯,现在收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通益公纱厂旧址

通益公纱厂始建于 1889 年,装有纱锭 1.5 万枚,雇佣工人 1200 人,是浙江民族资本创办最早的棉纺织厂。1895 年,在纱厂边又建世经缫丝厂,购入 208 台缫丝车,开创了近代缫丝厂之先河。1914 年,安徽商人高懿丞接办纱厂,改名鼎新纱厂。1928 年,上海三友实业社陈万运等 3 人受盘,改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1937 年,改名裕丰纱厂。1943年,国华和新业两家公司接盘,改称杭州第一纱厂。1955 年,公私合营时与杭江和长安两纱厂合并,改名杭州棉纺织厂。1957 年,杭州即染厂并入,改名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1977 年,印染部门划出,定名杭州第一棉纺织厂。1999 年又改名为杭州一棉有限公司。2009 年,杭一棉部分厂房改建成中国扇博物馆。

通益公纱厂是浙江首屈一指的民族工业,是浙江棉纺缫丝业进入近代工业的标志。2005年,通益公纱厂旧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浙江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通益公纱:一些令人唏嘘的碎片

一、探访旧厂房遗址

通益公纱厂 1897 年建成,它的旧厂房,现在建起了手工艺活态展示馆。我们找到了办公室主任方女士,希望了解通益公纱的情况。方女士齐耳短发,个头不高,显得十分干练,但是声音细弱,她显然被连续几天的庙会折腾得疲惫不堪。

"你们要了解通益公纱旧厂的资料,这里都有。这个博物馆是根据以前的旧厂房改建的,里面有的墙,还是以前旧厂留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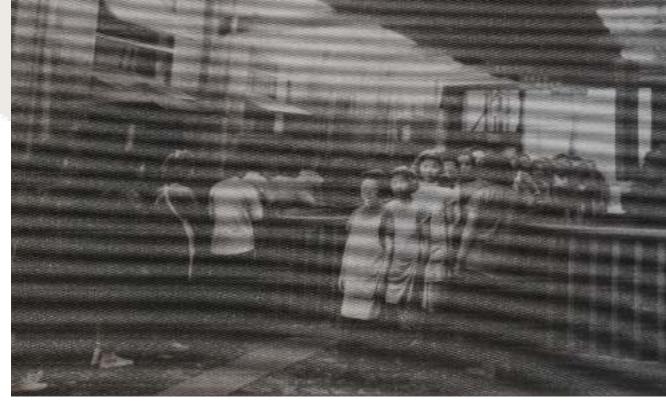
她把我们引进了手工艺活态馆的厂史陈列区。顺着她的手势,我 们看到馆里的一个声影结合展示区,"这是我们特意采访了厂里的一



当年的纱厂如今已经改建成手工艺活态展示馆

些老员工,让他们来还原当初厂里的一些真相。"影片中的几位长者,铿锵有力地轮流讲述着"通益公纱"的兴建与衰亡。我们坐下来看了会儿。片子正在介绍通益公纱发展到"鼎新"时期,工人的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情况:"当时的企业主,把工人看作是要占便宜的,要偷偷摸摸的,要把厂里的棉纱、棉花拿回家供私用的。因此就规定了出门要抄身,在大门口,在下班的时候,有抄身汉、抄身婆。这不仅仅是对工人人格上的侮辱,心灵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片子还介绍了 1928 年鼎新退出办厂,上海的三友实业社受盘,经营了十几年的情况。"三友就是三个人、三个老板。他们的经营方式,与鼎新时期相比,显然是文明了。三友实业社驻在杭州厂的老板姓陈,这人念过书,有学问。对待工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不仅在经营管理上,比鼎新的时候文明和宽容。而且他在自己的广告宣传中间,也把中国传统固有道德的经典,拿来作为自己的宣传内容。比如说他当时印的



杭州裕丰纱厂(老照片)

宣传册,中国传统的治家格言《朱子家训》的内容,都是讲一个家庭,家庭里的人,人与物之间应该怎么对待,人与自然应该怎么相处。里面有很多语言,很多章节,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很重要的、很大的文化价值。"

除了视频资料、图片, 杭一棉那些不同年代的实物也在此处展出, 如杯子、图章、上岗证、洗澡卡、奖状, 旁边还标注了捐赠者的名字, 比如: "细纱锭子校正工具 20 世纪 80 年代张雪良捐赠。"有的物品压箱底多年, 保存完好, 让人恍若隔世。

在一幅黑白照片上,几位女工在织布机上忙碌着。

"我们很想找回一台这样的老式机器,搬回博物馆来展览,哪怕是机器的一部分也好,可是费了很大周折也没能找回。"方女士说,"这些机器当时破了产以后都当废铁卖了,或是便宜卖给一些小的作坊。现在的织布机与当年的织布机,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展览的这些照片、



杭江纱厂(老照片)

工具,都是靠当年的老员工一点一点地捐赠回来。而这些大机器永远 无法找回了,真是遗憾。"

我们在通益公纱的 2 号、3 号厂房里巡游,参观。这是原来的纺纱车间,房屋砖木结构,中间一根美国红松柱子上,以红漆楷体字书写着"工作时不與人戲笑争吵"。从字体格式判断,应该有点年份了。厂房屋顶呈锯齿形,如同一排排大小相同,左右相连的老虎窗。

据"杭一棉"老工人杨师傅回忆:锯齿形屋顶的功效,同老虎窗差不多,主要是为了采光和通风,避免阳光直晒。经屋顶坡面反射的自然光,光线充足,均匀,不会影响纱线及织物的质量。窗框中间装横轴,上框所系长绳悬挂到离地约1米的地方,拉动绳子,能开闭屋顶窗户,控制进风量的大小。纺线质量与湿度有相当的关系,碰到刮风下雨,必须关窗。1988年8月8日的7号台风,一青工忘了关窗,结果,雨

水从窗口倾泻而下,淋湿了堆在下方的纱线,飞落的玻璃碎片将整排 纺线割断。

以往的英国造纺织机,都是铁木结构,属于有梭织机,无论是钢扣板打纬,还是打棒梭来回击梭,会产生很大的声响,几百台机器同时开启,如同千军万马,"机"声雷动。锯齿形屋顶的斜面设计能最大限度地反射噪声,起到较好的降噪作用……

二、打通历史的几个关节

通益公纱的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一目了然的,有些转弯抹角的 关节点,尤其需要打通。我试着拎了几个问题,试图还原其真相。

1、初期停办原因:

通益公纱厂 1897 年建厂竣工,厂基面积 7191 平方米,1898 年产纱 200 万磅,但实际运行只有 4 年。为什么呢?

现在查证到两个答案:(1)经营不善,股本不足,依赖李鸿章批准的国库银两,所以经不起风吹草动;(2)虽然建厂筹备期达8年之久,但购入的新机器落后当时的国际水平约50年,产品出口缺乏竞争力。

通益公纱在这 4 年产纱量,有一条明显的曲线:(1898 年)200 万磅——(1899 年)300 万磅——(1900 年)230 万磅——(1901 年)180 万磅——(1902 年)停办。

1899年,纱厂初期生产量抵达顶峰的时候,股东丁丙辞世,享年67岁。通益公纱衰败曲线的形成,与他的离去有无干系呢?丁丙以冒死抢救遭太平军毁坏的《四库全书》,并主持重修文澜阁而闻名。1883年,



他还参与重建拱宸桥,他的责任感是极其强烈的,所以他的离去,对通 益至少是一大损失。

通益公纱这块牌子,一直保留到1914年才更名。

2、李鸿章远亲高懿丞为何介入通益?

高懿丞介入通益,是在 1903 年 8 月。他为什么前来,我查证到两个说法:

- (1)他原供职于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该局毁于大火,他便长期赋闲,10年后经营通益,于他是重操旧业:
- (2)他并非一个人在操盘,他的背后站着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 是李经方授意他来接手的。

《杭州运河史》中的材料显示,高接手之后形势并不好,厂子年年亏蚀,以至于1911年索性停办。1914年,高懿丞作出改变,另组公司以租赁通益公纱厂房的方式,重新开工经营。纱厂取名"鼎新",取自《周易·杂卦》中的"革故鼎新",即破除旧的,建立新的,可见高重振旗鼓的决心。不过"鼎新"的生产亦不稳定,到1928年停办时,已经负债累累。

3、商标取名为何舍近求远?

我罗列了一下,自通益公纱成立,到 2000 年作为"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破产,工厂的产品有棉纱、被单、毛巾、棉布、枕巾、汗巾、床单等多种,以棉布、棉纱为主。厂里使用的几个商标,有:麒麟牌、三圈牌、六和塔、三潭印月、三角亭等,其中没有一个与湖墅地名,或与近在咫尺的拱宸桥相关。

麒麟是通益、鼎新时期使用的商标。传说中麒麟为龙牛交合后所生,性情温和,能活两千年。它象征祥瑞,也比喻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



手工艺活态展示馆中依稀留下当年的印记

三圈牌是三友实业社时期启用的商标图案,一个圆圈加内三角。 三角,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难,圆圈,寓意行销全球。

其他几个商标,都是风景名胜的标志性建筑,新中国建立后杭一棉印染厂的商标还设计过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柳浪闻莺,总之全部是风景点。那么在商标设计上,为什么没有关注到拱宸桥,还有周边的文化印记与文化符号呢?我的理解是,这里是近代工业的摇篮,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业区,但长期以来它的外部形象只停留在工业区而已,对地域范围的文化符号,它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

4、上世纪 30 年代"三友"时期的烧锅炉照,透露出哪些信息? 传统意义上,老百姓认为锅炉间工作环境脏、乱、差,但这种被 人看不起的工作,在工厂里却非常重要。"烧炉子的目的,是采集蒸汽, 用来供应生产用气和生活用气,比如棉布整烫,职工浴室洗澡,食堂



做饭,取暖等等。"持有专业司炉上岗证的康先生,帮我们解读了这 张"三友时期"的照片。

"2吨以下的锅炉,由1个司炉工操作。2吨以上4吨以下的锅炉, 2个司炉工操作。最早的锅炉是立式手烧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炮仗炉) ,后来改为卧式手烧炉,就是照片上的这种锅炉。立式锅炉吨位小, 采气量少,卧式炉吨位大,采气量大,能够保证满足工厂各个部门的 用气。照片上的锅炉,有可能是进口产品。

"以前的司炉工,一般会把厂里发的新工作衣当平时出客衣服,而把家里的旧衣服,破衣服拿来当工作衣。因为是烧煤的关系,再好的衣服,一天下来就已经很脏了,人也变得像灶司菩萨,两个鼻孔像两支小烟囱,所以照片上的司炉工衣着破旧。脸朝我们戴帽子的那位,手持一根捅炉杆,长3米左右,头上一个90度的弯钩,捅炉子如果得法,锅炉就会烧得旺,而且还可以省煤。背朝我们的这位司炉工手拿铁锹(也叫洋锹),负责把煤均匀送进炉膛。旁边颜色黑的粗管子,直通上面的蒸汽管子。三友时期全体职工1600余人,应该说这种规模在棉纺行业属于大厂了。"

5、通益公纱走到"杭一棉"时代,为什么会破产?

方鸿尧是上世纪 50 年代进杭一棉工作的,工龄 40 年,担任过厂财务科长及纪委书记。他认为杭一棉的几次并厂,是杭一棉最后会破产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并厂就是在 1955 年, 1955 年就是武林路有个杭江纱厂。解放路有个长安纱厂,这两个厂搬到拱宸桥。这 3 个厂并起来,原来拱宸桥这个厂叫做杭州第一纱厂,那么并起来了后就更名为杭州棉纺织厂。







当年纱厂的印记

"到了1959年,又并厂。就是把原来的浙江印染厂并到我们这个棉纺织厂,于是就开始纺织、印染联合了。所以这个厂就叫做杭州棉纺织印染厂。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1977年,把印染厂又分开了。分了以后又并到杭一棉来了。不但印染厂并过来,杭州城里的5个布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也并到拱宸桥来了。

"我个人的看法,合并后人多,但是生产规模没怎么增加。当时并拢来后,退休职工就将近1万人。这1万人的退休金和医药费,当时没有社会统筹,全是企业负担。这个负担很大,再加上当时,厂里技术改造都向银行贷款的,贷款的利息支付也很大。当时原料涨价,产品价格提不高,所以年年亏损,最后资不抵债,申报破产。破产以后,工人还生产自救了1年。到2000年,香港老板才收购。"

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指令干涉企业经营的弊端,在方的叙述中暴露 无遗。

吴明森在《忆"杭一棉"的变迁》中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杭一棉", 完全具备一个小社会的功能。"当时的企业就是这样:你一旦进入国



营企业,直至终身,企业的工会组织会有专人负责你的一切,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甚至后事处理也不用担心。职工只需一心扑在生产上,只要自己上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杭一棉有一所托儿所,专门配置设备和托儿管理人员,对职工的婴儿进行 24 小时的三班服务,满足宝宝喂奶需要. 使妈妈安心工作。

有一所幼儿园,专门配置设备和幼儿教员,满足职工子女学前教育,使幼儿健康成长。

有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全部免费教育,还开设高中班和职业班,供职工子女选读。

有一个医务室, 供全体职工和家属免费就医。

有一所职工疗养院,除每年安排企业的先进职工到全国、省、市的职工疗养院疗养外,还供职工平时疗养、治病。

设立了职工业余学校,专门配备教师,配置场地和器材,负责职工的扫盲以及提供职工从小学、初中直至高中的业余教育。

在职工居住方面, 杭一棉提供单身汉、三班制生产职工的集体宿舍, 免费居住, 专人负责管理。对于已成家的职工,提供家属宿舍。

在职工生活方面,杭一棉有职工食堂,给24小时生产工人提供膳食。杭一棉还利用生产资源为企业职工和家属提供福利服务。如职工食堂,每天早上供应自制糕点、面包等早餐服务。在炎热的夏季还利用制冷设备,向职工和家属供应棒冰、汽水等各式饮料,对于生产一线的工人则供应各种饮料、绿豆汤等防暑降温服务,在当时叫做二线为一线服务、战胜高温。

但是,国有企业如此良好完备的福利措施和设备,是一把双刃剑, 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向披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则会斫伤自己,最后企



三、探访高家花园

2007年10月,桥西及原杭一棉地块的拆迁整建工作正式启动。改造后的情况,《忆"杭一棉"的变迁》是这么说的:昔日的小河路在原杭一棉厂大门口截止,而改造后的小河路,从原厂区的主干道上通过并进行了拓宽。原东织车间、职工食堂、染整分厂,成为现在小河路的路基和人行道。原桥弄街西头与小河路连接,而改造后的桥弄街已经一直向西,延伸到与通益路连接。昔日职工中球迷们念念不忘的篮球场,现已成为桥弄街延伸段的路基和人行道。新的桥西农贸市场和"碧玺"的一部分,建造在原厂部办公大楼的旧址上。

三幢桔黄色的职工住宅,其中东面的两幢是原来杭棉大礼堂的地基,而原来的西纺车间、图书馆、成品仓库、西织车间的地基上,现在出现的是"大河宸章"的公寓楼。原厂部的修建科及沿运河的居民住宅,拆除后分别重建成为工艺学堂和沿河边的小店,而"大河宸章"排屋区及沿河公园,则是原来东纺车间的地基和部分原有的绿地。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经常停靠豪华游船的码头,它的前身是厂里的废旧料回收仓库和码头。而原来的东纺梳棉车间保全至今,现在改建后叫"易和设计"。

作为文化遗产保留的建筑物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原来的棉纱仓库。它的前身为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纱厂——原东纺车间的部分旧址,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锯齿型"的厂房,现在是手工艺活态展



示馆。另一块就是原来的厂医务室,它的前身为通益公纱厂办公大楼, 杭州第一纱厂原东纺车间的槽筒成包间,现在变成了"中国伞博物馆、 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的办公楼。

而高懿丞终老的高家花园,我每次探访,感受都有变化。最初感觉它精美、小巧,但又未免局促,因为走遍这个花园,怎么连个歇脚的小亭子也没有呢?

花园在新中国成立后,是长征化工厂的厂区,今年,一位在厂里做过电工的萧师傅解开了我的疑惑: "我进厂时的高家花园,比现存的要大得多,几乎涵盖了整个厂区,除了南华楼和爱日楼,花园内至少还有七八座同样精美气派的小洋楼,院内假山回廊、亭台楼阁一应齐全。我时常去南华楼检修电路,因为木雕楼台太精美了,每次接线,都感到无从下手。"

原来早期高家花园的面积,要比现在大好几倍。

现在的花园内,竖立着一尊高懿丞的全身铜像,手持一把算盘,给人的强烈感受,这是一位希望"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但是看过手工艺活态馆厂史陈列区的相关介绍,我对他的感受变得复杂了。

"鼎新时期的企业虽然是一个近代工业企业,但它的管理制度上仍然有很深刻的封建的痕迹,那就是实行工头管理制。这个工头本身往往就选择了外地的、身强力壮的、面露凶恶的这些人来担任。他们的职业是管理工人,不准工人在车间里边有停息的时间。工人中间有的纱锭上的线断了,有的时候不小心纱管掉地上了,都会遭到工头的责骂,有的时候还会受到工头的毒打。我们是可以想象他们劳动的困苦。

"厂里做工的工人有男有女,还有童工。这些童工年龄一般都在 八九岁到十四五岁,有的是随着亲戚朋友来工厂打工,他们来打工当



通益公纱厂旧址石碑

然是被生活所逼。当时童工一早就要来到厂门口,有时候一路走来,有的老工人告诉我,到了厂门口,五六里路走下来以后眼睛还没睁开。对于童工来说,开始几个月没工资不算,还经常的要被工头责骂,不服帖的还要遭受挨打。在经过几个月的无偿劳动以后,童工的工资也是非常少,只有正式工人的 1/3 左右。勉强地能够自己吃饭,有一份可以吃饭的钱,照当时的货币价值来说,只有七八分钱。所以,除了因为贫困,没有任何理由让孩子来工厂。"

这是时代的局限,封建的羁绊,在一家企业的体现。只是这种野蛮的烙印,未免深刻了一些。

年近70岁的萧师傅,从小到大一直住在拱宸桥西,孩提时,常与小伙伴们爬上高家花园的墙头,偷看大户人家的生活起居。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进长征化工厂当电工,更是天天与花园零距离。花园现存



两幢建筑,南华楼风格中西合璧,爱日楼则完全是英式券廊结构的西洋建筑。

"当时的南华楼,是办公区域。行政科、财务科、技术科都挤在楼里。 洋楼约占地三四百平方米,中西合璧,坐北朝南。厅堂连同通廊,共 一大两小三扇门。每扇门各三层:外门是百叶式黑色木门;嵌有欧式 五彩玻璃;三层是西式铜纱门。楼下大厅十分宽敞,由三道可移动的 隔板分隔成六间。隔板两面刻有精美浮雕,其中一幅好像是大朵大朵 的牡丹图。这些隔板是用红木做的,非常重,虽然上下边框都装有德 国制造的钢质滑槽,但来回移动仍需花些气力。大厅上方安有欧式吊顶, 四周皆有木雕墙饰,要想装只接线盒,都寻不着下钉的地方。

"南华楼周边有一形状不怎么规则的莲花塘,池塘上架有一顶九曲桥,是通往办公区的唯一通道。曲桥两侧,设有木雕栏杆,池塘四周,竖着 12 座太湖石搭起的假山,假山形态是抽象的十二生肖,其中猴子的形态最为生动。工人们为了出入办公区方便,干脆把'十二生肖'统统推倒,将大块太湖石扔在莲花塘里,供人过水塘垫脚。莲花塘的南面,有个很大的石笋群,最大的石笋约两米多高。一些青工在此"练腿功",看谁能一脚蹬断碗口粗的石笋。20 世纪 70 年代初,石笋群突然被厂部保护起来,说是省重点工程'704'有要用,没多久,石笋群被全部运走了……"

日占时期,花园四角都建有日军碉堡,由于南华楼是日军宪兵队驻地,因此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靠近大运河边上,有一块与南华楼差不多大小的地基,萧师傅曾听老工人说,此处曾有一幢叫"东花厅"的洋楼,用楠木建的,新中国成立前整体拆除,运到北京去了。

萧师傅还说,院内有许多高大粗壮的香樟古木,因无人打理,不

少树心出现白蚁,只好锯了,做成桌椅板凳,当时的长征化工厂内,到处是一股浓浓的樟木香味。在青石小路旁,种植了不知名的珍稀花木,杭州植物园的园艺师常来剪枝嫁接。有些花枝妨碍来往推车运货,工人们就连根拔掉,剩下的因为泄漏的硫酸、化学品侵蚀,慢慢枯死了。"木工车间的仓库里,堆满了各个楼房挂的匾额,大部分都是镂雕描金的,这些东西在当时不算稀奇,谁要谁拿去,锯子锯开来取料。"'文化大革命'初期,清除洋楼的"封建遗存",一些红木雕花屏壁,卸下来扔在仓库,几年后踪影全无。

今天站在这个花园里,遥想当年,应该可以听到通益公纱上工的 汽笛鸣响。虽然享受着花园美景,但还要便于对通益公纱的控制;要 有所超脱,但不能太过超脱——这个花园,隐约透露了一个纱厂老板 兼顾生活与工作,兼得鱼和熊掌的心路历程。

荣华茶园遗址

荣华茶园约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1925年,改为荣华大戏院兼放电影,成为杭州首家电影院。1949年,更名为国益戏院。1952年,在原址翻建改名为大众电影院。2005年,该园旧址被运河广场选用。

清末,拱宸桥一带出现杭城最早的戏院,因戏院 卖茶,故称"茶园"。天仙、荣华和阳春是清末民初 杭城有名的三大茶园,与运河拱宸桥段两岸的戏院成 为杭州电影史的发源地和戏剧、曲艺的发展繁荣之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阳春茶园放映了杭州的第 一部电影。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艺术创始 人周信芳以七龄童的艺名曾在天仙茶园演出。张英杰 14岁时在天仙茶园以"盖叫天"艺名演出。

荣华茶园: 茶园 - 电影院 - 茶园

一、"荣华"曾经荣华

秋风飒飒的一天,我来到"荣华茶园遗址"探访。东门一侧,停放着一辆蓝色厢式货车,几个工人正在忙着装运茶园的椅子。离地 1.5 米的东门外墙上,嵌着一块"戏楼简介"的黑色大理石石碑。东墙另有一块长方形黄铜牌匾,字体凹凸有致,刻有"荣华茶园遗址"五个正楷字。现在是午前的闲暇时光,茶园的座位一排排空着,悄无一人。这样的格局,俨然是个戏楼。

为了描述还原荣华茶园,我想我必须找到那位拱宸桥的原住民—— 妙空居士。



荣华茶园遗址

妙空居士原名陈伟强,现为临安龙太禅寺俗家主持,妙空是他皈依佛门后的法号,他爷爷陈再璋曾经在荣华说过杭州大书。"爷爷7岁就在荣华茶园学艺了,13岁随师父登台表演。荣华说说是茶园,其实是看戏的场所。"

留在我记忆中的早年的陈伟强,穿着双排扣西装,小脸颊,凹眼窝,高鼻梁,薄嘴唇,外形酷似欧罗巴人。他瘦小帅气,精力充沛。而今年虚岁五十,已经成为妙空居士的他,长得瘦高瘦高,一头披肩长发,中间系一条尺把长的马尾辫,已有些许花白,削尖的下巴上,稀稀拉拉地竖着几根硬邦邦的胡须。蓝底碎花的缎料唐装是他常见的行头,有时他也披一袭土黄色棉布道袍,远远走来,恍如蹈空凌虚,步步生风。

妙空说,爷爷演出的茶园,坐落在二马路的闹市口,与大马路上 的天仙差仿不多,亦是石库门,二层砖木结构。

"荣华茶园鼎盛时期的拱宸桥,比杭州城里还热闹,大马路、二

马路沿街,挤满了茶楼酒肆、烟馆赌馆、妓院戏院以及东洋药店、西式点心铺。"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 拱宸桥开埠,日本人绞尽脑汁让租界繁荣,力促妓馆、烟馆、赌馆、戏馆、菜馆的兴建,拱宸桥吃喝嫖赌,一应俱全。

我比较了一下天仙与荣华二者格局。根据拱墅区政协编撰的《流淌的文化》一书,天仙茶园是这样的: "始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多为京剧演出。这个茶园的正中为戏台。台下中间为正厅,摆上方桌,一桌六位,一排六桌,共有三十六客位。纵向可排四五排,共约一百五十多位子。离正厅最远的边厢,价格便宜。楼上是包厢,为贵宾雅座。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杭州白话报》报道,名伶李庆堂、响九青等都登台表演京戏。民国元年(1912),浙江第一新剧模范团刚刚组建,便在茶园戏台上演过《莲花河》、《白良关》等戏。"

荣华茶园的格局,陈在璋生前这样描述:一楼正厅,设有柜台, 柜内坐一个管账的"案目"。所谓"案目",就是为茶园接生意的, 负责推销戏票,张贴海报,分发戏单。

戏台设在正厅东侧,约五六尺高,呈伸出式,三面观。台基前部,四根角柱,与后柱一起支撑木制天花,台板下还埋有大瓮。天花和大瓮,是为声音共鸣用的。戏台朝向池心(观众席)三面,设雕花矮栏杆,柱头雕莲花或狮头造型,台顶前方悬挂着荣华戏院的金字雕花匾额。

台上,摆一张长方桌,左右各置一太师椅,桌有桌围,椅有椅披,或精雕或绣花,台后有"出将"、"入相"两个拱形门框,为演员上下场的出入口。门框中间的板壁,绘狮子滚绣球及芙蓉出水图,板壁后面,供演员化妆换衣使用。戏台下的大池心内,依次排放着二三十张方桌,每桌设座6位。楼上两旁被隔成十来间包厢,每间包厢设贵宾雅座10位,



整座茶楼,可同时容纳三四百位戏客。

据妙空爷爷的回忆, 拱宸桥当时上档次的茶园七八家, 其中天仙、荣华、阳春名声最响。

这三家,我们不妨再作一个比较。

先说天仙,张英杰 14 岁那年,以"盖叫天"的名号,在拱宸桥天仙茶园首次登台,三天三场戏,《天水关》、《翠屏山》、《断太后》,连唱三个不同的角色,名声大噪,大红大紫。"麒麟童"周信芳 7 岁在此学艺,没几年便走红。此外,谭鑫培、翁梅倩、王玉芬、海棠红等名角都来此唱过戏。

再说阳春茶园,那是英国人开的,老板叫史蒂文斯。阳春开张之初,他引进了国外最时尚的电光影戏,也就是电影,在《杭州白话报》上连刊大幅广告:"影片数量之多达数百幅,日日更换、无美不搜……所演各戏中外皆有,嬉笑怒骂宛如生人,与杭人所听之留声机器迥不相同,特由英国购置最近发明电气留声大机器,声音能达六里之远。"

论规模,名声,实力,荣华皆比不上天仙和阳春,不过鱼有鱼路,老板经常弄些新戏班,新剧种来博取看客的眼球。《流淌的文化》是这么介绍相关背景的:"1910年,越剧南派艺人钱景松、高炳火、李世泉等组成戏班、到余杭和拱宸桥去演出。余杭地区与杭州拱宸桥一带是毗邻。当钱景松他们在邻地演出时被拱宸桥茶馆老板知悉,便受邀请来演出。他们的演出原是唱书的书目,如《赖婚记》、《双金花》等,这些是杭州、余杭观众所熟悉的剧目,过去听书时只听书,今看戏不仅听唱又见人表演,更觉好看,倍感亲切。随后,影响渐大,被拱宸桥荣华戏院老板请进了正规的戏院演出,这是嵊县小歌班首次在戏院演出。这一创举传回嵊县,大大促进了其他戏班进城市演出的意愿。"

杨志国《小歌班的兴起》介绍说,1916年"梅朵阿顺班"也进杭州拱 宸桥和美纪公司(大世界前身)游艺场演出,并邀请嵊县道士班(民间 演奏组织)乐手尝试配乐,为越剧音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妙空居士说:"1916年的一天,茶园本来安排爷爷单独登台,事 到临头,老板却临时换戏,改由绍兴嵊县来的小歌班登场了。爷爷很 受打击。"

陈再璋大失所望,但他小小年纪又能怎样?"饭碗"在人家手里 捏着呢。

晚上9点光景,戏班子出场,表演曲目为《箍桶记》。班主魏梅 朵亲自"挂帅",反串花旦九斤姑娘,与小丑马阿顺搭档唱对子。二 人一机灵、一笨拙,一俏皮、一木讷,一旦一丑,一唱一和。

"小歌班"初出茅庐, "行头"十分寒酸,没有像样道具,丝竹伴奏亦是场下演员兼任,但梅朵、阿顺表演出彩,两个钟头的戏文不知不觉就看完了。

小再璋坐在钓鱼台前排,也就是伸出式戏台两侧空地,离戏台最近的地方,演员的胡子眉毛都能看得煞煞清爽。场上掌声四起,但是小再璋心灰意冷,捏着酸痛的头颈,垂头丧气地离开茶园。这乡间田头出来的"的笃班"演得这么精彩,要不了多久,就会"红火"起来,而他的杭州大书,还不知几时出山呢。

妙空说: "我爷爷在荣华的演出不多,为了养家糊口,他又去兼职,做了茶园的案目,没日没夜帮人家贴海报,发戏单,拉生意。因为人头熟,腿把儿勤,嘴皮子又能翻,业绩做得相当不错。抽空的辰光,还去小茶肆里说上两段,过过说大书的瘾,顺便挣几个外快。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业务就难做起来。一些逢戏必看的铁杆戏迷,也不常来了,



即使戏票送到家门口,磨破嘴皮子,亦不肯轻易掏腰包买票。不少店铺的老板连人带货踪影全无,连个鬼影都寻不着。以往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船码头、火车站也变得三三两两冷冷清清。停在运河东岸的戏船明显少了许多。"

据曾任职于杭州机务段的黄敏华先生考证:"沪杭铁路开通,南来北往的货物大多不再走水路,而是直接通过闸口货运站,运往江浙各地。拱宸桥货物集散的功能逐渐淡化。前来送货、接货,洽谈生意的客商一下子少了许多。"

拱墅区文化干部石永民说,民国之初,政府开展禁娼禁毒禁赌, 关了不少烟馆赌场。除了福海里公娼区的"长三"外,没执照的"野鸡" 不敢明目张胆上街拉客了。这动摇了拱宸桥"繁华"的根基。再说民 国以来,杭州城里建了不少豪华气派的新型剧场,不仅规模大,舞台灯 光,音响效果全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官享受, 所以,有点名气的角儿都喜欢到"城站第一舞台"、"西湖大世界" 等新型剧场去唱戏,戏迷们自然亦随之被吸引过去,拱宸桥从此受到 冷落。

二、"荣华"变身电影院

荣华茶园历史积淀的深度、广度、影响力与含金量,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均不及天仙茶园与阳春茶园,那么,它能够力压群芳,成为拱宸桥众多茶园的代表,而且到今天屹立不倒,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的分析,是它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是一种代代相袭的传承关系,让它脱颖而出。这其中,大众电影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翻开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杭州市志》,可以看见荣华——国益——大众电影院清晰的传承: "大众电影院,1952年由市政府和浙江麻纺厂、华丰造纸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等单位集资,在拱宸桥原国益戏院旧址建成,定名为地方国营大众戏院,兼放电影。1959年改名大众电影院,归拱墅区文教局管辖。"

老马名叫马钊德 , 1958 年来到拱宸桥"大众电影院"上班: "我 从 1958 年进大众电影院,一直干到退休,做了整整 38 年的经理。"

拱宸桥胜月院高层公寓,是老马现在居住的地方。夏天的一日我们刚进单元大门,保安便热情迎上来问: "是找老马吧?老人家一早就来打过招呼,你们直接坐电梯上8楼好了……"

我们刚到 8 楼门口,准备敲门,防盗门却自动开开了,老马笑盈 盈地候在门前,一双厚实的大手一把将我握住:"辛苦辛苦!噶热的天,快进来,进来。"

一进客厅,顿觉一阵凉意,显然空调已开启许久。他让我们在靠墙的八仙桌前坐下,一边招呼小孙女去卧室做作业,一边从电视柜上提来热水瓶,倒水泡茶。老马家的客堂不算太大,采光却相当好。靠墙摆放着一圈布艺沙发,站在窗前,远处的运河广场一览无遗。南墙上挂着两幅字画,一幅是"宁静致远"的横幅,另一幅是山水画。对面电视柜上方格子架上,塞满了五花八门的书籍。

老马个子不高,却相当敦实,动作麻利,全然不似 80 高龄的老人家。他说话总是耐悠悠的,流利的杭州方言,夹杂着淡淡的绍兴口音,听上去蛮有韵味。

1958年,电影院基本保留着荣华戏院原有格局,不过戏台前多了一块4米长、3米高的幕布,楼上包厢拆除了,就剩下几根支撑包间的



木柱。放映室是由正对戏台的包间改造而成,栏杆这里全部封上木板, 凿开两个方洞作放映孔。楼下大厅,几十张两三米长的条凳,一米多 宽的观众通道,黑乎乎的水泥地面,布满了蜘蛛网似的裂缝。

"我们电影院只有两台老掉牙的美式放映机,以炭精棒通电后产生的弧光作为放映光源,不仅亮度差,光度也不均匀,忽明忽暗的,严重影响观赏效果。这类机器的操作难度相当之高,一个不当心,弧光就会突然熄灭,弄得大厅里漆黑一片。因为机器运行不稳定,容易卡片,胶片还会烤焦。"

老马是从余杭电影站调来的,以前下乡放电影,算是行家,但面对这两台机器,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大众电影院"外观相当寒酸,周边尽是破烂的民居。大门口一条二十几米深的弄堂,开了一家"大众旅馆"。说是旅馆,里面却杂居着数十户人家,居民们都拎煤炉在弄堂边烧饭做菜,一到开伙时间,烟雾腾腾。弄堂另一家水果糕饼店,烂水果满地乱扔,散发酸臭的怪味。影院的领导数次向上级反映,要求对老戏院进行全面改造,但都因为经费原因,始终未得到领导的批复。

老马刚来的时候,电影院还没有员工宿舍,他们在幕布后面的戏台上打地铺,息影时间还要值班,真正是"以院为家"。因为工作积极,精通业务,年仅23岁,他就被聘用为大众电影院经理,全面负责院内大小事务。别看他年轻,做事却比几位前任老道得多。

"一上任,我先请房管站对电影院安全状况作调查,查安全隐患, 再趁了防台、抗台,再向领导提出改造申请。"

果然,他的报告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改造经费很快批了下来。

"我先把大厅中间的木柱移到两侧,地面铺成前低后高的坡面, 观众随便坐哪一排,都能够不挡视线。观众靠背椅调成座板上下翻动 的式样,坐得舒服,进出也方便。 放映机也更新了,装了国产最先进的'松花江'牌放映机。"

拱宸桥地方不大,人口不少,仅杭棉、浙麻、杭丝联三大厂就有两三万职工,再加上华丰(造纸厂)、红雷(丝织厂)、热水瓶厂、灯泡厂、"825"军工厂以及各学校、医院、邮政机关等众多单位,人口少说也在十万以上。而辖区内影院独此一家,自然是僧多粥少,一票难求。计划经济时代,看电影属于职工福利,各单位的团体票占绝大多数,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票向散客发售,而且位置都是最差的,不是靠前就是靠后。能搞到新片的票子,又是中间位置,肯定是有关系有"路数"的。

每天一大早,电影院售票窗前排起了长队,票窗一开,立马有人猛扑上去,人叠人趴在窗前。买票难,退票也不易。有位大妈好不容易弄到一张《杜鹃山》的夜场票,因家有急事,只好提前退票。刚到电影院门口,便被人团团围住。慌乱中,她发觉有人在扳自己的手指,大喊救命。人群散去,她紧捏在手心的电影票,已变成一角二分钞票……

"群众看电影难,拱墅区领导一直放在心上,他们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总算把桥西杭一棉大礼堂,改造成了电影院。因为电影拷贝相当紧张,两个影院只能共用一部拷贝,由跑片员来回传送,错时放映。一部电影一般有10—12个拷贝,每隔30分钟,就需要跑片员交换一次,取送时间只有10分钟。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热,跑片员每天都得骑着摩托车翻越拱宸桥十来回,工作强度大,工资也就相对比较高。"如同救命车一样,跑片成了一等一的大事情,过往的行人一听到跑片员哒哒哒的摩托声,立马主动让道,尽量不耽误跑片员送片。拷贝未及时送到,银幕上会打出"跑片未到"的幻灯,"苦"了那些"靠位儿"



谈恋爱的,两人正卿卿我我,突然灯光大亮,靠背椅子噼里啪啦乱响, 他们就变成了银幕下的表演者。

"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大众电影院开始新一轮改造。"

拆了门口的"大众旅馆"和水果店,建了休息大厅,观众席建成阶梯式座位,墙壁天花板设计成具有吸音效果的凹凸面,杜绝了剧场回音。全瓷防滑地面、弹簧靠背软椅、环绕立体声音响以及最新型"东风"牌放映设备。正门墙面铺满浅绿色马赛克,左墙上方,悬着书法家沙 孟海的五个大字——大众电影院。每字约—米见方,红色有机板刻制。

马经理回忆,大众电影院刚刚完成装修改造,徐玉兰、王文娟出演的《红楼梦》正好解禁,全城都在放这部 1962 年拍摄的老电影。大概"荣华茶园"是越剧"发迹地"的缘故,这部老片子在大众电影院出奇的"火爆",从早场的 6 点半开始,一直到最晚场的 11 点半,半夜 1 点,影院门口还挤满买票的人,队伍从售票窗前穿过整条大众巷,一直延伸到人民小学门口。

"我领着员工天天加班加点,尤其是香港武打片《少林寺》,全 天 24 小时连续放映依旧不能满足观众的热情,有些人连看好几遍还不 过瘾。1985 年左右,我们开始多种经营,挖地三尺,把阶梯式座位下 层改造成录像厅,又在休息大厅一楼开了电子游戏房、斯诺克台球房。"

"大众电影院"在上世纪80年代再度"荣华"了。电影院旁,经营时髦发夹腰带挂件的饰品店,卖邓丽君、张帝港台流行歌曲磁带的音响店,理"中分"、"板刷"、"爆炸头"的美发店,卖牛仔裤、光夫衫、幸子裙的时装店,一家家开了出来。裕兴街上还开了家全杭州罕见的咖啡馆,大号"银座",老板是"荣华茶园"说过大书的陈再璋的孙子,现任临安龙太禅寺俗家主持的妙空居士陈伟强。



荣华茶园遗址上的新戏楼

三、荣华再回"荣华"……

上世纪末,拱宸桥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工程,包括 大众电影院在内,福海里、济良弄、双泉弄,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建筑、 老街、老巷,都将化为一个5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广场。

2002年10月28日,拱宸桥畔的运河广场和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动工兴建。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指挥部设计丽水路部分下沉,做成箱涵从运河广场底下穿过。丽水路隧道长300米,坡道600米,道路下沉之后,广场就可以直通拱宸桥,真正做到了"桥归桥,路归路"。这也是杭州市市级道路,第一次以地下隧道形式穿越广场。而荣华茶园的原址,就在丽水路下沉式隧道上方。



曾经繁华,怎忍放弃?于是隧道正上方,建起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南北戏楼。2014年6月22日晚,运河广场张灯结彩,为了庆祝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也为迎接越剧来杭表演100周年,"荣华茶园"重新开张了。

指指一算,距离上世纪茶园开张,已经整整 100 年了。咿咿呀呀的 伴奏声响起来了,隐隐约约,我们似乎听到了当年堂信招呼生张熟魏的 吆喝声:

"嗨,您来了!里边请……"

江墅铁路陈列馆

浙江省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就是杭州的江墅铁路。 这条铁路南起江干闸口,沿着现在的绍兴路通往湖墅 拱宸桥畔,并因此而得名。江墅铁路始建于1906年, 全长 16.135 公里。1912 年, 孙中山曾从闸口乘火车 到过拱宸桥。1944年,艮山门至拱宸桥段被日本人全 部拆除。解放后, 政府在江墅铁路的路基上修筑了绍 兴路。2008年,建成了现在的江墅铁路遗址公园并 向市民免费开放。江墅铁路遗址公园依据历史资料还 原钟楼、候车室、火车头和部分铁轨等设施, 钟楼高 19.06 米, 候车室 140 平方米, 火车头重 125 吨, 两 条铁轨长45米,是杭州市唯一独具特色的铁路遗址公 园。2011年,拱墅区政府投资修建江墅铁路陈列馆。 展厅面积约140平方米,由《江墅铁路地图》、《沪 杭铁路历史变迁》、《修建江墅铁路的前因后果及其 规模》、《江墅铁路与运河的联系》、《铁路的科普 知识》等版面组成, 附以旧机车信号灯、老式汽笛、 顶钟等大量铁路文物展示, 真实反映了浙江第一条铁 路艰难的筑路过程及历史沿革。

江墅铁路遗址公园:延伸着我们的自尊

一、有火车头的遗址公园

江墅铁路遗址公园,钟楼高 19米,钟楼旁的候车室,青砖配灰瓦, 色调沉郁,让人怀想徐志摩、林徽因的年代。

走下水泥月台,我走向那两条 45 米长的老铁轨。那里,安卧着重达 125 吨、编号 8401 的建设型蒸汽机车。抓住车门扶手,登上扶梯,火车头正对的方向,是"杭丝联"的老厂房。

"找这个遗址上的老火车头,花了我们很多精力。"拱墅区原城 市建设发展中心主任汤黎明说。

江墅铁路早年运行的英制机头、美国机头, 现在已经渺无踪影,

20世纪中叶生产的上游型、建设型、前进型等国产蒸汽机头,现在也寥寥无几,"要有的话,也进博物馆了"。几经周折,在闸口铁路货场,他们发现了一个曾在杭州机务段服役的货运蒸汽机头。因属于国有资产,杭州铁路办事处无权调动,区领导向市政府发出请求,专函上海铁路局请求支援,用于兴建江墅铁路遗址公园,上海铁路局才同意按废铜烂铁的价格卖给。

"现在这个火车头,是我们用120拾几万买来的。"汤黎明说,"运火车头,也跟交警协调了很长时间,最后把整个火车头用电割成三段,用3辆载重汽车再请警车开道才运过来的。"

"江墅铁路,联接了钱塘江、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汤黎明说, "它是清朝末年'保路权'运动的产物,中国人的铁路,自己建,自己管, 不让洋人插手。它是沪杭铁路的试验段,沪杭铁路建成,艮山门至拱 宸桥段就成了支线了。"

二、一条大家凑钱建造的铁路

走进遗址纪念馆,胸口挂着志愿者工作证的管理员刘老师迎上来,与我交流参观心得,"我的体会是,参观江墅铁路遗址纪念馆,还是要先看前言,那是它们的'眼',之后再慢慢欣赏,才能看出门道来。"她说参观这个纪念馆,首先要发现其中的"爱国精神,爱国热情","中小学生,尤其应该来看看!"

我站在门口,细细观看纪念馆的"前言"。

所谓"文章争一起",前言起笔,的确不落俗套,一下子点染出



江墅铁路遗址公园

江墅铁路修造的历史背景:

"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感贯穿着晚清的最后 10 年。"

江墅铁路是退而求其次的产物,最初,江浙两省决定要共同建造一条沪杭铁路,但江苏铁路公司筹备工作滞后,资金有缺口,加之技术条件受限,无法如期开工。浙江铁路公司决定:先造一条从闸口到拱宸桥的铁路,权当积累经验,培养人才。

江墅铁路建造资金也是严重短缺,故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号 召百姓, "缩衣节食、勉尽公义",公开投股。萧山人汤寿潜,是激 发这场爱国运动的重要支点。

我后来查阅美国 1865 年修建太平洋铁路的相关资料,看到了相似的一幕。美国联邦政府因南北战争的拖累,国库空虚,所以利用发行债券的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那条铁路西起大西洋,东至太平洋,

是激活美国经济的一条大动脉。

江墅铁路初测,拟定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程短,绕西湖走,越过万松岭直接到闸口。另一条从江干的闸口,经南星桥到清泰门,再沿杭城东城墙,过艮山门,到达拱宸桥。第一方案立马遭到否决。因为西湖边有许多坟茔,不少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迁坟比建铁路本身还要繁琐复杂。而杭城东郊是大片农田,地势平坦,施工比较方便。"民间学者见仲说。

让人嘱目的,还有西湖宝石山坚匏别墅的主人、湖州富商刘锦藻。 他在出任浙路公司副理后,全身心协助汤寿潜,动员乡里,踊跃认购路 股。湖州当地,习惯将家产超一千万银两的富商称作"象",五百万 的称"牛",家产超过一百万银两的称为"黄金狗"。"四象"之首 的刘氏家族,有 20 户个人或堂号认购一万元以上股金,总值百万。参 与撰写《中国铁路通信史》的原杭州铁路设计院工程师谭启晓说,"后 来连码头挑夫,庙里的和尚道士,戏子,还有妓女、乞丐,都来认购路股, 钱多的人出上万上千,钱少的人一元两元,最后浙路公司股不满 5 元 的小股东户数就有 16574 户。听说铁路奠基那天,叫花子都来了不少。" 不到一年,浙江铁路有限公司便筹资 480 多万元。

为降低成本,汤寿潜采购了当时性价比最高的英制蒸汽机头,而且坚持采用汉阳铁工厂制造的国产铁轨,不仅质量可靠,价格也比进口的低。见仲说,"按照当时商办铁路的造价,每公里少说也在6万块以上,而江墅铁路的公里建设费,居然压缩到3.8万以下。"

1907年8月23日通车那天,江墅铁路闸口站人声鼎沸,人头攒动,杭州百姓想看看,传说中的火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随着汽笛长鸣,半人多高的钢轮,在大腿般粗细的驱动杆推动下缓缓转动,黑色的蒸



汽机头如同一头呲牙咧嘴的钢铁猛兽,噗呲噗呲跑动起来,越跑越快, 一会儿远离人们的视线,只剩一层浓密的烟雾在地平线上翻滚……

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汤寿潜头戴斗笠,考察着沿线的路况, 仔细检验铁路的工程质量。从闸口站到拱宸桥站,汤寿潜足足站了一 个多钟头。

全长 16.135 公里的江墅铁路,从闸口起,经南星桥、清泰门、艮山门的城墙外地段,直到拱宸桥。今天笔直的绍兴路,就建在原先的路基上,难怪它路面笔直。谭启晓考证,当时杭州城是被城墙环绕着的,铁路则从城墙外通过。

江墅铁路也有缺憾,清泰站在清泰门出城300米开外,坐早晚班车,须注意城门开闭,进城出城,往返不便。后来是汤寿潜的女婿马一浮提议,政府恩准挖破城墙,移清泰站至城内,建杭州城站。

谭启晓收藏的 1909 年出版的《浙江省城图》显示,城内这时已有了车站的眉目,也铺设了一部分铁路,但城墙尚未破开,所以 1909 年的杭州城站,还在施工进行时。在建的是一幢巴洛克风格建筑,共两层。杭州城站到 1910 年正式启用。

江墅铁路的火车时速 17 公里多点,比马车快不了多少,但比运河里的帆船就快多了。再说火车运力大,十几条驳船装的货,一车皮就能搞定。钱塘江边、运河边,那些堆积如山的货物再也不用争先恐后地去人挑肩背或用汽车拉了。江墅铁路还承担杭州市民的短途客运,其功能非常类似现在的地铁,这在我国乃至世界铁路史上亦是绝无仅有的。

江墅铁路沿线的村民,大多目不识丁,没有安全意识,埋头乱穿 铁道,坐在铁轨上休息都难免,若卸几颗螺母、道钉去修理自家农具, 就更加麻烦了。见仲特意提到,汤寿潜的民生意识非常强,"在建设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为确保万一,汤寿潜还是花钱在铁路沿线拉起警戒线,安上铁丝网,派员看守道口,负责巡查……"

但是,客车票价却十分平民化。"浙路公司将车票分成头等、二等、三等,最便宜全程票只需几分钱,不说做生意、跑单帮的商贩,就是乡下人坐车出门访亲,也能够承受。"铁路开通后,汤寿潜"变本加厉","精兵简政",以拱宸桥站为例:全站共设站长1人,夜班站长1人,电务事务员1人,司票事务员1人,货物事务员2人,行李事务员1人,收票司事2人,收筹司事1人。

"嘎重要的终点站,只安排 10 名职工,可见汤寿潜的用人多少'精巴'。"见仲说。

两年后,沪杭铁路全线开通,江墅铁路的一半(艮山站至拱宸桥站) 成了沪杭铁路的支线,整车的水泥、钢材、煤炭、木材、干果蔬菜通 过铁路进入杭城,而本地丝绸、茶叶、藕粉、瓷器、竹器等土特产亦 通过铁路,销往上海各地。

铁路能改变人的生活观念,这在江墅铁路投运后也得以体现。

据《孙中山与浙江》一书中记载: "(孙中山)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赴江干察看铁路路线及钱塘江的水道;参观了之江大学,与师生共进午餐。午后乘闸口至湖墅的火车,至湖墅拱埠参观商场。十二日出游灵隐、天竺。十三日早晨即乘车回沪。"中山先生来杭三天均坐火车,大人物火车出行,使坐火车成为当时一种时尚。

1909年8月的一个早晨,一个9岁的小孩子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 顶着烈日,从严家弄步行两里多地,来到艮山门外,第一次见识了浑身乌黑的钢铁长龙。车头蒸汽掀起的气浪,将断根的络麻秆腾空卷起,



漫天飞舞。这气势深深触动了小孩子的心灵,他暗想,长大后要坐着火车,走遍神州。

这小孩子叫沈乃熙, 日后成为了剧作家, 写过《林家铺子》等剧本。他的笔名, 叫夏衍。

铁路沿线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下人,祖祖辈辈只晓得往 田坂里下死力气,忽然有了商品经济的意识,他们开始提篮挑担,拥 向就近的火车站,向旅客兜售瓜果蔬菜,鸡鸭鱼肉,还有自家捉的黄鳝、 甲鱼,自家做的糕饼、点心……

今年77岁的汪昌富老人说: "我们家离江墅铁路只有两三百米,坐在堂屋门槛上就能看到一列列火车。爸爸还在穿开裆裤,就跟着同村伢儿去铁路边,寻找香烟壳、糖纸儿、洋铁罐头。"昌富爸爸顶喜欢去的,是"火车码头"(当地人对拱宸桥火车站的俗称),看扳道员扳道,看火车加水,看传送带自动往煤水车里送煤。列车进站有四个轨道,扳道员一扳道岔,列车就顺着指定轨道进站。"有条轨道直通运河货运码头,火车进货场,靠河堤停牢,货物卸落,直接装上河里的大船。在卸货同时,一个工人钻进机头车厢的连接处,用脚一踩,'嗤——'一声,挂钩蒸汽管同时脱落,脱离车厢的机头,往前开进一个直径20来米的大转盘,在转盘里旋转180度,完成掉头,开回同一条轨道。"

1937年12月23日,为延阻日军南下,国军将钱塘江大桥炸成两截,江墅铁路上两座铁路桥——沈塘湾桥和万年桥也同时炸毁,江墅铁路从此一片死静。杭州沦陷后,日军对铁路沿线实施管制,1944年,因为战争物资匮乏,日本兵将铁轨、枕木拆下来充作"军需品"。据汪昌富老人回忆:当时,不少村民去捡拾散落的铁路部件,他爹也跟着村民,从拱宸桥站一直寻到艮山站,捡回几根锈迹斑斑的道钉。提起

此事,老汪懊悔万分: "都怪我小辰光嘴巴馋,经不起破布头换糖吃, 把那些捡来的道钉统统换了牛皮糖吃,要留到现在,放在陈列馆里展览, 那才有意义。"

三、遗址公园陈列馆背后的推手

8 月间我到加拿大旅行,特意参观了全长 4667 公里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合龙处。那里有一个小小纪念馆,门口竖立着 1885 年铁路建成庆功仪式的照片,但没有一个华人面孔。华裔导游保罗说,大约有 2.5 万名中国劳工参与了建设工程,"一份资料上写,每修筑 1 公里铁路,就有 4 个中国劳工死亡!"

我默默走到1885年庆功仪式的照片前,请人拍了一张照片。

华工拿着比白人劳工低廉得多的工资,在陡峭险峻的法瑞瑟河谷上冒着生命危险,凿洞开山,挖通隧道,"1882年出现了一次塌方事故,几十个台山劳工被活活压死"。吃苦有份,庆功无缘——这,就是当年背井离乡,到加拿大来卖力卖命的华工遭遇!

1895年甲午战败后,大清国力已虚弱到极点。为了偿还高达 2 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缓解经济压力,政府不惜以关税、采矿权、铁路建设权作抵押,向外国银行高息贷款,国家的经济命脉眼看将被洋人控制,各界纷纷起来反对,清政府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也受到抵制。迫于巨大社会压力,清政府勉强同意各地方自办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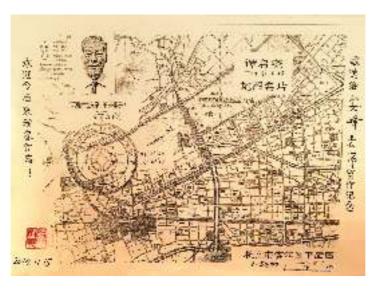
在江墅铁路的铁轨上,延伸着中国人脆弱、执拗而又顽强的民族自尊心。

100多年以后,激活与保存这份和民族自尊相关的记忆,变成了一场杭州人争先恐后的接力赛。

我在纪念馆陈列的高真复印件上,发现了熟悉的谭启晓工程师的 手迹,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体现着"理工男"的严谨。2007年9月4 号,谭工在杭州木材新村张志良老人那里,抄录了这份民国元年(1912) 3月21日《绍兴公报》的江墅火车开行时刻表。

谭启晓是在编撰《中国铁路通信史》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张百年前的杭州城区图上,竟然标有从闸口到拱宸桥的铁路线。干了40多年"老铁路"的他,居然对这条老铁路闻所未闻!调查下来,承办这条铁路的负责人,还是他的萧山同乡,"布衣总督"汤寿潜。谭工核对了相关历史资料,绘制了江墅铁路路线图,标出了沿线5个车站的具体方位。2007年6月21日,江墅铁路百年之际,谭启晓郑重其事地给市领导写信建议,建立一个纪念江墅铁路的主题公园。

约定采访他当日,他亲自下楼迎接,进门后第一件事,他拿出了极具有个性色彩的名片,为我们递上,名片是半张 A4 纸,上面复印着



谭启晓手绘的 地图名片



江墅铁路初期径路示意图

手绘地图,说明他家的方位和他本人的一寸照,还有一尊拇指盖大小,雕工端正,刻有他本人姓名谭启晓的方印,名片左边端正地写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迎客方式,的确罕见。

采访中他细致讲述了江 墅铁路的前世今生,从谭工 这张手绘地图中,可见当时 江墅铁路在杭州拱宸桥到闸 口的路径。他指了指身后的 一间 1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这个是我的工作室,几十年的精力心血都在这里了。"在我看来, 里面的资料已是堆积如山。

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我把这次《觅遗址》一书中江墅铁路遗址的章节递给谭工,让他审阅修订,他双手接过,轻轻放在一边。两天后,当我再次登门索取稿件,谭工递给我一杯龙井茶,与我面对面,挨个讲解修改内容,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数字的用法都不放过,用红笔圈出来纠正。较大的修正部分,他还拿出确凿的"旁证"来说明。解释完毕,他笑眯眯地说: "我学到了很多,你们写得很有新意,我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反复看了至少五遍。"我们道别离去,谭工执意把我们送到小区门口,彬彬有礼和我们握手道别。车开了一段路,回眸他魁梧的身影,他依旧站在浓重的暮色中。我想起了法国作家莫洛亚的警句: "谦虚谨慎和不谋私利,是人们所赞扬的美德。"



拱墅区文化干部石永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对江墅铁路遗址作过 实地考察,"老拱宸站的位置,就在杭丝联厂区里面。"他说,50年代初, 在姚家坝河的河水木桥附近,还留有拱宸桥机器厂(杭州机务段前身) 几间破败的老厂房,"里面几台生锈的机器,几只车轮,一堆机车零件。 后来,杭丝联建厂,老房子彻底清除,里面的东西也不知去了哪里。"

他想, 也可能是在大炼钢铁时回炉了。

动车、高铁时代,已经听不到蒸汽机车的汽笛声,但陈列馆少了汽笛声,"戏"就出不来了!参与筹建的石永民灵机一动,弄来了一张故事片《铁道游击队》的碟片,将里面的火车汽笛声一段一段,拼接剪辑收录下来,放进陈列馆,需要时可供人欣赏。

曾在杭州机务段任职的黄敏华先生,也细致地研究过这条铁路的历史。"我负责编写的《杭州机务段段史》,有江墅铁路比较详细的记载。"杭丝联拆迁时,他骑着脚踏车,从钱塘江边赶到现场,守在挖土机旁,要是碰巧挖出老拱宸桥站的界碑呢,那意义就大了去了,碑文上肯定有铁路开建时的信息,有关老车站的谜团都能破解。"可惜我烂泥地里耗了大半个月,啥都没捞到。"

老黄为陈列馆提供了几块老火车铭牌,他说,这可能是所有展品中最具价值的。火车铭牌,相当于火车头的 DNA,包含了机车头的生产日期、服役时间、地点这些信息。"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我在接待欧美专家的时候,发现他们满世界找报废车头的铭牌,这才重视起来。"陈列馆里的三块铭牌,是他当废铜烂铁买来的。

陈列馆筹备费用有限,每收购一盏铁路信号灯、一只蒸汽机汽笛、一枚老机头铜铃、一块火车铭牌、一根老枕木,甚至一件铁路工作服及各个时代的火车票,石永民他们都要磨破嘴皮,与原收藏者讨价还价大半天。一些稀有的图文资料,10 张极其珍贵的历史老照片,只花

很小代价就原汁原味地复制到手。老黄感叹: "这些藏品要按行情走的话,哪怕费用再加个零,也未必搞得到手。"

还有那个陈列馆门口,坐在双人课桌大小的写字台后面,气定神闲的志愿者刘老师,一头花白了的中发,穿一件鱼尾花的人造棉短袖开衫,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偶尔夹带着一两个英语单词,谁也猜不到她原来是杭州人。聊天过程中她捂着嘴,因为口腔溃疡,加上馆内空气流通慢,她呼吸道有点刺激到了,但她说:"小事情,不放心上。"

"现在我们平均一天接待五六十个参观者。"若空闲下来,她会看看书,翻翻报纸,"一点都不无聊。"

北新关遗址

明宣德四年(1429),朝廷在北新桥设关,上为桥,收陆路商贾之税;下设水门,收水运商船之税。 关以桥名,隶属户部,又称户关、户部分司、北新钞关。 明成化四年(1468),裁并钞关时被取消。明成化七年(1471),重新恢复。北新关为明代京杭大运河上的七大钞关之一。

清代,北新关商贾云集,千艘万舶,往返不绝,下设分址多处,又设稽查口址20余处,征税量居全国25个收税关口第5位。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关收税银达十万两之多,约占全国各关税银总额的8.8%。清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奏请"将北新关暂缓开设,按月由厘捐酌拨,以抵关税一折。"后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朝廷准其奏,此关改为釐(音厘)局。此后,清廷户部曾多次欲恢复此关征税,但终未成,加之漕运衰退,北新关遂退出中国税史的舞台。

明代杭州北新关制定《北新关商税则例》。清代 佚名编纂《北新关志丛钞》和许梦闳编纂《北新关志》, 均对北新关的地位、税收规模、流程等有详细记载。

北新关遗址: 今夕是何年?

北新关遗址,坐落于丽水路的青莎公园。

每次走上那座象征关卡的石拱桥,我都犹如走在一台历史剧的布景之中。在桥上四下顾盼,见运河河面开阔,白鹭翻飞,渺渺然让人有神魂出窍之感。米兰·昆德拉在《慢》一书中描述过这种境界,"他抓住的是跟过去与未来都断开的瞬间,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他置身于时间之外,换句话说,他处在出神状态,人进入这种状态就忘了年纪,忘了老婆,忘了孩子,忘了忧愁,因此什么都不害怕。"

石桥旁边,桂花树、香樟树,顽强伸展;还有野草闲花,衬托着桥上人"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立多时"的超脱。桥长度约 40 米,



宽约5米,每级台阶由条石铺成。水流干涸的桥下,杂草萋萋,芦苇长到了一人多高。这座异地购置的石桥,一头通向明清的喧嚣嘈杂,一头通向现世当下,繁华落尽,寂寂寥寥,时空错位使人恍惚:今夕是何年?

北新关,在明清两朝依托桥梁在桥洞设卡,向往来商船征税,其实用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的这座石桥,还有关口的石砌平台,都予人闲适的,或凄美的感觉,并非它的原始状态。

那么,它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呢?

一、从关署观察北新关

鼎盛时期的北新关,何止是个收税的关卡,雍正年间许梦闳修撰 的关志让人大吃一惊:它完全是一副官衙格局,其规模超出了我原先 的预想。

按照关志"公署"一节的描绘, 我试着将其还原:

北新关面临大运河的地方,竖立着一座碑坊,碑坊边有木栅环护。 进了牌坊,过了头门,东边土地祠,西边三郎祠。

土地祠供奉的是土地菩萨,三郎祠供奉的是关羽关老爷,虽然关 志没有明示那两个祠堂面积多大,但至少不会是方寸之地。

再往前是仪门和甬道。仪门,顾名思义是礼仪之门,是官衙的二 道门。两廊列房书单,为大门,堂前为卷蓬,堂内为暖阁。

暖阁,就是设有几案公座,处理公务的房间。

堂之后曰二堂,左边一扇宅门通往三堂,三堂后面有个亭子,旁边有个水池,池上搭了一座小桥,亭旁栽种了修长的竹子。这座水池

上的小桥,关志上未记何名,也可能是座无名小桥,园林艺术大师陈从周分析过这类小桥:

"建筑群里往往配置一定的桥梁,这些桥梁常常是建筑在人工开挖的池沼曲水之上。这已不是为了克服自然险阻而修桥,而是在建筑的总体布置中作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服从社会生活中一定时代的政治礼制或宗教思想,使人产生庄严肃穆或清虚幽静的感觉。"

水池后面,有门通向内宅,堂屋楼房各有命名,堂屋名为"平准",楼房名为"匪躬"。

这两个名字,是大有来历的,有着不同的寓意。元代的国家银库, 叫做"平准库",元代开始,取国家的白银熔铸成锭,满50两称为"元宝",取意"元朝之宝"。堂名平准,自然是象征北新关乃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寄托着财力雄厚,日进斗金的寓意。

楼名"匪躬",则出自儒家经典《周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意思是忠心耿耿,不顾及自身利益,尚若换算成现代标语,就该是"舍 小家,顾大家,忠心耿耿为公家"。

"匪躬"楼后面,自左而右罗列着多个房间,关志上说,"不胜记也", 已经多得记不过来了。北新关辕门外面,左边是班房,也就是衙役的 值班房间;右边的"号房",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传达室"。

这样的格局,怎么也得超越一个"税务所"的规模吧?

而在明宣德四年(1429)北新关设立之初,只是弄根横木,在水上一栏,类似现在的公路收费处设卡收费。因为地方在北新关桥,所以叫了"北新关"。这样维持了六七年,估计是那副寒酸相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了,姓刘的主事用3个月时间改造了官署,但堂屋面阔不过三间,与清代的气派不可同日而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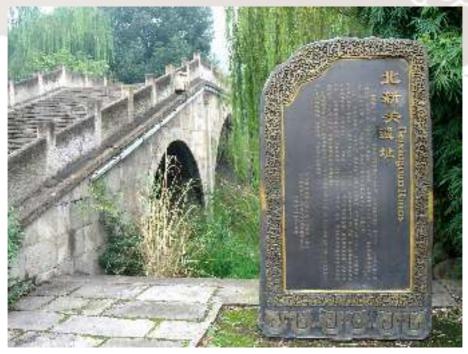
康熙二十五年(1686),北新关收税 10.44万两,约占全国关税银总额的 8.8%——有这样的丰厚收入作底气,其衙门再是气势雄伟,别人也无话可说。"有多大能耐,享多大福"。老百姓的话里边,说的也是这层道理。今天桥畔的遗址碑,高 2.5 米,宽 1.4 米,厚 40 厘米,仿古铜色树脂制成,抚摸时手感光滑,粗中带细。古铜的质感,古朴有韵,敦实厚重,左上角独到的虫蛀式缺失设计,给予了遗址碑深远的年代感,规避了四方齐整的呆板。纹饰边缘,采用蚯蚓纹交错围绕的方式,底部则以战国龙头纹垫底,乍看还以为 3 对面对面的鸳鸯。碑文压铸于整块黄铜片之上,契合于碑的正中。

细看碑文, "明宣德四年(1429), 朝廷在北新关设关, 上为桥, 收陆路商贾之税; 下为水门, 收水运商船之税。关以桥名, 隶属户部, 又称户关、户部分司、北新钞关。明成化四年(1468), 裁并钞关时被取消, 明成化七年(1471), 重新恢复。北新关为明代京杭大运河上的七大钞关之一。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此关收税银达十万两之多, 约占全国各关税银总额的 8.8%。"

二、管理者与偷逃者

北新关作为赋税关卡,船上商家过关,必缴税金。远远的,船来了, 橹声欸乃,在水面推开清波。

北新关是个较大的关卡,"大关"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北新关 要征收的"船料",是根据船只的大小,宽窄而定,可是船只式样名 目太多,容易混淆,为了工作便利,防止弊端,北新关在清朝时期绘 就《北新钞关船式之图》75幅,一船一图。



坐落于丽水路青莎公园的北新关遗址

且看75幅图的前5幅名称: 1,镇江摆江船报桨船; 2,松江船报摇船; 3,杭州湖墅船报摇船; 4,湖州圈篷船报摇船; 5,挡板尖头船报摇船……工作人员只要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什么船定什么税,一目了然。这就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过,船商的报单还是要出具的,《北新关志》卷5说:"本关法制,凡商出入,先具报单,尽书所携货物。上书某府,某县,商人某人,某货若干,由某处,过某处,出某处字样。"

"北新关一日两次收税放关,早关在巳刻,晚关在未刻。"

巳刻,在古人地支纪时法中,指现在的上午9点到11点,未刻, 是下午3点到5点。

北新关将要消失之前,景象却十分惨烈。据杭州民间学者曹晓波 考证:"太平军两次攻打杭城,袭北新关有过3次,官署两遭烧毁。"



北新关元气丧失殆尽。1864年,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进入劫后 杭城,目睹惨象,终于上奏取消北新关官署,与民生息。朝廷准奏。 北新关"船料"从此免征。

此后,北新关"逐步演变成了货物装卸的船埠头。由晚清到民国, 尤其江墅铁路通行以后,货物吞叶量激增"。

今天看古人在税关运用的管理智慧,在现代生活中并未全然绝迹。 比如许梦闳说贩运茶叶需要使用茶引。茶引,就是缴纳茶税之后的销售凭证,《二刻拍案惊奇》上说,贩茶是"认引不认人",茶引相当于茶贩的护身符与保证书,为了防止未缴税者拿着别人的茶引,假冒使用,所以过了关卡,就要把"茶引"引纸截去一角。——这与现代人进电影院,电影票撕去一角,道理相同。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纵然北新关地处咽喉,扼守要津,偷 税漏税者依然想方设法,打探寻找各种途径,"逃出生天"。

据杭州学者曹晓波考证: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上塘河翻皋亭坝进入运河,也避开了北新关和后来的洋关,'船料'与'赋税'都逃了。"

"正因为船家的口传言说,皋亭坝的名声便广为杭嘉湖知晓。"

《北新关》关志上说,"查北关各口,私径不可枚举","其他 更有无名桑林,俱系小路,脚夫板先人等,每从此次出入"。也就是说, 这时候你要走哪条路,全凭你的纳税意识强弱与觉悟高低了。

偷税漏税现象,直到今天依然屡见不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晟说: "小偷偷东西,大多是偷一个人的钱,但是无论谁偷税,都是偷大家的钱。 中国社会缺少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转变更改,经历了许多年代, 还将随着法制的完善,经历漫长的过程。



三、又见北新关

夏天的某日我来到北新关,小河地区原住民林援朝为我引路。我们翻越那座从安徽购买的石桥时,他说,"1970年,造石桥的这块地方还是民居。"

8月的骄阳下,树影斑驳,老林眯起眼睛,细细观看着整修过的驳坎河堤,回想着当年情景。

"1970年,我进了杭州长征轧钢厂,厂子原址就在这里。你看这 片河岸,当时都是堆放钢材的地方。运输钢材的船只,就停在岸边。" 据百度百科介绍,轧钢属于金属压力加工,说简单点,轧钢板就像压 面条,经过擀面杖的多次挤压与推进,面就越擀越薄。但是"擀面者" 林援朝旧地重游,来回顾盼,已经很难找到厂子的旧貌了。

收藏于浙江图书馆,1998年5月编纂,行业断限到1985年的《杭州工业志》介绍该厂:

"杭州长征轧钢厂,是在杭州市手工业联社轧钢加工厂的基础上,于 1958 年 4 月创建的,当时厂名为地方国营杭州轧钢厂。同年 11 月,在上海带钢厂等单位的支持下,轧制成第一根热轧带钢。12 月与拱墅炼钢厂合并,更名为杭州大关钢铁厂,有职工两百余人,当时主要以来料加工方式进行生产,产品有热轧线材、小圆钢、热轧带钢、冷轧带钢等。1960 年又更名为地方国营大关轧钢厂,职工增加到 243 人。""1966年更名为长征轧钢厂。"截至1985年的统计,这家轧钢厂还有职工575人,固定资产净值 229 万元,年工业总产值 250.7 万元,年产钢材 8884 吨。

林援朝说,厂子那些年已经快不行了,到 1989 年倒闭。厂子面积 还是很大的,现在的远洋公馆楼盘的大部分,当年都属于长征轧钢厂。

蒹葭苍苍的深秋,我再去北新关寻访,河边的一阵"仙乐",让



我与同行者有脱离现实,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北新关石砌平台,铺设着异地采集而来的石板。平台上,一位"姑娘家"穿着蓝底白花布褂,扎着头巾,正忘情投入地在唱歌。地上的录音机正飘着那阵"仙乐"。仔细一看,那"姑娘"有四五十岁了吧,身材火辣苗条,皮肤也好得很,只是眉宇之间可以看出她该是四五十岁。她正跟着录音踩着节拍对着口型,她时而伫立,时而远望,时而徐走,时而低头。河上的大货船为她的背景添加了动态,清风为她送来了桂花香。旁边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哥,拿着摄影机在为她拍录像,忙得不亦乐乎。

一段歌曲放完,我走上前,"这歌好熟,叫什么名字来着?真好听。" 她热情回答"《青莹莹的水,蓝莹莹的天》,那录音是我自己唱的, 还不够好。我们自己唱着玩玩的,对着口型过来录像。"

"那你为什么要选在这里拍呀?"我赶着问了一句。

"因为这里风景好呀!"

是呀, "青莹莹的水,蓝莹莹的天",描写的不正是这里吗?我 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们,只好退到一旁来欣赏了。

公园里的人不多,大多是闲来享受这午后的阳光。一位头发花白穿着休闲的大叔,正端着相机拍那座古老的"北新桥"。他又拍了旁边的运河。在他歇下来的时候,我们走过去问他: "你知道河对面的那个小桥叫什么名字吗?""那叫康家桥,'健康'的'康','家庭'的'家','小桥'的'桥'。"他热情地告诉我们他家在附近,现在退休了,闲了就拿着相机四处采风。

唱歌的,录像的,拍照的,他们来这里寻找的都是一片风景。

一抬头, 俱往矣! 连轧钢厂也是多年前的事了。岁月给了北新关

另一种美。北新关,仿佛在窖藏多年后,大梦初醒,横空出世。

最是那长空雁叫、落木萧萧的清秋时节,暮霭徐徐散尽,秋水足以洗尘,请来北新关,看那秋霜褪尽,万象清明的景致吧!看那石拱桥,那石板路,还有那"青莹莹的水,蓝莹莹的天"。

古和睦桥

和睦古桥位于登云路与和睦路交叉处,单孔石拱桥,横跨小河之上。桥长 20 米,宽 4.5 米,拱矢净高 5.48 米,净跨 10.20 米。拱券为纵联分节并列式砌置,拱板上刻有荷叶、莲花图案。桥南侧正中石护栏上刻着: "乾隆丙午 (1786) 重修,光绪丙午 (1906) 重建。"桥北侧望柱上刻有对联:"虹跨东西千门焕彩,霓飞南北四境腾辉。"该古桥保存基本完好,桥上的雕刻反映了清代的工艺水平和艺术风格,平台栏板的"霸王靠"造型体现了造桥者的便民思想。和睦桥于 2003年被公布为杭州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点。现新旧两桥并存,堪称双桥跨虹,交相辉映。

和睦桥: 以和为贵

一、桥名来历

这天寻访和睦桥,与同伴在老桥上下四周来回逡巡,桥面大块的青石板台阶,不少已经凹陷,两侧的石栏望柱,亦残缺不全。拱券周围,条石叠砌的金刚墙上,挣扎着一撮撮顽强的野草。无意中抬眼,忽见一座新桥撞入眼帘——其实新桥早就存在,就在老桥东侧,相距仅咫尺之遥,只是我太专注老桥,竟忽略了它的存在——它,也叫"和睦桥"!

我忽然有所憬悟:这新旧二桥,并行不悖,相偕相伴,不也正好诠释了"和睦"二字的含义么?

我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常见一堵赭黄色的破墙里面,躲藏着一



古和睦桥遗址石碑

栋崭新的楼房,原来破墙是文物,必须保留。新房旧墙看似不协调,却又相偎相依,至少能够相安无事。由于文物保护意识强烈,意大利这种新旧建筑杂陈的情况屡见不鲜。

再看那座雄伟的高架桥,两旁又各有两座小桥,供行人和自行车 通过。小桥中间用红色仿宋体写着"和睦桥"三个字。新和睦桥由钢 筋混泥土材质制造,近些年才通行汽车。和新和睦桥相比,老和睦桥 就显得太小了。

和睦古桥西南,只见一块石碑约宽 3 米, 高 1.5 米, 呈不规则长方形, 以蓝色仿宋体写着"古和睦桥"。碑文是: "和睦古桥位于登云路与和睦路交叉处,单孔石拱桥,横跨小河之上。桥长 20 米,宽 4.5 米, 拱矢净高 5.48 米,净跨 10.20 米。拱券为纵联分节并列式砌置,拱板上刻有荷叶、莲花图案……"

石碑仿佛一位无声的向导,指导我们怎样观察桥的材质花纹,欣赏它的细节造型。

这时一位大哥向古桥走来, 先是活动手脚, 再跟着音乐来了一套太极拳。

"大哥,你每天都到这里来晨练吗?"

"哈哈, 你可以叫我爷爷了, 我今年81了。"

他乐呵呵回答,我倒是吃了一惊,他头发才白了几根,个头虽然不算太高,却背不驼,腰不弯,怎么也看不出 80 多了。

"我从小在这桥上走过,看着它变老,它也看着我变老。那时这 边都是一片荒凉,都是农村,后来房子才一点一点建起来……"

但是细问他桥名来历,他却有些"月朦胧,鸟朦胧"了。和睦桥不大, 名声不小,周边街道、学校、医院,连同所在的地区皆以"和睦"为名。 按理说,年数长、名头响的老桥,都应有不同凡响的来头,然和睦桥 的来历在我们的寻访中,却无人知晓。

曾住和睦桥 4 号的张玉珍女士说:"家母今年 93 岁了,她也弄不清,家门口的老桥究竟是个什么来头。"有人根据石桥拱板上雕刻的莲花、荷叶图案,猜测此桥可能与佛教有关,但和睦地区并没出现过一位姓和或姓何的高僧,亦无相关"和睦寺"、"和睦庙"之类的历史记载。

住在老桥附近,今年86岁的黄宣鹤,给我们提起了这样一种传说。

在明末清初,西塘河两岸住着两户殷实的人家,两家主人原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分家产时发生分歧,致使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但毕竟血浓于水,随着时间推移,两人逐渐回想起当初手足之情,悔恨先前行为,都想重归于好,却又碍于面子,不敢主动向对方示好。后经一高人指点,两兄弟在西塘河东西两岸各自建桥,桥梁合龙,年迈的兄弟俩在桥头相会,步履蹒跚,老泪纵横,抱头痛哭,从此和睦



如初,新建石桥,也被命名为和睦桥。

此种说法,与余杭乔司和睦桥村的传说过于相似,带有移花接木 的成分,所以不足为据。

据今年60岁的张玉珍回忆,她年少的时候,和睦桥是唯一横跨西塘河的桥梁,亦是通往拱宸桥的必由之路。老桥虽然破旧不堪,但围栏望柱的雕刻,平台栏板的"霸王靠"形式,看得出当时的造桥工艺是蛮考究的,可能是官府出资修建的"官桥"。

桥南正中石栏上,刻着"清乾隆丙午(1786)重修,光绪丙午(1906) 重建"的字样,北侧明柱的对联为"虹跨东西千门焕彩,霓飞南北四 景腾辉"。别的石柱已严重风化,字迹无法辨认。

和睦桥的来历,或许就隐藏在那些模糊不清的刻纹之中。

二、水泥铺桥

和睦桥畔拆迁工程浩大,老桥的知情人寻访起来,困难重重。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距离和睦桥一站路开外的杭州福利院,有那么多老人,想必是藏龙卧虎,积宝如山,也许那里有老人会知道和睦桥的故事。

我走到福利院的图书室,那里有 4 位老人在看报纸,我向其中一位发呆的老太太打听情况,她说:"我不是当地人,所以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我们这里很多都不是这里的人。"

走到院子里,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伯 坐在木质长椅上,也在晒太阳,他穿着浅色的长袖衬衫,深色的西装裤, 穿了双军用的胶鞋。问他和睦桥的情况,出于老年人的审慎,他吞吞 吐吐,不肯直说:"你要了解的这些信息,是要有单位开具介绍信的呵。" 我说:"那我以后开可以来找您吗?"他说:"我不是每天都在这里的, 你找不到我的。"真是谨小慎微。临走时,我说:"那我怎么称呼您好呢?" 他说:"我姓韩。"我把我的名字和我的联系电话写在一张纸上递给韩 爷爷,他接过那张便签纸,放到嘴边吹了一吹,晾了一下,折了折放 进他的衬衣口袋。他看着我走了,才慢慢转身走回那幢宿舍楼。

等到第二次寻访到他,他的态度转变了——也许,他是故意在考验我的诚心呢!"你如果有时间,我现在就带你去古和睦桥边,我跟你讲讲我晓得的和睦桥边的故事。"

他叫韩永樵,生于1931年9月18日。好几回我都跟韩老爷子说, 我们打车去那边好了,走过去对您来说实在是太远了。但他告诉我, 他每天都会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到阅览室看看报纸,了解一下时 事新闻,走过去,不要紧。

走在路上,他首先给我讲了这和睦桥的来历,意思和前面说过的两兄弟吵架,后来建桥和好的情节大致相同。

"这桥最初的时候,全是大青石板做的台阶,后来日本人来侵略的时候,他们要从桥的南边占领到北边去,和睦桥全是青石板台阶,日本人轿车开不过去的,他们就命人将石板桥的两边用水泥铺成斜坡状,这样小轿车就可以自由往来于和睦桥两端了。到今天,和睦桥身的左右两边还留有斜坡,可以供人推自行车和推电瓶车用。"他说的和睦桥铺设水泥的这一幕,在日占时期的拱宸桥上也同样发生过。

我们慢慢地走着,他身高足有 1.75 米,想必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位 典型的帅哥,由于年事已高,腿脚已变得不那么灵便了,走起路来颤 颤巍巍,原本军人式的背脊,现时只能用佝偻来形容了,说话的功夫 都需要做停顿了。韩爷爷说:"在上世纪 50 年代,在和睦桥下,沿着



河岸,有很多的苏北人在此居住生活,那个时候,人们把大批苏北人居住的地方,称为'苏北大世界'。在当时,'江北佬'这个词是带有一定的贬义。时至今日,我们也是回忆起来的时候说说,平常不说的。"说这话的时候,他生怕有旁人听到,很小声地说。

他说,这些苏北人,很能吃苦的,他们的主要生计来源,是在旁边的华丰造纸厂打零工。他们的房子都是茅草屋,后来条件好一些了,用煤渣做成砖头来搭建房子,用粽叶穿起来搭房顶遮雨,再后来用砖头砌房子。政府后来统一规划了,为他们建造了回迁房。

他带我走到和睦路 507 号,现在的老年活动中心,他说,当年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紧贴着工商银行的是西塘河粮站,紧贴着粮站是西塘河百杂店,里面主要是卖布和热水瓶,一些日常用品,再往里面一点是做蜂窝煤的,旁边一点还有一个菜场。当时的地都是黄泥地,虽然这一带人还算多,但卫生情况是很差的,烂污泥地,很脏。

老爷子继续介绍,在河的北边,当年是没有人家的,人们主要的活动地点也就在和睦桥的南端,靠西头。在和睦桥的南边的东南角,现在的登云路 319号(汽车养护中心),是老底子的西塘河供销社,供销社里,主要经营各类种子、杀虫剂及农药,此外还收购各种毛皮,如:兔毛、狐狸毛皮等。"据说这个供销社的原来主人姓'yu',是一户大户人家,所以人们称这里是'yu 公馆',但哪个'yu'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只记得当时这里已经是西塘河的供销社了!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从和睦桥回福利院五号楼 507 室的路程并不长,但我们几乎要走上一个小时。韩老爷子慢慢挪着步子,执意不要我扶。回到房间,他颓然坐在朝南的床边上,他的灰色夹克衫和深蓝色灯芯绒布裤子,此时显得格外肥大。看他疲惫不堪的样子,实在让人于心不忍。



三、桥东桥西

和睦桥曾经有"小拱宸桥"之称,周边有不少中大型企业,其中的华丰造纸厂是杭州最老、规模最大的造纸企业。华丰厂的前身为武林造纸厂,由大有利电灯公司董事长俞丹屏,在民国十年(1921)投资兴建。1931年,造纸厂被竺梅先、金润庠等宁波商人接盘,改名为华丰造纸厂,以生产优质卷烟纸著称。鼎盛期月产量十余吨,职工几千人。

西塘河南面,还有杭州热水瓶厂、杭州灯泡厂,都是上千人的大中企业。

"我娘小时候,和睦桥西岸就有农贸市场了。原先是个露天集市,村民自家种的蔬菜,河里抓的鱼虾螺蚌,都到这儿来卖,久而久之,就成气候了,交易大棚也造起来了。因为货色新鲜,价格便宜,不少拱宸桥、祥符桥的居民也赶来买菜,交易大棚马上撑不下了。"张玉珍说,"有的贩子没有固定摊位的,干脆在大棚外占道经营,沿着紧贴河边的和睦路,一字儿排开,总有数百米长。一有车子出入,立马堵牢,走路也要人贴人了。"

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造成街尾的华丰造纸厂交通阻塞,所以厂里派人多次与市场交涉。和睦市场最后作出妥协:市场每天只在上午营业,12点一到,立刻关门歇业,恢复交通。

相比桥西,东面就显得有些荒凉了。除了零星的几处茅屋瓦舍, 皆是大片的田畈河塘,种着番薯,茭白,荸荠,胡萝卜,蚕豆等等。 田间空地还立有不少坟头,有些是村民的祖坟,有些是无主的荒坟。



一条凹凸不平的田埂路,歪歪扭扭,一直伸到和睦桥下,大白天独自 行走,也会让人后脊背发凉。

而此地的不远处,一个叫小鸡浜的洼地,曾经是枪毙人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之初肃反时,镇压过不少犯人。于是,各种关于孤魂野鬼的故事,在和睦桥一带传播开来。

到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桥东一带依旧冷冷清清。张玉珍说: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骑着新买的凤凰牌自行车,经过桥东的泥路,突然窜出一个男的,一把抓牢我衣领,死命把我往茅草丛中拖。我大叫救命,好在我个头高,力气大,手脚并用,乱叫乱抓,这个色鬼只好逃掉了。他想不到我的力气比他要大!"说到这里,张玉珍哈哈笑了起来。

直到80年代之初,桥东开办了几家乡镇企业,和睦桥东才闹猛起来。 夏日的晚上,会有大批青工,聚集在和睦桥下,击起沙球,弹起吉他, 唱起最新的流行歌曲,"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站到桥顶,放眼周边工厂宿舍,灯火万家。

张玉珍说: "和睦桥有过一只大白鹅的故事,是我一个邻居大伯 亲身经历的事,他本人亲口和我讲的,也和其他不少人讲过。"

那个邻居老头子姓金,年轻时斯文英俊,相貌很好,但很花心, 看到漂亮女子就欢喜上前搭讪,从他那双桃花眼就可以判断出他很色 的。

大伯娶妻后,没有子女,在和睦桥边卖白兰花为生。一年夏天,正是白兰花盛开之季(花一般都在夜里开放,所以都要连夜采摘),夜过子时,金大伯去拿货,下了和睦桥,隐约听见一女子在坟前哭泣,这哭声凄凉悲惨,从声音判断是年轻姑娘。"这么晚哪来的女人,还孤身一人?"

他循着哭声,走过一洼荸荠塘,看见一座坟墓前,果然一长发女人身着白衣,跪在那里痛哭,他有点冲动,想靠近白衣女子,看清她容貌。在她身后3米左右,金大伯说:"妹妹,你有啥事体想不开?"女子头也不回,不作声,当他进一步再靠近的时候,女子突然站起来,掩面朝河边走去,金大伯二话不说,马上跟了上去,没想到他怎么也追不上那个女的,眼看女的要下河了,他大叫一声:"喂!当心。"那女子忽然在河面处消失,化身一只大白鹅,朝河的上游游去。金大伯吓得魂飞魄散,扔掉了手里装白兰花的篮子,飞奔回家,回去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给他老婆听,他老婆就是不信。

"过了几年,他老婆死了,虽然他才 50 来岁,但是他再也没有讨 老婆。"

"那个大伯现在还活着吗?"

"老早走了,就在和睦桥附近居民搬迁的时候去世的,也活到了 80 多岁。我对他这个人印象特别深。"

自从发生了这桩事情,金大伯看到女性,变得礼貌规矩了。张玉珍说,"他后来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到老了,一点都不近女色。"

与断桥边的白娘子不同,和睦桥边的大白鹅,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故事,只有让人抛弃非分之想的道德训诫,主题是敦促人回头是岸。但是,读过《蒋勋说文学》中她对《白蛇传》的解读,我对"大白鹅事件"的思考也变得不同了。

蒋勋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白蛇传》?当爱情发生的时候,连对方是不是人都不管了。如果一个生命从来没有经历过一场无怨无悔的爱情,应该是最大的遗憾。"回过来说"大白鹅",当一个人对你毫无感觉,拒不接受,甚至不惜变成大白鹅来躲避你,远离你,



一个生命的洁身自好,爱惜羽毛,不是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顶点,不是已经抵达了另一种人性的边界?

四、桥上桥下

"虹跨东西千门焕彩, 霓飞南北四景腾辉。"

和睦桥明明是顶小桥,造桥时周边又那么荒凉,却有这么一副气 吞山河、雄浑壮阔的明柱对联,想来有些好笑。这是典型的文人趣味, 是用文字装点桥体,刻意提升品位的一个例子。

湖墅老居民朱世泰先生小时扫墓,每每要过和睦桥,"我的祖上,要么是秀才,要么是郎中。我的高祖父,就是曾祖父的爸爸,坟墓修在距离和睦桥 100 米的地方。我小时候去那里,人烟稀少,也没什么房子的,不过桥下的水倒是蛮清澈的。"

古园林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说过,"我国河道,存在三种情况,即大河、支流和小溪,因此,城镇的建设必循河道而有别。城濒大河,镇依支流,村旁小溪,几成为不移的规律。而桥梁的建造,亦随之而异,各臻其妙。""即使不采取精雕细琢的装饰艺术加工,桥的曲折,坡的缓急,踏垛的节奏,也能别富情趣。"

和睦桥下西塘河,又称新开运河,开凿于南宋时期,北起余杭,南接小河,直通京杭大运河。

西塘河,原是杭城通往北郊的一条重要水路,随着陆路交通的兴起,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功能,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河道几近断航。 不知从何时起,西塘河两岸停靠了数条破烂的木船,起先只有四五条, 后来越聚越多,从热水瓶厂门口一直排到小河直街。而船民在岸上搭建的棚户,就形成了新的外乡村落。

"我爸爸是华丰造纸厂的领导,每月工资一百多块,绝对属于当时的高收入,因为家里人口多,有10张嘴巴要吃饭,日子仍旧过得紧巴巴。"张玉珍说,"尤其是1960年到1961年和1962年的时候,几乎天天饿肚皮,要同哥哥姐姐去河边挖野菜,挑马兰头。有辰光还去偷农民地里的番薯吃。"

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与二姐去挖胡萝卜,一不小心被锄头柄撞着了眼窝,鲜血马上流出来,幸亏救治及时,不然这辈子就成了戴眼罩的"海盗船长"了。

张玉珍一直想不通,那些江北人既没有固定收入,又没有粮票布票,吃的用的,都要去"黑市"买高价,哪里能有噶许多钱去造房子? 等到与他们混熟后,她才晓得,江北人吃的米,都是从老家带来的,下饭的菜蔬不是自家种的,就是在河里捞的,和睦菜场捡菜边皮的人也少不了他们。

"他们每人都要打好几份工,刚刚在华丰仓库卸完货,马上就去杭丝联背茧包,晚上还要去运河码头上挑煤、挑石子,一日忙到晚, 天天如此。挣来的钞票只进不出,天长日久,还真存下了不少铜钿……"

可能应了"和睦"二字的吉缘,当地居民与这些外乡人,从没产生任何冲突,相反,有啥困难都愿意相帮。西塘河一期工程改造时,张玉珍与那些"外乡人"一同拆迁,住进了新房。

"我们真的成了和睦邻舍了。"张玉珍说。

同福泰官酱园旧址

同福泰官酱园,位于杭州老大关桥北的紫荆街上。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是旧时杭城酿酒业的集大成者。该酱园为徽派建筑,石库门店面朝向运河,呈前店后坊格局。生产类别有"酱作"、"酒作"、"磨作"、"乳作"四大类。还专制酱浓味美的太油,供给公馆大户。抗日战争爆发后,盛姓店主息业,店铺易主经营。1956年,酱园经公私合营后发展成杭州酒厂,生产黄酒、白酒、果露酒等产品。后因旧城改造,杭州酒厂搬迁,旧址现为远洋房产用地。同福泰是杭州运河畔闻名遐迩的酱园品牌,也是民族手工作坊百年沧桑的缩影。

同福泰官酱园:从丽水路到小河直街

一、 寻访之路的曲折

"同福泰官酱园,位于大关桥北的紫荆街,现为丽水路 28 号。" 2009年出版的《运河名城——杭州》一书介绍记载的同福泰旧址, 在 2014年的丽水路已经难觅芳踪。

大浒路与丽水路的交界处,这里曾属于同福泰官酱园与杭州酒厂的旧址,现在变成了紫荆公园与远洋房产。老的丽水路 28 号显然已经 拆平了。紫荆公园风景很美,可是要在偌大公园里找一块遗址碑,并 不是一件美差。公园里有许多形状不一的大理石碑,这让我们一阵窃喜,有一块会是我们要找的吗?我们一块一块地找过去,只见上面是历来



文人墨客写的诗词,诗文很美,只是我们无心欣赏。

新建的"远洋公馆"楼盘,售楼地址在丽水路 101 号。我们问在远洋公馆上班的工作人员,他们竟然也无从知晓。

只好打电话给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研究员石永民了,他参与了遗址寻找与确认的全过程。

"同福泰官酱园的遗址?是在大浒路上的远洋房产位置,但是那块碑不在那里。"

那碑在哪里呢?

"碑还没有立起来,只有一块牌子,暂时挂在小河直街方增昌酱园旧址的墙上。等到以后在大浒路上确定了地方,我们再跟开发商协调,希望到原址立碑。"

这次寻访同福泰官酱园遗址,也是无心插柳,我们无意中寻找到了拱墅区另一家大酱园——正兴复记酱园的后人,95岁的陈道彰。

正兴复记酱园,开设于 1867 年,创始人陈俊卿。在拱墅酱园业中, 正兴与同福泰可谓并驾齐驱,名声与规模,在伯仲之间。陈道彰是陈 俊卿的孙子,现居饮马井巷一幢公寓里。据他女儿说,前几年老人还 会去湖墅路走走,到霞湾巷一带时,脸上的表情仿若兴奋的孩子。他 会告诉周围人,这里曾是他祖上的家业,当年这一带酱园占地十余亩, 仅仅口径 1.5 米的酱缸,就有 100 多口,最忙的时候,南来北往前来提 货的大小船只,要在酱园的私家码头上排起长队。

陈老父亲陈星五育有 4 子,陈道彰是最小的儿子。到抗战前夕,陈家已是杭州数一数二的富庶人家。家里三辆美国小轿车——两辆福特、一辆凯迪拉克。对陈道彰来说,幼年最愉快的事,是一家人晚饭后齐聚一堂,观看电影。喜欢摄影的二哥拿出放映机,播放《火烧红莲寺》、

《马路天使》等影片。

95岁的陈道彰老人,这几年记忆大不如前。面对来访的客人,一 聊起酱园,他还是会提及"洪杨之乱(太平天国)",说起法租界避 难和新中国成立后"打老虎",但记忆多是碎片式的,很多细节已几 乎遗忘,即使经人反复提醒,也只是木然地点点头,或是"哦"的一声。

正兴复记酱园与同福泰官酱园,开设时间一前一后,相隔3年,均为太平天国战乱后,杭州"同光中兴"的产物。

二、杨师傅说同福泰

回头再来看同福泰的介绍,"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为民国 杭城十家大酱园店之一,现发展为以生产黄酒、白酒和果露酒为主流 的杭州酒厂。它是大关一带最大的酱园,虽然与大兜路上靠近卖鱼桥 附近的正兴复官酱园齐名,但正兴复官酱园规模还是比不上它。同福 泰官酱园在杭州开了好多分店,其中有两家位于拱宸桥的东西两端。

"此酱园颇有徽式风格,墙垣高耸,多为马头墙。砖头极为讲究, 多刻有砖厂字号,'文革时期'还能辨认,但是现在已经模糊。外墙 白底黑字,写有4米见方的'酱园'两字。官酱园门为石库墙门,上书'同 福泰'招牌。门面朝西正对运河。里面三间铺子,四米每间,每间纵 深有七八米。3根横梁架于屋脊,撑住整个屋架,结构与胡庆余堂相似, 只是规模较之小。木质柜台设于两侧,店堂整齐排列着各类酱缸。同 福泰官酱园是前店后坊格局。生产规模在清末民初时期为杭州第一。"

怪不得,我以前每每路过此地,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酱香与酒香。



白墙黑瓦的 同福泰官酱 园建筑外观

而在民国时期,店堂后进大院摆放数百只缸,缸上盖的是篾骨竹箬尖顶盖。1996版《杭州商业志》说,官酱园内部经营机构设内账房、内账、外账、分店账、批发账、洋号账;在门市部设柜长、找缸、酱货、酒色、宕缺;官酱园的"六作"(酱作、酒作、磨坊作、洋号腐乳作、坛作、篾作)均设头脑、副手、三肩、熟手和生手等职。酱的种类很多,有酱油、豆瓣酱、萝卜酱、黄瓜酱等。

家住舟山东路蔡马村的杨师傅,今年高龄81岁,他说:小辰光,每到年边,母亲便会带他去同福泰买坛酱油、酱菜、豆瓣酱。这家酱园名声响,不仅附近居民,连南面城里头,北面乡下头的酱酒店都来进货。同福泰至少有五六间上百平方米的瓦房,酱园四周围着两三米高的泥墙,泥墙石灰大多已经开裂。临河一段马头墙下,开有一扇青石砌起的石库门,门上好像没什么招牌,只在南侧的粉墙上写着几个方方正正的黑色大字。

杨师傅回忆: 当时的丽水路, 在拱宸桥北, 就叫大马路, 桥南叫

大同街,翻过登云桥叫紫荆街,再向南到老大关桥又叫河塍上,同福泰的大门,冲着大关桥的北堍。

走进石库门,是三间百把平方的店堂,店堂两侧皆是长长的一字柜,柜面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瓦甏,里面盛放着各式各样的酱菜。店堂地面铺贴大块长方形青石板,大门对冲,有一扇通向院子的木框小门,院子中间,是笔直的石板路,两旁夯实的泥地上,排放着百来口一米多粗的大缸。院子南面,一个十来亩大小的荷花塘,塘水特别清,做酱油的用水,全都取之此塘。

为杨师傅的回忆提供佐证的,是 1996 年 9 月出版,杭州市贸易办公室主编的《杭州商业志》第三章"酿造业": "旧时,杭州酱园业的生产设备主要是缸、坛、石磨、木榨、酱布袋、地灶、桶、扁担、竹箩、竹匾等,靠笨重手工操作。酱园业用水量大,主要靠吊井水,挑池塘水,至 1931 年杭州自来水厂建成后才改用自来水。

"在杭州解放初期,酱园工艺均系陈旧的固态高盐发酵,依靠空气里存在的米曲菌,制成黄籽(酱曲),在日晒夜露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产品成熟期需一年半载,投料宜在立夏之后,在立秋前结束,然后在秋天榨油,素有'秋油伏酱'之称。这种传统工艺,使产品保持醇厚的酱油风味,但产量受到场地等因素制约。1953年对酱油工艺进行改革,选用纯种曲霉接种'培菌制曲'和'人工温酿'的改良工艺,使生产周期比原缩短 3—4 周。"

杨师傅说,做酱油一般在清明节后,前后需花费半年多时光。先 将大豆浸泡几天,浸泡出豆粕,再加面粉,还有一些新鲜青草,反复 搅拌成稀泥一样,做成一块块手掌大小的"酱饼"。"酱饼"晾干, 放入大缸,再加水,加盐,加酱曲,搅匀后在阳光下暴晒,任其发酵。



成品质量的关键,在于酱曲,它是同福泰祖传的。加酱曲要由技术最好的老师傅负责把关,老师傅只需食指在酱缸里蘸一蘸,再放嘴巴里吮一吮,便晓得盐是加多了还是放少了。几天后,酱水表面会长出半寸长的白色毛絮,酱缸师傅就拿着一种特制的竹耙,伸进酱缸,搅匀酱水。此后,三日两头都要搅动一遍。碰到刮风下雨,缸口上还得扣上盖子,免得雨水落入酱缸,影响质量。盖子比缸口略大,像特大号的斗笠,中间亦有拱起的尖角。盖子的胎心由竹篾编制,表面覆有油纸,再贴一层篾壳,也就是比较大的毛笋壳,密封相当好,既可以保持温度,雨天雨水又进不去,能够保证酱缸里的酱、菜不会坏。经过三伏天连续暴晒,酱水慢慢变成红褐色,到了中秋节前后,香喷喷酱油就可以出缸了。

不过,民国 25 年 (1936)编的《酿造工业》一书中,提出旧法酿制 酱油质量成份 7 项质量指标,如比重 1:1.2012,盐份为 16.90%等,可 见民国时期酱园的酿造技术,并不仅仅依靠老师傅的手艺,还会有专 门的指标来衡量。

徐清祥《杭州往事谈》上谈到民国各大酱园, "为了竞争,他们还发展各自特色,以争取渗透经营,如紫荆街的同福泰为了迎合大户人家喜欢的甜鲜的口味,专制酱浓味美的太油,送货上门,专供公馆大户,因而以太油最有名。"同福泰官酱园制造的太油,究竟是什么油品?美食家沈宏非介绍说,"太油"黑亮滋润,芬芳柔和的香气,丰满醇厚的滋味,会让你恍然大悟——"酱油"被古人称为"油"的道理。以前吃过的所谓"酱油",都只是"酱水"。古法之精妙,在于严格遵循自然节气,日晒夜露,汲取日月星辰之灵气,从初伏第一天投料,至霜降后所得之第一抽酱油,方可称"太油",即清代《随

园食单》中提到的神秘"秋油"。氨基酸态氮(酱油鲜度的指标)≥1.40 克/100毫升,已臻天然酿造酱油的极至,鲜美不可方物。

清人夏曾传的《随园食单补证》"作料单"酱油条: "酱油,以 秋日造者为胜,故曰秋油。其至佳者,须以小器置中,其自然原汁徐 徐浸入。"也就是说,经过三伏的曝晒,深秋时节滤出的第一抽酱油, 称为"秋油",也叫"太油",味道略甜。菜肴上色,浇了这类酱汁,油亮润泽,铮光瓦亮。

三、 张志坤说同福泰

同福泰官酱园遗址牌,暂时栖身于小河直街"方增昌酱园"旧址。 小河直街15号木门边,挂着一块黑色的牌子,上用白色宋体字作"方增昌酱园"的介绍:"据当地老人回忆,方增昌靠小河边的店铺是白墙,上面有很大很显眼的3个大字:方增昌。方增昌酱园进门有高高的柜台,右边半间门面摆着三四张方桌,供当地居民与过往客人喝老酒。酱园用串筒温酒,那串筒是白铁皮焊成的。酱园从早上开到晚上九十点钟,街上年纪大的人喜欢喝夜老酒话旧。"

"要知山中事,须问砍柴人"。这次为了彻底了解同福泰官酱园,经长征桥社区主任张毅烈牵线搭桥,我们特意找到了身高 1.75 米,敦厚结实的该地区"老土地"张志坤。这天他穿了黑衬衣,黑西裤,蓝黑色西装外套,黑皮鞋。粗眉,丹凤眼,国字形脸庞,头发掺有几根银丝,神态乍看有几分"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的风采。说话间他总是面带笑意,让人如沐春风。



"我叫张志坤,1946年生,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姊妹5个,我排行老大。我这辈子基本上没离开过小河直街。

"我住的地方叫台公堂,台公堂是一座庙,我住的村子就以台公堂命名,旁边还有座中天庙,离我们很近。小时候我们住的是用土砖砌成的墙,盖成几间破旧的草房,房间里比较阴暗潮湿。那时候的小河直街都是农村,种的是水稻、桑树、各种蔬菜。酱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小河直街的东面紫荆街,是同福泰官酱园,在小河直街的西面,有一个小吴酱园,这个酱园里面有一个天井,天井走进去就是他们的柜台,旁边都是酱。这种小作坊在附近比较多,但是规模小,品种也不像同福泰那样品种那么齐全。"

不过在张志坤小时候,别奢谈什么同福泰太油,他是肚子里没油! "1953 我开始上小学了,家里穷,没菜吃,不过水里有鱼,想吃 点荤菜的时候,我就挖蚯蚓到河里钓鱼。水边的石头上爬满了螺蛳, 我们卷起裤腿就捞螺蛳。走在潮湿的地方还有小湖蟹,只是那个时候 我们不吃小湖蟹的。还有就是喜欢去酱园里买点酱。一走到酱园就被 扑鼻的酱香陶醉了。那时七八岁光景,同福泰官酱园的柜台很高,我 站在柜台前还看不到里面,只露出一个头。踮起脚尖把钱递给柜员。 他就顺手拿起干的笋衣放在秤上给我称点酱。我双手捧着酱,一路蹦 跳着跑回家。这天的伙食就算是改善了,我们用青菜萝卜蘸点酱就能 吃下两大碗饭。到了没菜的季节,猪油拌点酱也是一道好的下饭菜。 那时候的酱几分钱一斤,竞争激烈,各大酱园酱的价格也都不相上下。

"1959年6月份我小学毕业,到卖鱼桥那边的杭三中念初中。 1960年到1963年,碰上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初二的下半年,家里 干农活的人不够,我辍学回家务农。那时候正赶上"大集体"吃大锅饭。 干农活的人每月32斤口粮,我24斤口粮。说是24斤口粮,能吃到嘴的根本达不到。他们一些有关系的人,把饭煮好后先在里面分了,端到外面来就那么一点点。我们老实人,又没关系,只好每天饿着肚子,若是能吃上一口酱,那就算是享受了。"

张志坤笑说,其实自己家里也是可以做酱的,但不是谁都做得好。 碰上天气不好,酱坏了,就糟蹋了粮食。

"做酱一定是在夏天,太阳是越大越好。酱的主要材料是黄豆,也可以加些辣椒。将黄豆煮到六七分熟,将黄豆捞起来,留一些刚好没过黄豆的水,盛在一个大瓦罐里,将罐口用油纸密封好,然后搬到外面去晒。

"最开始的几天最要紧,一旦碰到阴雨天,这酱就算是完了,肯定要发霉坏掉。每天早晨将黄豆罐搬到太阳地里晒,晚上收进来。这样一个星期左右,酱开始变颜色,变得有点发红,也慢慢有点酱香味。半个月左右,酱上面开始长一些白色的酱花,开始冒泡,这个酱花不能弄掉的。每天把酱翻一翻、捣一捣,才能保证里外的酱都一样,不会坏。这样要过一个月左右,酱才算做好。时间更久一点,就更粉一些。自己家做的酱好吃,但是还得靠天,且讲究极多,麻烦,一般人是做不好的。只有酱园里的酱是一年四季都有得卖的,且品种繁多。"

1996年版《杭州商业志》说,民国以前和民国期间,杭州市酱园业的产品销售,除酱菜外,主要是自产自销,销售区在杭嘉湖以及上海一带。1951年—1953年,仅杭产腐乳销往外地的就有20多个铁路车皮(2000多坛)。酱园业的主要原料为大米、黄豆、麦子、面粉、蔬菜、食盐等,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原料均由国家计划供应。其产品控制在杭州市内销售,实行以产定销。



"同福泰官酱园后面一块天井空地,有现在一个小学操场那么大。中间一条路,两面都是酱缸,这缸很大,大概 1.5 米高、1.5 米宽。1956年公私合营,以酱园为中心扩大建成了杭州酒厂。当时扩建了大概几十亩地。一开始都是人工酿酒,在 1967年左右,建了一个 6 层楼高的酒塔。这是一个露天的塔台,大概十几米宽,走楼梯上去,楼梯在外面就能看得到。那时候的工艺已经属于现代工艺,用钢筋水泥建起来的。这个酒塔是做什么用呢?大概是用来蒸馏吧,它大大提高了酿酒的质量,同时减轻了劳动强度。公私合营后,杭州酒厂大概繁华了二三十年。上世纪 90 年代末,大关桥拆迁,这边整个一条街都拆光了。同福泰官酱园和杭州酒厂一起被拆掉了。"

1998年编纂的《杭州市工业志》介绍, "解放前,杭州市酱、酒两业不分,多以酱油酿造为主,兼酿酒。1953年4月,杭州市烟酒专卖事业公司成立,实行黄白酒统购专卖,并开展加工、订货、包销等扶助生产的措施。1956年,杭州市区有17家酱园兼黄白酒。1958年6月,由同福泰等13家酱园中的酿酒作坊合并改组成为杭州西湖酒厂,厂部设在东街路(即现在的建国北路)932号,并在望江街、叶家弄、紫荆街、联桥分设4个车间,这是杭州市第一家专业的酿酒工厂。"

四、在"方增昌"找到"同福泰"

寻找同福泰官酱园遗址的旅程,最后还是落脚于"方增昌酱园"。 小河直街15号那面白色的墙上,正楷书写着一个黑色的大字"酱"。 我们傍晚去时,大门虚掩着,门口停放了几辆电动车,里面还传来阵 阵笑语声。我们绕酱园走了一圈,推门而入,正对我们的是一张大的布幕,写着"小街越剧大舞台",中间一个大的"戏"字,几位大姐围桌子而坐,正聊着天,原来她们正好越剧排练结束。我们进来之后,不仅找到了遗址牌,更看到了酱园的旧貌。

从大门进来,天井右边放了两只高宽均在一米左右的大缸,大姐介绍:"这就是酱园里用来腌酱菜的大缸。年数久了,缸上面有裂痕了,还有补过的缸裂。"

上了台阶,是一个三开间楼屋。红木梁、高房顶、黑瓦,正中间有一块大门牌,上面用金色行书写着"五味调和",牌子下面挂着两个大红灯笼,右边的墙上,便挂着同福泰官酱园遗址牌。

此牌长约 1.2 米, 宽约 80 厘米, 仿红木材质, 中间靠右, 一幅同福泰官酱园的黑白老照片。旁边用金色仿宋体写着"同福泰官酱园, 位于杭州大关桥北的紫荆街上……"等介绍文字。

牌子对面墙上,保留了当年的壁柜,柜子隔成一个一个小格子,想必用来陈列各类酱菜的。写有"戏"字的布幕后面,放了一些酿酱的器材,有石磨,木盆,还有一个大的木器,热心的大姐告诉我们:"黄豆磨好之后,要用这个机器,把里面的水挤出来。"

绕过店堂影壁,后面还有一个长约 4 米,宽 3 米的小天井,左右各有两间小屋,真是别有洞天。老底子的酱园小店,前面是店铺,后面是库房或作坊,加起来,正是一个小小酱园的格局。 而曾经的同福泰历史,均浓缩在此间一块小小牌匾之中了。据国民政府《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二十一年,杭州市官酱园业中声誉较著者同福泰官酱园,为私人合伙,资本 12 万元,店员、学徒 54 人。新中国成立后,杭州的官酱园、作坊,逐步演变成酿造厂。



在成立之初,同福泰为何煞有介事,在酱园前面冠以一个"官"字呢? 而且杭州所有上规模的大酱园,都是这么做的。1996年版《杭州商业志》 第三章"酿造业",为我们解开了迷惑:

自清代中叶后,具有一定规模的酱酒店称官酱园。冠其"官"字, 因其生产所需食盐皆为"官盐",向官府交纳盐税,由两浙盐运使发给"烙 牌",认定章凭和保商保结,盐运使发给长60厘米、宽45厘米"官酱园" 匾额,是为合法经营。杭州首创官酱园字号的,可上溯到清嘉庆元年 (1796)三月创建的广义官酱园。

香积寺

香积寺是杭州著名的八大寺庙之一,是杭嘉湖香客从运河去灵隐、天竺朝山进香的第一站,素有"运河第一香"之美誉。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柯式舍宅为寺,旧名兴福寺。后由宋真宗赐额"香积",意为妙香积聚。元末毁于战火,明洪武四年(1317)重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寺门前修建了东西两座石塔。西塔存留至今,1989年成为浙江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成功复建,成为国内唯一主供大圣紧那罗王菩萨(监斋菩萨)的寺庙。

香积寺:涅槃新生

读王维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你的脑中如果浮现出拱墅香积寺,画面剪辑的错乱感会油然而生。因为唐代王维寻寻觅觅的,是西安城南的古刹钟声,那是初建于唐代的建筑,与杭州拱墅香积寺年代有别,风格迥异。

拱墅香积寺, 乃都市中的庙宇, 风标独立。

走近寺庙的售票窗口,那种窄小的模样恍惚让我回到老式电影院,时空的错位感依然强烈。只有窗口右上变换颜色的电子屏,才把你捺入21世纪。"门票成年人20元,儿童10元"。

入口处的长条桌, 散放着纤细的清香, 进门时保安提醒: "每人



重生的香积寺

可取3支。"

避免了香火的大量焚烧,寺院香火的味道闻起来亲切,柔和,幽渺。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早于我的遗址寻觅者,早就一批一批,来过此地了。

比如那位生于 1948 年,以一级警督身份退休于浙江女子监狱的李 迪标。老李说,这里是他踏上社会的第一站。

他的怀旧之旅,开始于2010年10月26日上午9点,启新机械厂70多个已退休的老同事踏访旧地,他是其中召集人之一。本想在香积寺东塔下合影留念,不想天公不作美,秋雨不停,大家只能聚集廊房下,一边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话旧。



一、寻觅厂址

老李说,1965年10月,"我还是个18岁的毛头小伙子,招收到启新机械厂当学徒工,通知书上写着体检地点是杭州大兜里香积寺巷48号,浙江启新机械厂医务室。我毛估估,也就在现在香积寺中轴线上天王殿东侧位置。"

"传达室验证过我的通知单,详细指点我进厂路线,传达室的老头儿面无表情,再三强调:不要一直走!"老李说,"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显得太啰嗦了!"

老李说,机械厂四周平房,中间空旷,操场上一副孤零零的篮球架; 医务室所在位置,是原香积寺遗址的偏东厢房,可能是早年僧侣的卧室。 北屋原来是膳食斋房,那时做了机关食堂。房子都是木结构,地上铺了 大小不等的青砖,窗口遗存了古色古香的旧木雕花板。厢房走廊4米高, 木柱紧靠山墙,下面垫着石墩子。操场正东头的一栋三层楼,底层做"七 大科室"办公室,楼上做干部家属宿舍。楼房后面,西北侧是几个仓库, 东南一大片营房,驻扎了看押犯人的士兵。

第一次迈步在香积寺的古刹内,老李始终找不到幽静寺院感受, 只觉左侧高墙内机械的磨擦声和电动机的噪声十分刺耳。走到丁字路口,眼前一亮,一座灰白色石塔(西塔)赫然挺立,"塔座上摆放着好多盆芙蓉花;满地摆着黄白相间的菊花,还有五针松和草兰之类盆景。花圃中央有一只四周是百叶窗,白颜色的木制笼子。是用来做气象预报的。"

老李当年毛头小伙一个,并不清楚这里是改造犯人的监狱。

启新机械厂,是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下属的第八劳改大队,关押着几百名犯人,其中大部分是重刑罪犯。大铁门上写着的"闲人莫入"

老宋体红漆字,地上的黄色警戒标记,值班人员的脸部表情,处处透着威严。新来的小伙子还发现,这里的值班人员,腰上居然别着"鸡腿儿"(手枪)!那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呵,且是真家伙!

启新机械厂的监房和工区,占据原香积寺遗址五分之四。

老李说,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才想起传达室的关照,你千万不要笔直走的道理,他是不想让我这个初入社会的小伙子,看到监区里面,荷枪实弹士兵押送衣衫不整,手戴八一手铐的罪犯。事后想想,我有点心惊肉跳。"

启新厂的设备是可以军民两用的,据说搬迁常山是当年省委副书记曹祥仁亲自选址,上级有一个内定方案,若国际形势紧张,战争打响,启新厂可迅速转为军工厂,生产"双筒机关炮"。

启新机械厂全部搬迁后,杭州运输设备厂搬入遗址。

启新厂的名字有什么含意?因为这是劳改单位,老李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启发曾经的罪人,在劳动中得到新生。"

原启新机械厂王会计现年75岁,现与老李住同一小区,早晚常见她带小狗散步。她的普通话中带有浓重北方腔,她回忆,香积寺遗址解放前后已经废弃。新中国成立后,遗址上办过疯人院(女人多),后来转变成杭州市公安局少管所(也是女的多),再后成了收容所和收容中转站。到了1958年大办工业时,市公安局把下属6家小工厂(消防厂、印刷厂、医药用具厂、葡萄糖厂、机修厂等)合并成消防厂,由唐庆荣厂长负责。1959年成立启新机械厂,开始生产铣床。

启新机械厂生产的 X-61 铣床,参加过国庆 10 周年献礼。在"广交"会上,这种铣床的价格约 9000 元人民币一台,相当于一辆解放牌卡车的价格。王会计说,厂里在1964年流动资金就有200万了,经济效益很好。



启新机械厂要发展,香积寺古庙遗址对它就显得太小了,几经选址,最后确定在浙西山区。1965年4月,第一批人员在她丈夫汤副厂长的带领下,从大兜路香积寺遗址开发,到浙江常山县球川镇搞筹建。

二、寻觅原貌

香积寺复建前,需要大量比对历史资料,尤其需要老照片。2004年,负责复建工程的区城建发展中心联络媒体,发动社会各界,贡献老照片,共话当年事。

这是一次较大规模寻觅香积寺原貌的活动。很快,他们得到了七旬老人马永标的回应。

"我 1934 年出生在香积寺巷 55 号。寺庙大门两侧各有 6 间平房, 我家在东侧,屋后就是寺庙。"

马老随信画了3张详细的布局图。他在信中说:

"山门对面有个水塘,里面的荷花是观赏用的,每次马永标下水 摸藕总是很失望——根茎太细吃不来。山门两侧的八字形泥墙,有点 像现在清河坊胡庆余堂的墙壁,又厚又高,黑字大得好像圆台面,不 过墙壁是金黄色的。朱红色大门前面用青石板铺设了3个台阶,上方 悬挂香积寺大牌匾,四周雕刻着龙和火球。进门后的地坪用的是正方 形青砖,尺寸大概为350厘米见方。

"再进去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东侧是一排花架,爬满蔷薇。 这后面的是生活区——有诊所、药房。诊所有两个招待室,一个接待 达官贵人、太太小姐的,他们不是从城里(当时出了武林门就是城外了), 就是从上海宁波等地远道而来,到此清静几天的。招待室的客厅同大户人家的客厅相似,布置红木家具,相当豪华。另一个招待室是供僧侣居住的。

"抗战期间,香积寺附近有日本驻军。新中国成立初期,寺庙已空无一人了。当时由于一下找不到收容改造场所,香积寺就被利用起来,改为启新机械厂,可没多久,地方还是不够用,整个厂外迁到了常山。"

一位 57 岁的邵先生回忆了寺庙门前的池塘,长 50 米,宽二十几米, 水深约 2.5 米。

"池塘下面有很多污泥,其实是因为香积寺曾经香火旺盛,香灰都倒进池塘了。因为以前没有通自来水,附近相当多的居民都到池塘边洗菜、淘米。"

香积寺遗址 2009 年重建之后,其本质已经超越了原生态的遗址, 脱胎换骨,蜕变成商业旅游的景点。寺庙派送的观光手册上,介绍香 积寺的复建,是定位、功能、布局等全面创新的产物。"各殿堂山墙 主要采用石材,并在建筑中大量采用铜构件"。

2014年8月,我将要进门时,一位游客看着门口那尊汉白玉的大象,神情有点恍惚,喃喃道,"有点像在泰国哪……"

三、寻觅古塔

今日香积寺,占地 16855 平方米,比原来古遗址规模增大许多。新建寺庙位置整体西移,使庙门前原来的西塔,变为现在的东塔。

货真价实的遗址遗存,就是这座今天的东塔了。

这座塔, 是杭州仅存的清代佛塔了。它仿照灵隐寺双塔的建筑形



式,十多米高,八面九层仿木构楼阁式,须弥基座上每层由平座、塔身、飞檐相叠,塔身浮雕着不少气闲神定的佛像,每层围栏,刻有飞鸟、花卉、云纹吉祥图案。最上层的八角下,伸出8条S型龙头,龙头烘托着塔身,让它具有"我欲乘风归去"之动感。塔尖顶端一根避雷针,如一指擎天,直指苍穹,给人带来"佛法无边"的无限想象。

塔下厚重青石,标示着"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香积寺石塔"五字行书,衬着略泛苍颜的青石底色,字体娟柔儒雅,但又不失风骨,运笔的韵律,跃动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随缘诗意,令人咂味再三。

说杭州的佛塔与经幢,绕不开香积寺石塔。老友曹晓波曾经与我聊起这一题材,表示真要动手写,会很伤脑筋,因为容易写枯燥了。 2007年,他梳理了资料,待到开手之前,还是采用了实地考察的方式,以积累感性认识。他后来的文字,记录了这一过程:"我在香积寺巷37号,一间后来搭出的灶间门前,见到一对老夫妇,一个在剥毛豆,一个在煤饼炉上炒茭白。老者姓俞,76岁,老妇74岁。我与他们先说房子。因为这房子紧挨了以前的香积寺,在灶披间的后面,还能看出清时民居的样子。

"其实,我是先去看过香积寺塔了。在以前的香积寺,后来的杭州运输设备厂内,工厂早已凋零,和曾经的寺一样,只剩下一个名了。 看门的董师傅是这厂退养的,他允许我走近被脚手架包围的香积寺塔。 塔的第九层和第八层,被塑料编织袋包裹着。董师傅说,前两个月, 塔面掉下了碎石,文保部门正在补修。

"香积寺塔通身也白,但与白塔相比,只是小家碧玉。每层塔身,都有平座、护栏与寮檐,像极了木制。每一层平座上的石栏,也许是

太单薄的缘故,都有整片的缺落。每一层塔身上雕饰的门与门钉、门环,与菩萨、经文一样,模糊不清。寮檐的飞椽,起翘较短,有一种纤细,却没有梵天寺的兀然。"

那次寻觅,曹晓波从俞老伯口中得知,香火旺盛时,香积寺中的 和尚有 100 多名。"俞老伯说,香积寺败在日本佬手里,因为东面常有 中国的各色武装,日军在山门前架了8年的铁藜,布了8年的重岗。"

香积寺东塔毁于 1968 年。据当年住在香积寺巷 42 号,与遗址一墙之隔的收藏家许明明回忆,1968 年,杭州运输设备厂因为该厂生产的卷扬机,庞然大物出入厂道,感觉非常不便当,厂里在拓宽厂区道路时,擅自推倒东塔,后来因为受到群众举报,文保部门追究下来,这才总算保住另一座西塔。"当年广播里放着革命歌曲,一边是乱哄哄敲锣打鼓声,一边有几个人用粗麻绳蛮横拉倒石塔,砸开塔身,用推土机铲平残余碎石,填入放生池。"因为机械无法铲起直径 1.2 米,高60 厘米的腰鼓状塔基,只好把它推到厂区外的一个池塘里……

时隔 37 年,杭州各大媒体报道了这块失踪塔基的重新归来: 2005年 11 月 22 号上午,68 岁的市民,原杭州运输设备厂工人,铲车司机罗金根,把这块塔基捐给了筹建中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塔基上的"双龙戏珠"浮雕,历尽劫难,仍然栩栩如生。关于塔基为何保存在罗家,当年媒体报道有两个版本。

- 一,因为厂门口要修路,罗金根被派去处理这批"垃圾",那块珍贵的塔基就是那会捡到的。"我拉着一车碎砖头路过厂门口的一个小池塘,看见一块形似塔基的石头躺在淤泥里,上面还刻着花纹,想想扔了可惜就搬上了车。"罗金根回忆道。
 - 二,毁塔当年,"当时我也不敢有什么动作,就是有空到池塘边转转,



估摸塔基推下去的位置。"

14年过去了,1982年,罗金根下了决心,把塔基捞上来。"那年春天,一个早上,我找了6个朋友来帮忙,借了一辆卡车,下水打捞。几个人在水下摸了半天,总算找到塔基,我们用准备好的钢丝把塔基绑好,再发动卡车,把它拖了出来。捞上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把它搬到家里。"

另外还有一则报道说,为了防止外人骚扰,老罗还特地养了条大狼狗,专门看护石头。"有了这条大狼狗,外人再也不敢靠近石头了"。 报道版本各异,但结局都是殊途同归,皆大欢喜。

四、香积寺的几个时间节点

迈入新香积寺庙堂,天王殿后主供的是大圣紧那罗王菩萨,又叫 监斋菩萨,也就是民间十分熟悉的灶司菩萨。他手执烧火棍,"宝相 庄严"。这在国内唯此一家。

关于这一"厨神"大菩萨,有传说云:"一座寺庙遭抢,眼看要危害三宝道场,寺里出家人苦无退盗之计。情急之中,厨房跑出一伙头师傅,操一烧火棍,将强盗赶跑。之后,这位出家人也不知所终。"这就是传说中的监斋菩萨。售票处的钟女士说:"历史上的香积寺,就是这么供的。这是有出典的。"

我点点头,暗想: "下次来,可就要尝尝监斋菩萨庙里的斋饭喽。" 流通处有素食点心供应,我迈进门槛,准备买几盒土话叫"福饼"的 素饼带回去。营业员取出扁扁的素饼盒子递过来,盒子中央镂空,犹 如古典园林墙上的园窗,素饼通过透明塑料纸,透露出撒着芝麻的尊容。盒上鱼戏莲叶的图案,活泼而不失清雅。我问营业员要了三种口味:莲蓉、纯正抹茶、木糖百果,一份自尝,两份送人。我看了看自尝的抹茶素饼的配料:"白芸豆,白砂糖,麦芽糖,饮用水,抹茶粉,海藻糖,食盐。"这是庙里自家产的,可惜做饼的王师傅吃饭去了,本来倒可以欣赏一下他的手艺。

回到家中,我拆开包装,取出素饼送入口中,牙齿仿佛挖掘机,一下子掘到了柔韧的松土层,直直地切了下去,全无一点阻碍。齿痕过后,再看半块素饼的抹茶内芯,呈现的是新鲜的暗绿色。这种香积素饼,又叫紧那罗王饼,大圣饼,它的背后,连带着一段传说:

据传元朝至正年间,有一穷和尚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在香积厨烧火。此人蓬头光背赤脚穿单裤,很少说话,常闭目打坐,人皆不知其姓名。后红巾军犯寺,他即奋起以火棍迎战,因吃了厨里剩下的素饼,变形数十丈,独立高峰,大叫"我是紧那罗王",击退了红巾军,便不知去向。事后才知,他到了"东南佛地"杭州,为香积住持,他重做当年素饼送给百姓。相传能避邪驱瘟,祈福走运,从此"福饼"便口耳相传,享誉民间。

香积寺有几个时间节点值得一记。

公元978年。《西湖游览志》和《武林梵志》记载,香积寺落成的那年, 是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正是在这一年纳土归宋,吴越国江山易主。 钱俶一直迷恋佛法,在任期间,六和塔、雷峰塔、白塔等多种佛教建 筑纷纷落成。

公元 1713 年。今天香积寺广场上留存的西塔,与已经毁坏的东塔 同为公元 1713 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二年建造。那个年份比较特殊,正



好是康熙六十大寿, 京城畅春园还举办了"千叟宴", 凡是65岁以上的, 无论官民,都可以到那里欢庆聚宴。有些史料记载,仅浙江省前往贺 寿的耆老就有300余人。香积寺在那一年造塔,也就显得意味深长。

公元 1968年。那年, 东塔被毁。1968年, "文革"热潮汹汹, 非 常年代,玉石俱焚,东塔遭毁,在劫难逃。许明明大哥许荣贤得知此事后, 恐西塔也随时遭遇不测, 遂抓紧与夫人一起, 到西塔前拍照留念。

2010年2月13日(乙丑年三十), 香积寺重建开光。

2010年2月14日(庚寅年初一),新香积寺正式开放。

2010年10月26日上午,寻访了香积寺遗址,旧地重游,老李特 赋诗一首:

> 青梅竹马无限梦, 动荡岁月各西东。 人到中年颇辛劳, 转眼都是鹤发童。 天南地北人生路, 香积遗址第一步。

当年风采今何在? 且听你我笑谈中!

卖鱼桥遗址

卖鱼桥,南宋时名归锦桥。位于湖墅南路北端,横跨余杭塘河上。因其地为旧时鱼市所在,故俗称卖鱼桥。民国十六年(1927)卖鱼桥改建成混凝土平板桥。1953年和1966年两次重建。1996年湖墅南路拓宽时卖鱼桥整体拆除重建,桥面成通衢大道。

明清以来,卖鱼桥一直是城北闹市水陆码头,往来舟楫聚泊于此,米店、鱼行众多,商贾云集,集市兴盛,是十里银湖墅的中心。卖鱼桥东有北宋时建的江涨桥,桥西曾有明代时建的五界庙,每逢春秋两季,布台演戏,观者云集。民国年间,在桥北运河旁边建轮船码头,商业盛极一时。现在的"卖鱼桥"不仅是单一的桥名,而是杭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区域名称。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研究杭州运河集市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等具有重要价值。

卖鱼桥:不仅是座桥

一、卖鱼桥: 故事里的事

82 岁的洪惟茂在卖鱼桥地区当了 40 多年警察,两道浓浓的剑眉是 他脸部的"标志性建筑"。他曾经听老辈人说起,最早真正的老卖鱼桥, 应该在珠儿潭过去,贾家弄不到,现在湖墅北路老工商银行的位置。

"这里原来有座石拱小桥,乡下来的渔船常在那里交易,自发形成集市……后来城市发展,小河浜填埋了,渔船转移到余杭塘河上的归锦桥这里做买卖,后来归锦桥就改叫卖鱼桥了。"

老洪的说法让我感觉新鲜,但真相如何,难以定论。

后来我搜觅史料时,发现了一篇有关卖鱼桥的民间故事,是原拱

墅区文化馆的黄进之老师与人合作搜集的,大意是讲从前卖鱼桥边住着一个卖鱼郎,常年在这座桥头卖鱼。因忠厚老实,边上一些鱼贩子会欺负他,常要把丢掉的死鱼转卖给他,但卖鱼郎从不计较,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把烂肚皮死鱼转卖给老百姓。后来这个故事传到"八仙"之一铁拐李耳朵里,铁拐李化作臭脚乞丐到人间实地"考察"卖鱼郎,卖鱼郎不仅不厌弃他,反而把身上仅剩的钱送给他治病。铁拐李感动了,他从身上搓出一颗泥丸,丢进卖鱼郎的篮子里,很快篮子里的死鱼竟变成鲜蹦活跳的鱼儿。而且,这篮子里的活鱼,总是一年四季卖不完!

故事本身并不新奇,主题是劝恶扬善,但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 的开篇与结尾。

故事开篇: "传说很早以前在贾家弄边有一座小桥,桥上有一个 鱼摊,摆摊的主人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小伙子。"

故事结尾: "全杭州城的老百姓都喜欢赶到小桥来买鱼,从此这座桥就叫'卖鱼桥'了。"

该故事指认的卖鱼桥,就在贾家弄口,与洪惟茂说法一致。 但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已经说了,归锦桥,俗称卖鱼桥。 那么,究竟听谁的呢?

二、卖鱼桥: 历史的订正

围绕卖鱼桥的"罗生门"并非仅仅一个桥名,还有其他错综的传闻与提法。卖鱼桥弹丸之地,因为厚重历史附着在身,所以会出现多重油彩,多种说法,让人一眼难以望穿。



卖鱼桥 (老照片)

晚清高鹏年所著《湖墅小志》,是描写拱墅人文地理的必备参考书,但他叙述卖鱼桥原名为何称归锦桥的时候,出现了低级错误。

归锦桥,顾名思义,应是"衣锦荣归"的含义,高鹏年认为,明朝大理寺卿夏时正,也就是相当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在退休后回乡居住,住所就在卖鱼桥,归锦桥,是因为夏时正归来而得名。

发现指正高鹏年错误的人叫丁丙,晚清藏书家,因为饱读诗书,同时老婆又在湖墅珠儿潭一带居住,所以丁对卖鱼桥情况了如指掌,他发现归锦桥的地名,在南宋《咸淳临安志》当中就已经出现,所以丁丙在《北郭诗帐》里特地点出:

"如何二百年前迹,错把归田大理标。"算是做了订正。

另外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甚至"百度百科"中也采用这个提法,说是明朝"退休干部"夏时正,是抗清复明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爷爷。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这首《别云间》的作者夏完淳生于 1631 年,就义于 1647 年,仅活了 17岁,夏完淳父亲 夏允彝,生于 1596 年。回头再看明朝官员夏时正的履历,他生于 1412 年,卒于 1499 年;这样一算,就知道出了差错。那么,夏完淳爷爷是不是夏时正呢?

对!确实是夏时正,但却是松江府华亭县的夏时正,终其一生,他只是位秀才,生于1560年,卒于1627年。两位同名的夏时正之间,一死一生,整整隔了61年。

瞧瞧!

更有意思的,是民国年间流传的黄包车夫拉车过卖鱼桥,需要加钱的笑话:车夫对游客说,爬桥太累,车费需要加码,这听上去合情合理。 但是,车过了卖鱼桥,游客没见到黄包车上坡,再一问,说卖鱼桥的确是座桥,但却是座平坡桥。

这听上去像个变着法子敲竹杠的段子,但查查历史,居然并非空穴来风。1913年4月30日的《申报》说,当时的卖鱼桥一路石板,但路桥"破损厉害",乡绅出捐补修,提出每过一辆人力车,要"加洋五角"。

1927年湖墅路拓宽,卖鱼桥改建成混凝土平板桥。早先乡绅的加价提议,和1927年的平板桥一组合,笑话就来了。

今天竖立卖鱼桥遗址碑的信义坊东广场,名为广场,实则是卖鱼桥的变体。

这个东广场,不妨说是一座扁平的,钢筋混凝土浇铸的另类"卖鱼桥"!就在卖鱼桥遗址碑所在下方,大运河、余杭塘河在此相会了。

湖墅街道组织委员黄群说:"你实地观察了就知道了,广场下面, 是空的。"



三、卖鱼桥:码头风云

1945年,18岁的徐张水从萧山老家来到卖鱼桥边,在哑巴弄码头做起了搬运工。

"沿运河一线,全是一家一家的米行,德康米行,永和米行,我 们就为这些米行扛麻包,大米装在麻包里。"

这麻包扛得并不安心,因为只要有码头,就有义与利的纠缠。

"我在的哑巴弄码头,原来属于江北帮的地盘,我们萧山帮为了 在那里占有一块地盘,就跟江北帮冲突了,两方拳头、棍棒,打了好几仗, 还惊动了保安司令部……"

"后来呢?"

"后来么,经过协调,双方达成和解,萧山帮与江北帮,双方各出 24 个人当搬运工,共有两领班、两账房、两头脑,双方全部对等,大家都不吃亏。"

时隔70年,徐张水记忆依然清晰,虽然因为股骨头坏死,行走不便,但他说起卖鱼桥往事,一板一眼,头头是道。

民国年间,湖墅最大的挑夫组织在拱宸桥,名叫华山埠,卖鱼桥的挑夫组织叫"芦荡埠",《杭州运河史》(孙忠焕主编)称其有200多年历史,其搬运装卸作业的中心地带在今珠儿潭、江涨桥、大兜一线,主要为各处的米行、酱园提供装卸搬运粮食服务。

"芦荡埠老板姓刘,叫刘阿瑞。"徐张水回忆说,"刘老板也是 萧山人。芦荡埠落脚点在江涨桥东面一间房子里,有50个人。他们经 营得不错,但是后来内部出了点问题。"

"他们内部有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加入了'红帮',另一个年轻的入了'青帮',青红帮分属两个组织,两人起了矛盾,一

吵起来, 谁也不让谁, 结果打了起来……

"'青红帮'是旧社会两大帮会组织,架构不同,风格各异。'青帮一条线'、'红帮一大片'青帮讲究师承,等级森严,红帮标榜侠义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谓'兄不大,弟不小'。

"这两个人打起来,年轻那个吃亏了,他才23岁,一记跌倒,后脑落地跌死了。后来那个年纪大的'红帮'吃了三年官司。"

新中国成立之后,挑埠组织开始清理重建,"那时候讲人事统一, 业务统一",码头格局由此陡然一变。

"我在大跃进那年调入'杭钢',还是当我的搬运工。"徐张水说。

四、卖鱼桥:风味驳杂

桥名之外,卖鱼桥已是湖墅地区的地域名称,包含着市井百象,丰富业态,一度是拱墅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杜铭峰 1959 年随父母从东河边的直大方伯,搬到运河畔的草营巷居住。"我就读过的学校——杭州卖鱼桥小学、杭州第三中学,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单位——杭州运输设备厂(香积寺巷 42 号,现已恢复为香积寺),都坐落在运河边。"当年他站在卖鱼桥东的江涨桥上往南北眺望,看到的景色富于诗意。

"望南看:华光桥与卖鱼桥呈八字形,运河向左拐弯通过华光桥, 右拐弯是余杭塘河上的卖鱼桥,正对面叫断河头。(原此河通往武林 门,后来到宝庆桥上去就被填掉了)断河头左面是水产公司的鱼码头, 右面是苏北人的暂住区,他们在河边插上几根粗树桩,然后把船搁在



木桩上,便是遮风避雨的家了。到了夜晚,左面的鱼码头上的渔船灯火,右面苏北人'小木屋'里居家的灯火,星星点点,这夜景独具风格,民间传说中的'江桥渔火'就是此景了。

"从江涨桥望北看:左面是卖鱼桥的客运码头,右面是水果码头的河滩,天气晴朗时渔民们在河滩上晒渔网、补渔网,渔网在太阳光下银光点点,煞是好看,这就是'河塍廊网'(筛网)。"

1948年出生的蔡阿标第一次领到工资,在卖鱼桥边购物,拍照,下馆子的过程,可见证卖鱼桥上世纪60年代业态的繁华。

"我拿的是学徒生活津贴费 15 元,我们 6 个同事,结伴去'工农'百货店,就是后来的景福百货商店购物。我花二元四角六分钱,买了一支上海产'华孚'牌铱金钢笔;后来同事怂恿,我又花九元多钱买了一双上海'回力'牌球鞋,算圆了自己少年时代做过的一个梦。"

6 位同事在许大哥的倡导下,各花五角三分买了一只浅蓝色塑料皮夹, "这三件东西,今天只存下一支钢笔"。

为了领工作证、签合同的需要, 六人又去拍了照片。"我们去的是亮堂堂的'大来'照相馆,门前落地玻璃柜里摆满大镜框,有劳动模范陈有生的大红花样板照,也有电影明星的剧照,有工农商学兵着彩的标准像,特别一张'本塘姑娘'黑白照,我们看的时间最长。

"我们拍的一寸照,每人用了六角五分。

"晚上7点,6人来到'悦和'饮食店,有人提议喝点黄酒,庆祝第一次领到工资。我们进了桥头饮食店,有人去点菜买面,有人到隔壁买猪头肉、椒盐花生米,每个人眼前摆一大碗绍兴黄酒、一碗刚出锅的油渣面,大家一次次举碗、碰碗,还站起来干杯祝贺!

"不过当年政治气氛比较紧张,后来有人告发我们小团体破坏厂



卖鱼桥

纪厂规,擅自去喝酒,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头脑中大爆炸,结果每人写 了悔过书,在大会上向大众宣读。"

蔡阿标对卖鱼桥印象深刻的,还是启蒙他收藏生涯的"茶店、'打仗'"。

"呵呵,啥叫'打仗'?就是以喝茶听书为由头,私下交换旧货。解放后国家控制很严,古董买卖一律归国家经销,而且是换取外汇的主要手段,民间私人不得交流。卖鱼桥茶店,离码头近,郊区近,人们把乡下收来的玉器、瓷器、古董字、钟表书籍等等破旧的老物件,统统拿到茶店来'打仗',调换自己喜好的东西。偶尔还有人把墓葬品拿到茶店里出手,这当然是犯法的。茶店实际上是一个地下交易所。"

再后来政策放宽,货币可直接买卖古旧物品,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 旧货市场放开了,"打仗"两字才名存实亡。

卖鱼桥茶馆"打仗"的见闻,培养了老蔡的兴趣,他慢慢开始涉足收藏。"我后来搞的是专项收藏,收的都是头钗。"他说。



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卖鱼桥弥漫的腌腊咸鲞气味深入路人骨髓, 自小居住信义巷里的汤黎明,沉浸在桥畔浓烈的市井风味之中,"只 要二楼窗口挂出酱肉、酱鸭这些腌货,底楼开始炒花生,炒瓜子了, 我们就晓得要过年了……"

汤黎明当年从信义巷出发去参军,经过部队的大熔炉锻炼,入了党。 十几年后,他在家乡拱墅区商业局当上了局长。

"我们卖鱼桥一带的居民呀,基本是贩夫走卒,产业工人,"汤黎明给我分析了当年这一带的人员结构,"有码头搬运工、三轮车夫、浙麻、华丰造纸厂、新华造纸厂的工人。"

"他们是真正社会底层的草根。"汤黎明说。

上世纪80年代,卖鱼桥草营巷还开办过西子夜校,主办方是拱墅区文化馆。工人作家樊福庚在此开设文学培训课,我也去听过课。

2013年教师节前夕,睽违 20年后,我与电视台记者一起去市中心罗马公寓,探望了樊福庚老师,送上了慰问品。

过些日子,我收到他的来信。"我年纪大了,感觉迟钝,昨天你 走后我看电视新闻,方知第二天教师节,你是作为当年曾经的拱墅区 西子文艺夜校的学生,前来看望曾经是该校教师的我。"

樊老师在信中谦逊地表示惭愧, "因为那个夜校每周只有三堂课, 每课两小时,两三个月为一期,我能教给学生的文艺知识实在有限。"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记得我,真是难能可贵,不胜感激之至。" 福庚老师在信中写道。

如果从文学等多种角度来观照"卖鱼桥"名称,它响亮易记,深 入人心,自有深刻的原因。

(1)"卖鱼"二字从汉语词汇结构上分析,是个支配式合成词,

充满动感。

- (2)"卖鱼"有卖方,当然也会有买方,买卖双方从事交易,讨价还价,充满了喧嚷的情景戏剧感。
- (3)根据心理学的原理,人对气味的记忆和情感联系最为紧密, 在副食品短缺的年代,鱼、鱼腥味,对人具有巨大吸引力,容易使人 产生好感。
- (4) 卖鱼桥历来是个码头,无论晨昏夕阳的轮渡送别,还是鱼市米市的人聚人散,聚散两依依的感觉,始终在码头水边萦绕不去。有伤感,有惜别,正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啊,卖鱼桥,我的卖鱼桥!

圣因接待寺遗址

圣因接待寺初建于宋大观年间,又名妙行禅寺,原址位于城北左家桥西,东至清水潭,西至龚家地,南至山门井墙,北至长街(又称长弄双荡头),规模宏大。明成化《杭州府志》载: "宋徽宗时,喻弥陀思净弃家学佛,僦寺以接待云水饭僧至三百万,今俗呼接待寺。"元末接待寺毁于战火。明宣德二年(1427)重建。清代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时御书"圣因"两字。1952年,接待寺房舍被借作杭州水利学校用房。1962年,文一路修建时,接待寺被拆,留有接待寺巷路名。历史上接待寺废兴不一,然名僧辈出,后先辉映。曾有"湖墅寺刹之冠"的说法。

圣因接待寺: 从寺志里挖掘历史

"您知道,这附近有块叫作圣因接待寺的石碑吗?"

云淡风轻的日子,在湖墅南路和文一路交叉口,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个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居民,他们或者无奈摇头,或者微笑抱歉.最后,问题定格在了一位皮肤黝黑,体型微胖,60岁左右的王师傅那里。

"那个碑建好,也就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吧,就在前面。"

"我们这几个小区,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员,老底子在这里生活的人很少了。而且目前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外来的拆迁户,别看他们年纪大,可都不是这里的原住民,一般不会知道;而那些外来的年轻人或者是



一位老者在圣因接待寺遗址石碑前

新杭州人,就更不知道了。"王师傅手一指,"你找的碑,在那儿。" 面朝文一路,圣因接待寺的石碑静静立在花坛内。

王师傅告诉我,他打小就生活在这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很有感情。 王师傅生于 1954 年,在他的记忆里,这里一直是杭州水电学校,之后由于路拆重建,连学校也没有留下痕迹了。3个月前,有人在绿化带里面挖了坑,浇筑了这块石碑。

一、 碑文深处的真相

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读曾经香火缭绕、梵音悠远的接待寺碑文,感觉有些奇特。碑文内容,主要来源于明代成化年间《杭州府志》: "宋徽宗时,喻弥陀思净弃家学佛,僦寺以接待云水饭僧至三百万,今俗呼接待寺。"

这段话若不加以解释,的确让人难以猜透,比如那个俗姓喻,后来弃家学佛的思净禅师,为什么得了一个"喻弥陀"的雅号呢?

弥陀,本是阿弥陀佛的简称,佛教中西方极乐世界中最大的佛。思净禅师年少时学吴道子绘画,后专画阿弥陀佛像,人称"笔法如神", 所以才得到一个"喻弥陀"的雅号。

再有,弃家学佛的思净,原先成过家吗?接待寺寺志解开了这个谜。 思净年少时就亲近佛法,7岁不吃荤腥,12岁喜欢念经,但24岁那年, "父母强为婚娶,举一子",就是说他不但成家了,还生了一个孩子。 待父母过世,35岁那年,思净才弃俗投佛。

还有, 僦寺以接待云水饭僧至三百万, 是指租赁寺院接待云水饭僧达三百万人次, 这个数字极为庞大, 那是计算几年的人数呢?

还好,吴之鲸《武林梵志》提供了答案:二十年间,往来者三百万众, 故俗称"接待寺"。

"接待鸣钟",曾经号称"湖墅十景"之一,可见庙里铜钟名声赫赫。 "明太祖定鼎金陵,知有此钟,遣人来寺将取钟以归,舟泊清水潭, 未下舟而绳索断,钟沉潭底……"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这段话,有的研究者认为比较可疑,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20册,赵一新总编的《圣因接待寺志》,由清代邱峻编辑,那上面记了寺里的三口钟:一口两千余斤,声闻六十里,一口五千余斤,声彻百里;最后那口,是在明朝正统元年(1436),住持派人在北京炼铜铸就,重四千余斤。最后的那口钟,是住持无碍法鉴禅师怜惜前钟已毁,故派人另铸一口。这说明之前确实有钟毁弃不见,但是否因为明太祖移钟所致,难下定论。

继续翻阅寺志, 我意外发现,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登基那年, 接待



寺居然还是毁坏状态。

元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元顺帝手下大将董搏霄,在杭州击败 红巾军徐寿辉的部队。败兵奔向接待寺,继续抗拒,董搏霄部队堵塞 庙门,纵火焚烧寺庙,"贼死,而寺已煨尽"。

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考证,红巾军重要人物彭莹玉,应死于杭州七月间的战斗。

彭莹玉何许人也?

彭莹玉又名彭国玉,江西宜春人,因在江西袁州慈化寺出过家, 所以人称"彭和尚",后参加红巾军,成为首领徐寿辉的部将。

他是真实历史人物,金庸先生把他写入《倚天屠龙记》,作虚构变形处理,彭莹玉成为明教"五散人"之一,在垂危之时,仍然不忘驱除蒙古鞑子。

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把彭和尚写作朱元璋、张士诚之师, 留有武学秘笈《玄功要诀》。

真实的彭莹玉的最终下落,领袖与学者均认真关注过。《毛泽东、 吴晗与〈朱元璋传〉》一文说,1948年,毛泽东读过吴晗《朱元璋传》 稿本,与吴晗讨论了彭莹玉最后的归宿问题,吴晗认为是"功成不居", 也就是隐退江湖了。毛泽东不赞同:"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引 文见张明林编著《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西苑出版社 2012 年版)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柯劭忞《新元史》,均有彭莹玉战死于 杭州的说法,时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秋七月,这个时间点,与《圣 因接待寺志》卷之一所记寺庙毁于大火完全吻合。

如果彭莹玉在杭州战死,那么极可能是在撤入接待寺后,身陷火海,与那场大火一起同归于尽。红巾军退入接待寺"据庙固守。或者

是情急仓皇,无暇多想,或者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接待寺很大,可以有与敌周旋的空间;二,接待寺是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名刹,元军攻打时多少会"投鼠忌器",有所忌惮。但是,寺庙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反而给元军施用"火攻计"提供了方便,一出"火烧接待寺"的惨剧就此发生。

接待寺废圮了,后经几代高僧逐步恢复,到明宣德二年(1427),终于重建,距上次毁庙,已有75年矣!

二、 接待寺: 正邪拧结的历史线索

明洪武十五年(1382),接待寺第十四代住持竺庵永瞿禅师主持院事, 有一天,儒士方孝孺来到接待寺尚未完全恢复的临时房舍,向禅师谒问 前程。

方孝孺,浙江宁海人,思想家,学者,明惠帝朱允炆的侍讲学士。 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破金陵,欲自立为帝。燕王要方孝孺 起草即位诏书,方严词拒绝,最后孤忠赴难,遭凌迟处死。

方孝孺 35 岁以前,生活颇多坎坷,与人结仇,险受牢狱之灾。内心苦闷之余,方到湖墅接待寺谒问前程出处,禅师送他一偈:

"梅花铁石气如云,名重神京处处闻。北燕南飞殊可惜,致身霄 汉答明君。"

寺志上说,方孝孺领受了这一偈,"礼谢而去。其后明祖登极, 孝孺事果如是咏焉"。

接待寺的历史上,正与邪,明与暗两条线索时而交织重合,纠缠不休,时而各行其道,招致不同的后果,所以接待寺时而欣悦宁静,



时而愁云惨淡。

正能量的代表人物,有开山祖师思净禅师。寺志上说他降生时霞 光满堂,邻室皆闻异香;还有让出自家房舍,供思净建造接待寺的左 八郎左世裕。众多资料表明,此人身为米商,而个人品性实乃"好人 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升斗小民来店里买米,他总是愿做善人,不 肯收钱,饥荒之年赈灾,他取出囤粮毫不吝惜,但自己忍饥挨饿,最 后是夫妻双双饿死在床。

左善人的事迹,很难考证其中有无渲染成分,但左世裕死后封侯, 湖墅地区为他建造"左八郎祠",却是不争的事实。

朝廷封给左世裕的名号,叫"庇民侯",每逢农历九月初四左侯的生日,人们举行庙会,演戏三天。

生于 1922 年 4 月的湖墅老居民朱世泰说: "我小时候也跟着大人去参加,既是纪念左侯的敬神之举,又是一个邻里间融洽的娱乐活动。"

左世裕死后,接待寺奉左侯为伽蓝护法神。

中国众多佛寺,有名的伽蓝护法神是关云长关老爷与韦驮菩萨,选择左世裕做护法神,是对他在湖墅地区常年行善的极高尊崇。

寺志里还记录了一尊铜像毗卢万佛座,形状像一口悬鼓,铸三寸许小佛约以万计。铜像高五六尺,金光闪闪的丰姿引来一些盗贼的觊觎,但是只要一伸手,铜像立刻"大放神光"吓得盗贼连滚带爬,"自是罔念俱寂",非分之想,烟消云散。此事也是真伪难考,但劝人向善,意味明显。

《说杭州》作者钟毓龙考证出"接待寺"址名由来,是因为在南宋时期它接待了大批南迁流民,所以才从原来的妙行寺,改名"接待寺"。 我手头的这部寺志是乾隆年间编撰,那上面没有关于千人大锅的记载, 但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在其它资料上发现了,那是饥荒之 年用来接济灾民的,"两口千人大锅,煮一锅粥可以供上千人同时食用。" 这样的积德行善,与该寺护法左世裕所行善举不是如出一辙么?

赈灾、接济、行善、积德,这是接待寺寺庙历史的主线。

接待寺的风光时刻,当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南巡,赐接待寺《心经》二部,御书《心经塔》一轴。寺志专门记了一笔"十三阿哥"胤祥,"往随送驾至谢村",可见康熙这时对十三子恩宠有加。

而另一条干扰寺庙行善,乃至要毁坏、消灭寺庙的脉络,就不那 么美妙了。比如元朝将领董搏霄的大火,还有清朝太平军的破坏。

拱墅政协所编《流淌的文化》一书写道: "接待寺在道光年间办过团练局,约有六七百名乡勇,白天操练,晚上巡逻,维持地方秩序。" 团练,相当于民兵组织,维持地方秩序绰绰有余,但是对付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就力不胜任了。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破杭城,总理杭州团练局的朱琦是个文学家,以一介书生之力带兵守城,结果可想而知。城破后,朱被杀(一说自杀)。接待寺纵有团练驻守抵抗,亦肯定将以悲剧收场。

历史学家袁伟时说,经过太平军的破坏,"江浙的人口,到民国初期才回复到原来的水平"。而太平军破坏的接待寺,"几时重建不详",综合各方资料,接待寺在战后还是浴火重生了。

三、 尾声

文一路上, 王师傅打电话叫来了他当年的战友——一个曾经负责 该区域的"片儿警"。前警察告诉我, 以前文一路与莫干山路、湖墅 南路相交接的那块区域, 很多都是属于接待寺的。



战火连累、庙舍倾颓的破落岁月,盛景辉煌的悠远钟声,都凝结 为文一路的石碑,落寞但倔强,抱持着千年古刹的精魂……

再查证相关资料,1952年,因水利建设的需要,省农林厅商同省 文教厅,抽调浙江工业干校的水利专业师资,借接待寺房舍,成立了 杭州水利学校。当年招生200名,9月开学。昔日的寺院,响起了朗朗 书声。1963年文一路建设,接待寺彻底拆毁,留下了一个接待寺巷的 名字。以后房屋拆迁,巷名也消失了。

接待寺前,原有一湾浅水,乃西溪之水过里万物桥兜转沉积,潭水清澈,故名清水潭。现在潭去无踪,成为一个居民小区,叫作"一清新村"。

温元帅庙遗址

明清时期,运河一带的庙会盛极一时,其中规模 最大的,就是草营巷的温元帅庙,民间称之为运河神庙。 相传,祭拜庙神可免生瘟疫。每逢农历五月十八温元 帅生日,融祭神、游乐和贸易为一体的庙会,上至武 林门,下抵北新关,观者如云。

清代范祖述《杭俗遗风》和高鹏年《湖墅小志》 均有记载。



温元帅庙遗址

温元帅庙: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一、寻访赵德煌

在草营巷接近莫干山路的地方,有一块大理石碑,卧在小花园的草丛中,宽约2米,高1米,碑上写着"温元帅庙遗址"。

比温元帅庙遗址碑更吸引人的,是一座高约4米、宽1米的石碑。 此碑上方设计独具匠心,像古式建筑的屋顶,四角翘起。"古草营巷" 四字为厚重的黑色浮雕。碑文上也有元帅庙的介绍。

与温元帅庙遗址碑一路之隔的西溪河下 76 号,住着一位 90 岁的老者赵德煌,他毕业于杭州大学 (现浙江大学),筹办了浙江省第一所幼儿师范学校——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并担任过校长。1979 年,他到杭

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直至退休。虽是九旬老人,但他耳不聋眼不花, 报刊每天必看,说起杭州的变化,他每每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所以 这天我们找到了他,请他说说他知道的温元帅庙。

老人穿一件藏青色圆领针织衫、深红色毛线背心,外套格子睡衣,戴顶咖啡色线帽,像极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那位长老。他驼着背,把我们请进他的书房,拉过放满资料书籍纸张的写字台边藤椅,缓缓坐下。他捧起腐乳瓶冲泡的铁皮枫斗,背披秋阳,回想他60年前定居此地的情景。

"我是老杭州了,祖宗十八代都在杭州,当时我搬到这里的时候,这片地方都是水,包括我这幢楼的位置,全部都是水,后来用泥石填起来的,当年我来的时候在现在温元帅庙遗址碑这块地附近,但我没有见过有寺庙。

"年轻的时候,我很活跃的,喜欢跑,喜欢到茶馆里听大书,大书先生讲的温元帅的故事,我印象很深,但是温元帅庙在今天的草营巷,我是去散步的时候看了遗址碑才晓得。现在我腿脚不便,但遗址碑那里我时常会去转转。"

赵老先生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大书先生说,温元帅在民间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温元帅是《封神演义》里面的人物,还有一种说法他是瘟元帅,瘟病的瘟,当时有个秀才,发现有一口井,井水看似清澈,但百姓不理解秀才不知何因,执意断定水中有毒,喝了之后要得瘟病送命,无人搭理,秀才有理没据说不通,为了百姓安康,纵身跳下井里,待人发现打捞上后,发现他全身青紫,为中毒之象,百姓总算明白了。人们为了纪念他,建造了庙宇,供他为避瘟菩萨。"

"可是,再多的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



二、 石永民的寻访

一顶军绿色的鸭舌帽,一身军绿色的摄影师多袋式马夹,这是石 永民标志性的行头,他年轻时搞美术工作,所以气质上带点艺术家的 味道。

"当时是我去挖掘它的历史的。"说到温元帅庙遗址,他爽快道来,"2010年,我着手开始寻找温元帅遗址,这个遗址名气那么大,影响那么大,本来想想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附近的上点年纪的老百姓应该家喻户晓的,但万万没想到,我询问居委会、附近的居民,都是一问三不知,全部没人晓得。那该怎么办,究竟到哪里才可以询问到温元帅庙的线索呢?我想附近的老年人早晨都在墅园那里锻炼身体,我每天一早就去,连续好几天蹲点守候。"

(1) 墅园得宝

在墅园多次蹲点,总算是让石永民得到了线索,那消息让他如获至宝。

一个 60 多岁的大姐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的,你们要找一个人,这个人的爸爸当年管过元帅庙,人家叫他沈道士。当时附近的庙很多,沈道士管了很多庙,元帅庙只是其中的一座。沈道士的女儿还活着,我带你去找她。沈女士也是老百姓口中的一个大好人,:住在湖墅新村,墅园的后面,她嫁了一个好老公,满脸的福相,为人善良朴实。"

在与沈女士的交谈中,她并不因为爸爸是个和尚、道士而避讳,能够挖掘她爸爸的一些东西,她感到很高兴。

她说,这里原来叫"东岳庙",又叫"大宗宫"。

"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庙里。庙里有阴森森的十八层地狱,阎王爷、锯人的、下油锅、吊死鬼——都是劝人为善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温元帅庙,是建在东岳庙边上的一个庙,规模比东岳庙小,有自己的正门。温元帅塑像有一人多高,跟现在庙里的菩萨像差不多。东岳庙和元帅庙都归我爸爸管,一些香火钱,除了打理修葺庙宇,还用来施粥。那个时候贫苦人很多,庙里经常把锅子架起来,把粥煮好分给大家吃。冬天烧得比较多,老百姓感恩戴德。我记得很清楚,现在的信义坊边上有条余杭塘河,当时庙门正对这条余杭塘河。前来上香的人,大多都是从余杭塘河上来的,他们路过这里,或者特意到这里来,将船一停,前来上香。有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求菩萨保佑,把烧过了的香灰包回去做药引子。病好了,他们又过来还愿。条件好的香客,帮菩萨做一套好的行头,织锦缎子,红的、绿的、玫红色的,菩萨换着穿。"

石老师问:"菩萨当时是什么样子的?"

"男的,脸孔是青光光的,表情严肃,毕恭毕敬坐着。"

沈女士双手合十,虔诚地说:"那个时候爸爸还活着,这里建了一个汽车修理厂,后来改建军区葡萄糖厂。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全部拆光。"

(2)来了王阿巧

过了几天,来了一个大妈王阿巧,年近八旬,眉骨隆起,眼窝深陷,烫着三七开的卷发,头发虽已花白,却显得十分精干。她是原草营巷居委会的干部,住在原温元帅庙地块的墅林苑7幢。

"以前经常听大人讲,几月几号,庙门关起来,将菩萨焚香沐浴。 菩萨的手都是机关,木头插插起来的,把衣服穿起来,将木杠从底下 穿过去,把菩萨抬起来。群众自发的,像一个群众文化协会一样,有



一个领头的。大家把份子钱凑起来,请当地的高跷队、舞龙队,后面 群众自己跟在后面开始游行,很热闹。"

她的叙述,断断续续的,"干货"不多,所幸王阿巧又想起还有一个知情者,这人现在九十多岁,住在拱墅区的一个敬老院。约了几次之后,石馆长到敬老院找到了她。老人头发全白,背也有点驼,手里点了根香烟,开始回忆。

"我出嫁之前,就是住在那个军区葡萄糖厂旁边。当时的庙会,香客们烧香,我都有印象。后来这个庙里的东西被拆了,里面的菩萨都被搬到东岳庙去了。"

根据杭州图书馆特藏数据库——"杭州风俗"记载,农历五月十八为温元帅诞辰日,十六为出会期。"当年我还只有七八岁,看见菩萨的坐墩下面有两个孔,大人们用两根碗口粗的大木杠穿进去,四五个人把菩萨请出来。要给菩萨焚香沐浴,将袍子穿好,才能抬到轿子上。前面吹吹打打,舞龙舞狮,踩高跷,后面抬着温元帅的轿子,杭州人涌向草营巷,把元帅庙围了个人山人海。只见踩高跷的,站在高高的木棍上,挥着水袖;抬花船的,船上花花绿绿,旗幡随风飘扬;还有敲锣打鼓,喇叭唢呐。最让人们喜欢的,当是小伢儿装扮成各种故事里的人物,盘腿坐在方台上,被人抬着走,称为'台阁'。队伍在街道上巡游,整齐有序,上至武林门,下抵北新关,街道两边站满了人。我也在一旁凑热闹,跑来跑去,看他们烧香拜菩萨。"

石永民说: "为期半年多的寻访,群众都很热情,有知道情况的都主动和我联系,有的还帮着联系其他的知情者。温元帅庙规模不大,而且在东岳庙的旁边,那为什么不叫东岳庙遗址呢?因为叫东岳庙的太多了,全国到处都有东岳庙,温元帅庙会在杭州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卫生防疫的一个运动。除了端午节以外,在这个庙会的日子也要搞卫生,喝雄黄酒,烧香祭奠。它避瘟,祈求健康,这也是温元帅庙与其他庙宇的区别。"

三、寻觅后的思考

寻觅温元师庙遗址的过程,实在过于艰难。今年7月极炎热的一天,湖墅街道组织老同志座谈,请他们各尽所能,提供他们了解的辖区内各遗址情况,大家七嘴八舌,谈兴甚浓,唯有谈到温元帅庙,几位"老湖墅"面面相觑,无言以对。80多岁的洪惟茂、93岁的朱世泰,他们对温元帅几乎全无印象。

转眼到了秋天,灯下夜读德国黑格尔《美学》,书中谈到了关于历史题材的问题,他说:"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发生兴趣,并不只是有一度存在过。""单是同属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

黑格尔理论思维的深刻性,为我们如何发现和挖掘遗址,以及发掘后如何更好地利用、激活遗址,提供了深刻的启悟。温元帅庙其实很有特点,庙会犹如国外狂欢节的狂欢巡游,其内涵与防疫抗病、清洁卫生融为一体,宣传普及卫生常识,在娱乐之外又增添了实用性。遗址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含量,与杭州人的人格特征当中的务实元素,完全可以



有机契合,春风化雨般滋润现代人心田。但为什么它后来消失得那么迅速,连众多"老湖墅"的记忆网眼都无法擒拿捕捉?原因真要分析起来,又将是另一篇文章了。

在草营巷西口,温元帅庙遗址碑斜卧着,矮矮的,还不到1米高。 它向下蹲伏的姿势,仿佛一截不死的树桩,在向下延展根脉,摸索水源, 一俟时机成熟,就会向着蓝天,抽枝拔翠,吐气若兰。

陈从周故居遗址

陈从周(1918—2000),出生于杭州拱墅青莎镇 散花滩(今仓基上)。1942 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文学院, 先后受聘于杭州省立高级中学和之江大学等。1952 年 后,在同济大学建筑系执教直至退休。

陈从周是当代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园林学家、 散文家、画家。半个世纪中,他出版的重要古建筑园 林专著和文学著作近 30 部,堪称著作等身,代表作为 《说园》。1978 年,他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设计建造 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庭园式建筑"明轩",在美国 引起轰动,成为把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第一人。 经建筑大师贝聿铭提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设立了"陈从周教育奖励基金"。

陈从周为杭州开发西湖南线景区、修复郭庄和重建雷峰塔等作出重要贡献。根据他的散文《故居》中所描述的风格,2006年,在丽水路大关桥北约1公里处建青莎公园。

陈从周故居遗址:乡情依依

一、 遗址碑旁的寻觅

2011年9月16日,杭州市拱墅区委书记许明发了一条微博:近日在仓基新村的运河畔树了一块陈从周故居遗址的石碑:"陈从周(1918—2000)出生于拱墅青莎镇散花滩(今仓基上),他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设计建造的庭园式建筑'明轩'轰动全美,是把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的第一人。同济大学现设有陈从周教育奖励基金。"

这块碑立在带状公园里,背河而立,碑下部呈规则正方形,上面是不规则的椭圆形,高约2米,宽1米。遗址碑上方用浓黑色刻画了陈 从周的上半身像。他圆脸,短眉,高鼻梁,嘴巴微微张开,仿佛正在 讲台上说着什么。微卷短发,往后梳理,一副眼镜,斯斯文文,右手在上,手掌微微抬起,完全沉浸于他的学术天地。

肖像的下面,大号黑体字写着"陈从周故居遗址"。下面是陈从 周的生平简介,石碑最下端刻有一行字:

"陈从周为杭州开发西湖南线景区、修复郭庄和重建雷峰塔等作 出重要贡献。"

现年75岁的孙耀美,是陈从周侄女的发小,据她回忆,陈从周的祖宅,跟青莎公园并没有关系,而就在这仓基新村一带。

碑右边四五米,有一个仿古式的凉亭,绛红色柱子,黑色琉璃瓦,翘起的屋檐。屋顶的四个角挂了四个古式的绛红色灯笼。亭子下面是简单的青石长凳。碑的对面走上几步台阶是运动区,面积大约一两百平方米,运动区的旁边有一个小铁门,住着一户人家。

我坐在这石凳上,欣赏这边的风景。运河畔凉风习习,河面上舟 来船往,坐在石凳上抬起头,对面的那个小门开了。一个花白头发的 大叔拎着煤炉走了出来。他穿着朴素,不胖不瘦,皮肤白里带红,用 一些引火柴将煤炉点着了,赶紧上去问问吧。

"你是离这碑最近的一户人家了,你是哪一年住到这里来的呢?"

"我以前住在现在的德胜路那边,1963年搬到这边来的。仓基新村房子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造好的,我们就搬过来了。旁边是富义仓,这里是富义仓的根基,所以就取名为仓基新村。"

"陈从周原来的故居造得很考究,是那种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有三个门,里墙门沿河。具体位置不在这里,而是在现在的仓基新村里面。那时候我还小,不住在这里,但是到这边来玩过。那里面一户人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以前就住在这里,可能比较了解。"这位叫王根生的大伯放下手中东西,带我们拐过几个弄堂,来到仓基



新村的一户老奶奶家里。

老奶奶是地道老杭州, 衣衫发旧, 但齐耳根的白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两眼笑起来眯成了一条缝。

"我同我老公 1963 年搬到这里的,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尼姑庵,里面有三尊大菩萨,门口有一只抽屉,人家不要的小孩就会放在抽屉里,有些要领养小孩的人就会来这里抱弃婴回家,一年大概总有十来个,后来大家生活好了,遗弃小孩的人家慢慢变少,这种现象到拆迁后就消失了。

"我们住的尼姑庵对面,那里有个戏台,有时候有戏班子来唱戏,做戏文。"

"当时你们知道这里有个陈从周故居吗?"

奶奶说: "不晓得的。"

老奶奶能回忆的,似乎只有这些了。

孙美耀大姐说,她小的时候,跟同学一起来过仓基新村,印象中, 陈家的故宅是个大院子,房子是灰木结构,其中通往花园的大门好像 特别神秘,平时一般是紧闭不开,有一次,同学给她开了大门,里面 有假山,有怪石,让她眼界大开。

打电话请教陈从周的弟子,现居杭州的城建专家陈洁行,陈洁行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老确实经常来杭州,许多园林建筑方面的设计与规划,都要向他请教,当时的市长钟伯熙也叫他"老师",但每来杭州,陈老一般直接奔着西湖、郭庄、雷峰塔而去,在陈洁行印象中,从来没有去过故居。

不过陈洁行说,老师跟他提过祖宅。在他的印象中,陈家祖宅应该就在现在的仓基新村一带。

80

二、 故居风物

陈从周1918年11月27日生于故居的左厢房楼上。关于陈从周故居, 倒是陈老自己在《故居》一文中作了介绍:

"父亲自立后在杭州城北青莎镇散花滩建造了房子,我出生在这里,散花滩又名仓基上,可能南宋时为藏粮之处,四面环水,有三座桥通市上,三洞的华光桥,一洞的黑桥,还有一座叫宝庆桥。宝庆是南宋皇帝的年号。桥是一洞很小的。我家在后院中挖到了流行于南宋和元朝时期的韩瓶,父亲将它用来插花,很古朴,花经久不谢,有时将韩瓶放入大花瓶中再插花,亦很别致。

"散花滩中有一巷,名仓基上,我家宅后临河则称华光桥河下。



陈从周故居遗址在今日的仓基新村内



河是大运河后尾,隔河有座大王庙,水面上挑出一座戏台,与庙的整体,仿佛是只大蟹,形制很引人入胜。每逢演戏,在后门外听到锣鼓声,可惜看不太清楚。河面很广,各处来的大船很多,小时候就是爱看各地来的各种形式的船。因为是水乡,活虾鲜鱼,下午4时也能买到当天捉来的。小康人家,生活还是过得舒适的。小学是在对岸,每天要经过三座桥。在桥上看船又是一乐。13岁进城读中学,从此离开了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散花滩这个带有诗意的地名,如今当地人也不知道了。而滩呢?不是四周环水,却已成半岛了,往物风光,只存梦寐。"

三洞的华光桥,如今位于胜利河与运河交汇处,连通富义仓公园与霞湾公园,距仓基新村只有一河之隔。

宝庆桥,曾位于今天湖墅南路和德胜路交叉口的东北角,农业银行门前的那块空地下。上世纪 90 年代湖墅南路拓宽,宝庆桥桥身完全埋入地下。

据《杭州运河史》(2011版)记载: "宝庆桥,清乾隆皇帝南巡时于此上岸,策马入武林门而闻名,此处是真正的御码头。于此可证乾隆皇帝是在宝庆桥系舟上岸而策马进入武林门的。"我测算了一下,宝庆桥遗址距离仓基新村的南门,大概只有几百米的路程。

至于一洞的黑桥,1978年因破损严重而修补,2001年7月倒塌,2002年3月,原址由拱墅区市政园林管理所重建,黑桥成为一座长20米的混凝土拱形桥。子塘河上游西湖水,从这里排入运河。黑桥头因上口(东)宽,下口(西)窄,水到桥头形成漩涡,水流湍急,水质清澈。黑桥头从不通船,世世代代没人敢去那里游泳戏水,据说下水的人从来没有活着上岸。女人用敲梆子在河边敲衣裳,一不小心衣裳随水漂去,捞都不用捞,因为一会儿就在急流中漂远了。

陈老晚年深情回忆: "我是从小生长于江南水乡的人,小巷、水巷, 是老屋家门前的事物,青石板、白粉墙、后门河埠头,又是一湾清水, 多幽静雅洁啊!在小小的庭院中、书斋中听不到一点嘈杂声,'苔痕上 阶绿,草色入帘青',就是在这环境中,度过我的童年。我爱小巷, 这种小巷人家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永远令我依恋的。"

"我家的主要建筑是楼厅,名尚德堂,西向,面对照屋,我们叫它回照,是书房,悬清可轩额。旁则两廊翼之,厅翻轩铺石板,是绍兴老样子。地面用方砖,小时候伏在地上用水写练大字。尚德堂后为上房,是一座走马楼,以爱吾庐名之,我出生于左厢楼上。楼后隔墙为东花厅三间,其旁南向一间是父亲颐养祖母之处。父亲去世,祖母尚健在。我幼年看到她老年失子之心,这痛苦与我一样,也不必多写了。后园中乔木荫天,本有山石花木,我生的那年,大厅旁的新花厅建成,这些山石花木移到新花厅去了。后来又从南邻陆家旧宅中移来一些旧山石来。新花厅是三开间带围廊的半洋楼,后增书房一间,楼上是父亲晚年静居之处,园中以湖石石笋为花台,满布书带草,我爱这草的感情是从小培养出来的。这小园在我8岁时父亲故世后,16岁时易主了。如今听说全部夷为平地改建公房了。"

从目前的寻访和资料搜集来看,故居位于仓基新村 12 幢的可能性 很大。

这所带小小园林的故居,给这位日后的园林大师的影响不言而喻。

陈从周说: "我对古建筑与园林的爱好,当然开始于同年'莫名 其妙'的喜欢。记得小时候坐在大人身边,我总呆望着这些木构老房子, 从椽子一直到梁架竹子,痴问着这个分件叫什么名字,那个部位又叫 什么名字,到如今我脑中的许多地方建筑名词,就是从问的当中得来的。 有许多花石的名称,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的。"



简朴但不简陋的生活习惯,温良恭俭让的翩翩风度,也是他在故 居中养成的。

"我至今难忘的是粉丝肉圆、鱼头豆腐、红烧肉、白切鸡啊!是多么质朴,一点也不虚假。我今天不上酒家菜馆,吃那些时髦菜仿佛是一种痛苦,会引起我的痛苦的回忆。房屋要进行清洁扫除,园子里的花木,每株上都要贴一张红纸条。厅堂里要挂上灯,还要在旁边壁上挂起祖宗的画像,小孩子每年一次见到上代的尊容,这些像早没有了,但我今天还能想起上两代的容貌,饮水思源,这是了不起的爱家庭的教育。春节后要去拜年,穿上新长衫,戴上红顶帽,手提一个红纸包的礼品,走最亲近的人家,首先要弄清辈分,不然见面时瞎叫要闹笑话,说没有家教的,有时亲戚家留饭,饭后回家,这种生活,年年要过几天。

"古来插花是一种艺术,日本到今天还保持古风,妇女不会'花道'是不能出嫁的。过去人家,岁终度入新年要插红的天竹果,黄的腊梅花,水仙花茎上要用红纸包一个红圈,这是最起码的室内装饰,虽然品种不多,但亦平添了一家的生活感。所以我现在画新春清供,总是画水仙等,这与当年的感染是分不开的。"

三、故人情浓

陈从周入室弟子乐峰写的《陈从周传》(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版) 上说,陈家原是绍兴道墟杜浦一个世代务农的人家,清同治九年(1870), 他的祖父陈永福挑了一担土货徒步走到了杭州。父亲陈邦贵,号清容, 1870年出生在杭州,是一位经营纸业生意的商人,在经济发达、文化 气息浓郁的杭州,他的生意相当不错。他用生意赚来的钱造楼建屋, 临河的住宅营建得非常雅致,屋宇造得很精美,还建了一个不大的园林。

陈从周8岁入私塾,10岁插班读小学三年级,在故居度过了他整个童年时代。"由私塾的那种自清晨坐到傍晚的旧式教育,一旦进入新式的学校,仿佛到了另一世界。""那是一所镇上的基督教会学校,校舍与设备也比较完备,与我家相隔一条河,可是去读书,却要走过三座桥,因此路远了一些,中午在学校午餐。我整天生活在学校中,我的那位级任女老师就时刻与我们在一起。她的音容,和女子独赋的那种温柔,慈爱,施之于我们这群天真无瑕的小孩身上,这是宇宙间的伟大,人类的自豪,世界上再也不能磨灭的师生之爱,纯洁,高尚,晶莹得透明,看不出一点尘埃。"

给陈从周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校园,还有老师,究竟出自拱墅区哪所小学呢?我查阅、比较了几种资料,基本认定陈从周就读的应是新民小学,也就是今天的卖鱼桥小学。世居湖墅的朱世泰老先生回忆:"新民小学外面有一条甬道很长,直通大街。道两旁一边是诊所,一边是礼拜堂。这新民小学是基督教会办的,后面有个大操场,有大树,空地。"

朱老生于 1922 年,小陈从周 4 岁: "我的老婆,还是陈从周岳母的干女儿。不过他们仓基上的老房子,我倒是没有去过。那里的不少房子,都是石库门,老墙门。"

今天的卖鱼桥小学,已经成为一个教育集团,其官方网站介绍说: "我们学校建于 1925 年,是一所勇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学校。八十多年的发展,让它从一所教会办的小学成长为有良好社会声誉和百姓口碑的名校。"小学最早由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明思德创办,1932 年,明思德(MC Mullen)还担任过之江大学校长。新民小学只是基督教传教机构"新民社"的一个分支,解放后,有人把这个"新民社"称作"湖



墅青年会"。

时隔五十余年,思念故人的陈从周,提笔记下了他的"童年的老师",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我们的级任老师姓叶,她们两姐妹,姐姐同学们称她为大叶先生,妹妹称为小叶先生,妹妹担任二年级的级任。两姐妹是在同一所教会女中师范科毕业,毕业后便由我们的这所小学聘来,年龄在二十左右,淡蓝色的圆角上衣,下面衬着一条黑色裙子,冬装时围一块长围巾。"

陈从周的第一次写信,就是这位大叶先生教的:"她要我们同学间互相通信,学校中有个同学办的小小邮局,轮流着做邮务员。她指导得非常认真,信的格式如何,信封怎样写,信纸怎样折,都是与西洋的规格一样,不能有丝毫的不符规格。"

"她的服装整洁,朴素,可是并不因为没有浓装而掩盖了少女的风韵。她对孩子们不知道有怒严厉色,但我们对她是不愿有所越规而使她不愉快。她外美与内美织成了如一朵白莲,受孩子们敬爱、学习,感化了每一个小小的心灵。她不迟到,不早退。她的办公桌上,同学们的作业放置得整整齐齐,毛笔、砚台、铅笔、小刀,都井井有序,而那花瓶中的几朵从校园中采来的草花,又安排得那般妥贴。雅洁的环境,是她学养的象征。后来我入中学进大学,看见那些拥有的衔头比她大,更懂得怎样虚张声势、卖弄知识的教师、教授,可在德的方面,是无法与这位质朴无华、淡得如素云一样的小学教师可比。"

这样的师容、师德、师风,很可以让今天的卖鱼桥小学引以为豪了。"她每星期要上学生家来一次,我妈对她犹如对我的姐姐那样,谈了我的学习、生活等等外,再和我妈谈家常。妈是位热情好客的人,总要备点点心招待她。她如我姐姐一样,没有虚伪的一套,愉快而大

方地餐毕,带着轻松而天真的神情回校去,我妈与我送她出门,宛如 我姐姐上学去那样。这样的老师家长们融洽在一起,今日想来,这其 中蕴藏极神秘,极复杂,不是单纯的几条教条可以促使的教育境界。"

"童年的梦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位叶老师如今又不知天南地北所向何方了。那时的学生,如今也满头白发,还在昏灯之下,追忆着,沉思着,犹如山谷中的泉水,这感情是永远流不尽的。"

读到这里,我微微有些伤感。少年陈从周,感受着这么美好的人事风物,他的心底,何止泛起涟漪啊!从运河边他的故居遗址碑前走过,我在想,故乡故居故人,早就氤氲一团,盘踞于先生脑海,再未抹去。但,"画龙画虎难画骨",他心中这段深入骨髓的美好情愫,应该怎么形容为好呢?有一天我重读日本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该作品结尾,有一段文字与少年陈从周感受息息相通,神韵毕现:

"我处在一种美好的空虚心境里,不管人家怎样亲切对待我,都 非常自然地承受着……我感到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了。

"船舱的灯光熄灭了。船上载运的生鱼和潮水的气味越来越浓。 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温暖着我,我听任泪水向下流。我的头脑变成 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 愉快。"

那块立在大运河畔的遗址碑,充其量只是一个向导,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向历史的更深处。在现实生活中,童年时代的教育和记忆,影响着他一生的审美观念与价值取向,甚至还有择偶标准。比如在他的夫人蒋定身上,我隐约能捕捉到那位叶老师的风采。

而读过了陈先生著作,再来重看遗址碑,那感觉也迥异从前。比如,你会借大师那副炯炯有神的眼光,重新审视与打量遗址碑的材质。它的



色调是素朴淡雅的,低调的青灰色,能够让你走到这里就放缓呼吸,"无事此静立,日长似小年"。如果这块碑用红砖堆砌而成呢?那就未必讨巧了。先生在城市规划会议等不同场合主张,青砖粉墙黛瓦,外观雅洁明快,适合软风柔波垂柳的江南风格,而红砖的感觉火辣辣的: "炎热的江南夏天,居民怎么受得了?"

遗址碑厚实,抽朴,因为在河边吸附了诸多潮气,所以碑石的背面,一只蚕豆大小的带壳蜗牛吸附其上,久久不忍离去。遗址碑择址地,背倚滔滔不息的大运河,仿佛象征中国文化的传人不废江河万古流。左拥右护遗址碑的两组器物,均有挽留行人的用意:一个小亭,离碑几米;豆沙色的石桌石凳,也是请人歇脚、让人小憩的用意。先生肖像上的手势,似在指挥随同秋雨跌落的落叶,稍安勿躁,请在秋风统一指挥下,翩翩起舞。我走上离碑不远的健身水泥小平台,一层金黄色的无患子落叶在此铺洒,风儿轻悄,落叶无语,刹那间,一种宁静肃穆之感猛地攫住了我;我想起了巴尔扎克《乡下医生》的卷首题词:"献给受伤的心儿,幽暗与静寂。"

走下台阶,走过华光桥河下15-1号,老墙门的二楼露台,簇拥着几盆仍泛着绿叶的植物,在离地四米的高处,护卫着此处的秋冬醇味。陈大师讲中国园林设计之妙,正在于"奴役风月,左右游人",想要风来,可以栽一片竹;想要月来,可以引一段水;想要游人驻足呢?就在道旁立块石碑,挽留其脚步,左右其视线,就在摩挲碑石、赏读碑文的时刻,了解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我们脚下的土地,在这一回首、一驻足、一摩挲之间,又叠加出了一抹新鲜,一份感动,还有一片厚重。

德胜坝遗址

德胜坝位于杭州德胜桥北现址,系杭州城北上河水系与下河水系之间的重要水利设施。德胜坝始建于唐代,是大运河拱墅段"三塘五坝"中的主要翻水坝。其中三塘为上塘河、下塘河、子塘河(古新河),五坝为德胜坝、石灰坝、新河坝、猪圈坝、会安坝(位于艮山门外)。其最初是为了控制西湖水泻入运河而设的隔水坝。德胜坝于明洪武五年(1372)重建。设坝官一员,坝夫四十名,兼管猪圈、永昌、会安三坝。旧时,从钱塘江进入运河的船只到德胜坝前,必须靠人力畜力牵拽才能翻坝而过。大船还须卸空货物才能过坝。因此在德胜坝一带码头、货仓众多。元代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德胜坝是京杭大运河南终点的象征之一。其沧桑变迁中所蕴含的闸坝管理、坝神祭祀、码头兴衰等文化积淀深厚,是杭州城市变迁发展的重要见证。

德胜坝遗址:大运河南端之南

今年秋雨淅沥的一天,我来到德胜坝遗址,堤坝的旧日痕迹荡然 无存,但在德胜坝遗址碑上,图文俱全。2005年,杭州市档案馆用两 年时间,在外文书籍中搜集出一批老照片,出版了《近代杭州图集》, 其中一张美国传教士 1891 年以前拍摄的翻坝照片,作为历史的记录, 镌刻在了德胜坝遗址纪念碑上。

"拱墅区文广新局立碑的时候反复考证,让碑尽量靠近德胜坝的核心位置。"米市巷文化站站长丁菊珍说。我问她对遗址碑的感受,她说: "形状设计得像一本打开的书,让人回味。"

在民间,有不少草根的运河文化研究者,张震毅是其中之一。阳



德胜坝遗址石碑

光灿烂的一个午后,我邀请他一起来解读这份珍贵史料。翻坝照片的复印件,摊放在一家餐厅的桌上,因为长时间揣摩、分析这张老照片,张震毅对其中的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运河文化研究界中,是他最早提出该照片拍摄地在德胜坝: "德胜坝那时候应该是 30 度左右的斜坡,坝顶到水面,落差在7米以上。船,应该是从杭州内河翻坝进大运河。水牛也是帮助翻坝的工具。"

张震毅推断:"这幅照片也有可能是摆拍,因为翻坝船只到达坝顶,将要往前下滑,水牛这时候应该反向牵引,否则大船滑速过快,会出现意外。"

张震毅对德胜坝的熟悉,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在德胜坝当了10年的装卸工,研究过当地地形,第二是参与了《杭州交通志》的撰写,后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



"1987年,我以一个搬运工的身份得到某苏姓领导的赏识,暂调至杭州港务处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半年后又调至港务处内的交通志编写组工作了10个月。1988年的春天,港务处的交通志编写组拟定了一个课题,走访100个老码头,留一份运河码头变迁的口述资料,当时的编写组实质是老干部的临时安置所,人数虽多但真正能干活的就我一个,走访任务只能由我来做。

"1988年8月我离开编写组时,大约已访问了四五十人,由于通知我离职的事情很突然,我未来得及将记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抄成正规的资料卡片(另一些在档案馆、图书馆收集的素材,我早已制作成了五百多张卡片),只是将那笔记本带回家束之高阁。如今那本静静地安睡二十多年的小笔记本,成了杭州民国运河口述历史的珍宝。"

一、张震毅:实地寻觅德胜坝的真相

张震毅如今大部分时间隐居在临安,享受田园生活。我本想驱车 前去临安拜望,他却因处理姐姐的事务来到了杭州,于是我们有了会 面的机会。

会面之前,我的助手荀丽已经和他通过话,对他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一定是位儒雅的老先生,话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头发没有全白应该也是花白吧,喜欢拿着相机捕捉生活中的美。在家戴着一副老花镜,拿起笔写写文章。"

他第一次在餐厅出现, 荀丽吃了一惊。"我之前的这些印象完全 无法形容眼前这个人。皮肤黝黑, 身体矫健, 头发乌黑, 穿着朴素,



张震毅在城南海月桥码头(1982年摄)

不像文人像农民。听到他与安老师的谈话,又渐渐接近第一印象中的 文人了。他的讲述有条有理,知识面广,让人对眼前的这个'农民' 由衷的赞叹。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完全没有拘束感。坐在他边上吃饭, 听他说说过去的事,再说说现在他在临安的农居生活,觉得他像是早 就认识了的大叔。"

张震毅说,历史上德胜坝的地位很高。"是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点,历史上的几百年时光中京杭大运河在此戛然而止。德胜坝 1970 年被拆除,在此之前,小一点的船只尚可顺着坝体上的滑槽,靠人力或畜力牵拽翻坝,进入杭州城内河道,而大船到此便再无水路可走。从这个意义上说,德胜坝是京杭大运河的真正南端终结点。

"德胜坝成为京杭运河的南终点,同西湖水的下泄出流也有密切 关联。

"西湖接纳诸山之水,满则必溢,古时西湖有两个出水口,涌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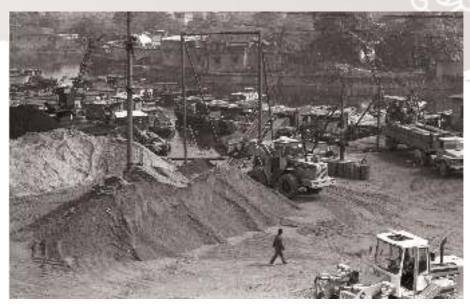
闸和圣塘闸,两闸之水汇于杭州城北古新河,在德胜坝北 100 米处的黑桥头下注入运河,这是千里运河接纳的第一注自然来水。

"从历史上水系的走向看,德胜坝以北的运河河道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河流,早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即已存在,它是西湖水外泄的通道,元末张士诚的开凿,不过是将自然形成的河流疏浚一番而已。受制于古代水利技术的局限,难于处理运河水位与市内河道水位的高差,在西湖水入运河的水口附近,筑坝隔水,使大运河止于此地,便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了。相传乾隆皇帝游杭州时,那龙船也是到此止行,泊于黑桥头外的运河边上。"

张震毅上班的地点,当时叫杭州码头装卸公司二连,"文革"前那个地方叫德胜坝中队。"干活在露天,就是湖墅夹城巷往东进去的德胜坝码头和货场,休息吃饭的老房子,门牌号为新码头3号,隔了一条古新河,要翻一座叫黑桥的破烂小石桥才能到达。老房子又大又旧又破(房子旧址在今左候亭旁),二连有一百多工人,坐在那青石板铺就的厅堂里,也没啥拥挤的感觉。

"新码头 3 号前面的几间房,是我们这些搬运工的更衣室兼工具房。后厢房以薄板壁隔开,住着一户人家,两个男孩和我们年纪相仿。他们家的男主人从来没有露过面。比邻而居多年,那一家人进进出出从不和我们说话,如同永远的陌路之人。最近看拱墅区许明主编的《运河南端说码头》,考证出那户人家祖上是清代大学士王文韶管家,也姓王。

"那年头,特别勾起我兴趣的,还有新码头3号大房子东南那一 圈青石板铺就的码头。那时虽说工作地点在德胜坝,但逢到业务清淡 的时候,还需整个拱墅区的运河边上去于搬运活,最远的一直要跑到



摄于1987年的德胜坝散货码头

瓦窑头,即今天拱北小区还要出去几公里的地方。这样我就有机会去看各式各样的码头。各处码头看下来,我就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运河沿岸所有用大块石料垒起来的码头,用的石料一律很杂,有红石,有青石,还有石灰石,好像做码头时那些石料都是各处捡拢来的,只有新码头3号外的那码头特殊,用的全是同一个地方出产的青石料,当时的德胜坝主要是卸石料的码头,我天天接触,也认得了那种石料,它产自余杭的獐山,那是一种质地非常好的花岗岩。

"同单位一个老工人张小宝,在码头上用油毡搭了间房子居住。 我心里的种种疑惑后来忍不住了,就去问张小宝,他一脸的骄傲,他说, 我住的地方是乾隆皇帝的脚踏过的呢!乾隆皇帝游江南下船的新码头 就是这个地方!新码头3号外的码头,不管厚的、薄的、长的、短的石头, 统一都用这种一样的料,几百年前建此码头时,猜想官府一定是拨专 款采购了这批石料,显现了皇家用物的考究。"



张震毅说他当年所见新码头3号一楼,格局上有点怪异: "整个厅堂不做一间隔断,铺的清一色大块青石板,粗大的梁柱撑起了整座房子,层高达到四米左右,朝南的一面没有档墙或门窗。"这座房子南面,呈现完全的敞开式,对着古新河口的"新码头",很像乡下祠堂的模样,"如果把这房子当年的用途想象成皇帝登岸时的接待用房,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张震毅认为德胜坝的拆除应该在1970年,理由是亲眼所见挖泥船的大铁斗一点一点把曾经的德胜坝挖去: "德胜坝到猪圈坝(武林门)的河道古已有之,拓宽成现代航道全是机械化作业,70年代初使用了大型铁驳挖泥船,运河泥也是用的铁驳船。"邹滢颖小姐为《运河南段说码头》所写的引子提供了佐证:

"在杭州境内的运河,由北向东贯穿全城,起自余杭县博陆镇东,终点原在德胜坝,1969年下半年开坝延伸3.95公里,至艮山港止,全长42.24公里。1983年国家决定再延伸,开挖6.97公里新航道,并于是年11月动工,终点移至三堡船闸。"

二、顾东华: 德胜坝邻居的说法

现年 80 岁的顾东华, 1945 年 9 月 13 日从浙江萧山云石乡出发, 随家人到杭州运河边, 住进了德胜坝夹城巷(原址 114 号)。

"德胜坝坝场,起码有 4 个足球场这么大!" 顾东华老人说,坝场的地基是三合土烂泥地,也有鹅卵石路面,"记得当时德胜坝的西北角有块大场地,主要堆放黄沙、石子、生石灰(原块),以及砖头、白云石等建筑材料。"

"德胜坝上游是艮山河终端,下游是京杭大运河终端,上下游高低落差约两米,一般大船是不能过的,绍兴的乌篷船,手划船,小型船可以抬、推、拉,'拔坝'通过。大船来,停在卖鱼桥轮船码头和德胜坝下面。"老顾记忆中的德胜坝,长约20米,宽约60米至80米,两面斜坡,上面陡下面斜。坝上总有一些拉人力大板车的车工,随身两米来长的粗白布是他们的宝贝,"发力时系在腰间,累了可以打地铺,出汗了可以当毛巾"。

德胜坝南侧,东西走向的德胜桥是夹城巷与长板巷的分界线,桥 东叫长板巷,桥西叫夹城巷,湖墅八景之一"德胜望月"就出在此处。

"但是我们老百姓,称桥上看月亮为'德胜孵月'。"在附近生活 50 多年的杜铭峰说。

解,原意是孵化,杭州话的引申义是等待。夏日入夜,运河人家 摇一把芭蕉扇,男男女女站在桥顶看月亮,"比在西湖平湖秋月看月 亮还要漂亮"。德胜桥上看月亮,还有"夹城夜月"、"德胜伴月"、 "德胜望月"之说。

德胜桥西现址夹城巷,当年码头工、搬运工、车夫、车工、船老 大时常出没。

"夹城巷有三绝,一是阿昌做的豆儿,又酥又脆,一般下午两点到小巷叫卖。阿昌脖子上套根带子,两头吊牢放豆儿的竹箯,搬运工们花两分钱买一盅,弄点老酒咪咪,其乐无穷。"顾东华说的另两绝是"凤桂卷烟"和"癞痢烧饼","凤桂卷烟"老板专收一些别人捡来的烟蒂,剥烟丝晾晒后卷成香烟出售,号称"自奉牌"或"自动牌"香烟。"癞痢烧饼"面料好,做工细,出炉后破棉袄盖盖,装在一只竹箯里,挂在"癞痢"头颈下沿街叫卖,生意蛮好。"但是癞痢老板本人头上没有癞痢,相貌清秀得很。这是绰号,叫叫的。"



"三家店的后代现在仍住附近小区。'癞痢烧饼'的女儿和女婿,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卖鱼桥头老茶店里卖烧饼油条。"那时候, 顾先生是卖鱼桥五交化商店的经理。

三、德胜坝与会安坝:均有集市风采

我走访各处堤坝,有一个粗浅的印象,凡稍有规模的堤坝,往往 类似码头格局,形成集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这一点在了解会安 坝时也得到了印证。

会安坝遗址,在杭城的艮山门外,现在的建北桥中央,已成南北向六车道,是"三塘五坝"中最近东南角,唯一不在拱墅区的堤坝。

小时候住会安坝的夏梓华向我介绍,当地人称会安坝为吊桥,坝有两只"涵洞",贯通东西,民间叫"吊桥双龙"。东边一道高3米、宽4米的木栅板,让上涨的内河水流入"双洞",汇到大运河,起到调节水位的作用。

只要放水了,那些撒渔网的、搁鱼竿的、放鱼钩的,还有用大竹筐守候在"双龙口"的,只等鱼虾冲下来落网,落筐。

夏梓华小时候,会安坝一日三市,酱酒、剃头、蜡烛、篾竹、箍桶、豆制品、果品、杂货,各种店铺云集,戴记修车行、朱文华裁缝店、王自立郎中,各种名号聚集这里。夏梓华印象深刻的还是两位道士,一个陈道士,一个王道士,"凡是白事都要请道士去做道场。点树灯,鬼吹灯,道士束发盘髻,围了树灯念念有词,伢儿看了多少有点慌兮兮"。

"坝的西北角是陈氏茶馆,4间开间门面大小,每天先用一只炮仗

炉子烧水,开水装在一只铜质长嘴茶壶里,给顾客加水。"喝茶的都是老顾客,有船老大,拉黄包车的,踏三轮车的,沙田里的鱼贩等等。 夏梓华说:"1960年前后,一壶茶配一只盅儿收3分钱,一日分早中晚三批。如果有时草班唱戏,一男一女搭档,男的弹拉吹,女的演唱;或者有大书先生开讲,再另加2分钱演唱费。"

坝的北角是家"小昌"卤味店,六七个平方米,圆角形,悬空, 几根木柱子直接落到河边生脚,整座楼好比空中楼阁,店里有猪头肉、 猪脚爪、猪耳朵、素肠等卤味。"买一包卤味,配上二格臭高粱,坐 到会安坝的青石条上咪酒,真是味道。"

东南角寿记年糕店,头戴绍兴毡帽,腰系黑色围裙的老板未亮就打好年糕,印版、线板年糕,任你选择。上世纪50年代末,寿记年糕店改为小书摊,女老板兼当伙计。"一个30来岁的胖女人,穿件苹果绿凡立丁旗袍,头发烫得松松起,一副富态相,但是常常为小人书收费多少,跟熟人争得喉长气短。经营难喔。"夏梓华感叹,神色略显惆怅。

会安坝遗址, 现已成为建国北路, 路上车水马龙, 滚滚红尘。

新河坝遗址

新河坝位于杭州米市巷双辉一弄西,跨古新河,是大运河拱墅段"三塘五坝"之一。 宋时有新河坝桥,桥以坝名。新河坝为控制西湖与运河水位差而设,昔有南北两陡门, 西湖泄水时有"陡门春涨"景观,为古"湖墅八景"之一。旧时,古新河可通船只, 到此需翻坝过船。在坝塘上,有专事货物过驳的过塘行。1968年,新河坝重建后不能 通船。2003年再次重建。现坝桥上有重檐亭一座。昔日坝旁边有集市,坝附近有祀潮 王陈才的潮王庙,坝东南建有祈"天、地、水、"三官之三官庙,现己湮灭。古新河 及新河坝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现仍担当着调控西湖水位的作用。

石灰坝旧址

石灰坝也称日晖坝,位于德胜桥东,跨运河支流德胜河与上塘河交汇处,是大运河拱墅段"三塘五坝"之一。明万历《钱塘县志》载: "枯树湾巷,通石灰坝。"坝为泥坝,为防止上塘河水下泄流入运河,故筑坝相隔。旧时,杭嘉湖养蚕的香客走水路去半山娘娘庙上香,到此坝前都要下船翻坝,翻坝时,需两边6—10人共同绞动坝绳将船拖过坝。石灰坝于1963年重建,双孔闸,不能通船。2009年8月,石灰坝桥拓宽,闸坝被拆除,仅余地名。石灰坝历史悠久,对调节杭城各河道水位高低,对城市灌溉、防洪抗灾曾起过很大作用。

猪圈坝旧址

猪圈坝位于武林门外华浙广场现址,是用于调节杭州城北运河水系与城内各河水系之间高差的水利设施。猪圈坝南宋时即为大运河拱墅段"三塘五坝"之一。传说猪圈坝是一位精通拳术的诸姓人出资所建,称为诸拳坝。又因坝北侧街巷中多有猪行及屠宰场,被讹为猪圈坝。猪圈坝于明洪武三年(1370)重建,为石坝。有坝官一员、坝夫三十名。坝附近设有一些过塘行,备大驳船货物搬运,装卸之需。弘治十八年(1505)始裁去。清翟灏《艮山杂志》卷一载:"猪圈筑坝,诸源皆阻,仅余清河一水达于德胜。"上世纪60年代,猪圈坝湮灭,其旧址是杭州河道和城市变迁的重要见证。

清河闸遗址

清河闸位于杭州湖墅南路 168-1 号沈塘桥幼儿院门前,是杭州著名的古运河水工设施。宋时,其地原有青湖堰,后因有碍舟船过往而废。宋元祐五年(1090)因城内诸水位高于城北运河,为遏制河水流失,更建清河上、中、下三闸,为运河舟船进出杭州城北的复式船闸。南宋《乾道临安志》厢军条中记载,"清河闸指挥(额管七十人)",颇具规模。明代此闸仍发挥作用。 清代,自闸口的通江河道入城,出武林水门而入清河闸,为杭城运米、盐、木材之要道。旧时,闸前陡门泄水时,有"清河瀑布"景观,上世纪 50 年代,靠近湖墅南路的那条运河西水流(浣沙河一段)被填埋后,清河三闸俱废,现仅留清河闸弄地名。清河闸遗址是杭州运河水系、闸坝及城市变迁的历史见证。

新河坝・石灰坝・清河闸・猪圏坝: 在水一方

一、新河坝

古新河河水来自西湖,一路奔泻来到新河坝,在此遭到强力拦截。 新河坝四扇钢铁闸门,减缓了全长3.8公里的古新河的脚步,但是河水 越过闸门,翻身跌落的落差仍达70厘米,灰中带绿的河水挤进每扇3米 宽的闸门,顿时变得轻盈活跃。暮春落英缤纷,夹岸桃花漂流到此,受 水流旋窝冲激、吞没,活画了一幅"春来遍地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景象。



新河坝遗址

新河坝边,街道级河长公示牌上,写着米市巷街道城管科科长陈建强的名字。他二十出头就到街道工作,熟知坝上情况,他说:"说穿了,这条古新河就是西湖的泄洪渠。这里没有建造电闸之前,放水依靠人力转动水泥闸门的手动阀门。水道上几个水泥墩子,在水位浅的时候,可以方便大家过河往来。后来有人还在上面铺设了水泥预制板,现在这座桥,是2003年建造的。"

现在,新河坝虽然是个电闸,但坝上仍然保留了手动阀,以便停电等紧急情况操作。在暗绿色的闸门防护两侧,粘贴着一块"养护责任牌",印着管养单位"杭州市排水有限公司",管理员叫曾小马。我联系上曾师傅,经请示领导,他匆匆赶来了。这是个眼睛大大的中年男人,性格看上去比较内向。他和我握了握手,指了指浅水湾小区某幢底层开向桥头的一扇绿门:"这里就是我们的操作间。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让你看看闸门拎起来的情况。平时白天,我们的闸门都闸到河底,到晚上才

开闸放水。"

操作间里还有一位郑师傅,正忙于淘米做饭。操作间一分为二,一 床碎花被褥摊放在外间的床上,还未及收起。里间2个铁皮柜子,高约 一米八,是新河坝闸站的神经中枢。曾师傅拉开柜门,揿动开启按钮。

曾师傅指着柜内的一只开闸刻度表,它上升到了80%的位置。"我现在开启了1号闸,让上游水位快速下降,我们平时晚上6点到凌晨4点之间,也用开闸方式来降水,为的是保持上下游水位尽量接近,减低流速,这样水流声就不太刺耳,不会吵到新河坝边的居民。"

"水流声有这么厉害么?"

"白天你不觉得,到了晚上,声音就会吵得人睡不着。"

1号铁闸拉起了, 迫使该处水流往闸下通过。因为在水下"服役" 太久, 闸板染上了斑斑驳驳绿色的藻泥。受阻的水流嘶叫着, 不服气地 在闸旁打着旋涡, 吐出白泡。虽然水流噪声加剧越来越响, 但是另一位 郑师傅说:"要不了半个钟头, 河水就会安静下来。我们平时开闸大概 50%, 到了早上4点钟, 我就一定要起来关闸, 因为养水也要一段时间。"

我问:"坝上闸门一定要四扇吗?"

长相敦厚的郑师傅微笑着:"当然喽,要没有四扇,汛期来了,下 大雨了,排水根本来不及!"

"对啊!"城管陈科长瞪大了眼睛,接上了话茬,"你是没看到过,以前这里春秋二季汛期涨水的样子!现在这里的驳坎、绿化带,都是旧城改造以后新做的。"

陈科长开始忆苦思甜:"以前沿河的简易平房,有不少是船民上岸以后搭建的房子,他们把厨房吃饭间搭在沿河地势低洼的地方,卧室都在高处,但是就这样也不行,一到汛期,大水很容易淹进房子,居民



锅碗瓢盆都漂在水上。我们街道每年都要抢险救灾,转移受灾居民。大概是 1995、1996 年吧,当时街道主任钟黎明,带着我们城管科人员,去转移一位 80 多岁的俞老太太。她子女不在身边,瘫痪在床,大水已经淹进房间,没过床脚,我们街道几个人就帮着把她抬出房间,抬进居民区腾出的办公室,安置过渡。那个时候……嗨!我们当时穿高帮套鞋也不管用,水都没到齐腰深了。"陈科长摇摇头,然后指着身旁浅水湾小区高楼,"不过,现在这些居民都住上了新房子!他们的祖上,有不少是苏北等地的船民,到这里上了岸,安个窝,以后祖孙三代、四代,一代代生活在了古新河边。"

40年前,德胜坝的工人一概将新河坝叫做"西湖坝",张震毅今年帮助我们创作组去寻访新河坝,电话里老工人也这样称呼,"要不是他们如此一口一个'西湖坝',我不会记得起来新河坝有这样一个别名"。

"古新河接纳了西湖满溢的出水,起始点入水口在今天少年宫圣塘闸,比终点黑桥旁古新河口处高好几米,丰水时节,水流借河道汹涌而下,到枯水季节,古新河滴水不留,这对古时的航运通航极为不利,于是几百年前的古人就想到了在当时的子塘河,就是今天称为古新河的河道上筑坝留水,以利航运。这就是新河坝这道河坝的来历,也许正因此坝拦住的是西湖来的水,当地住民就给了它一个'西湖坝'的别名。但这'西湖坝'的叫法,好像也只是当代人的事情,史书上不见有记载。"

张震毅说:"筑了坝,水留住了,但船只直航通行功能受到了阻碍。 于是古人将水坝做成了一面陡坡,另一面缓坡的样式,以供逆水而上 的船舶能翻越堤坝,进入与杭州市内河道相联的上游河段。"

"历史上的'新河坝',曾经以这样的一种形态存世了几百年。"



上塘石灰坝遗址

二、 石灰坝遗址

陪我一起寻访石灰坝遗址的,是一位曾经的上塘镇城管队员郁先生,上世纪90年代末,他作为城管机动队队长,带着4名队员,开着皮卡,专门在这一带处理街面突发事件。他说,石灰坝在那一时期是脏乱差的典型,破烂的棚户,垃圾倾倒的河岸,是留给他的突出印象。坝的概念,在那时候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今天的石灰坝1号,是一幢普通楼房,郁先生说,印象中,这个地方原先是废品收购站,今天,这里的一楼还是一个废品收购站。右边的门洞里,一位大姐拉进一辆三轮车,按下刹车,麻利地卸下一捆捆报纸,开始请站里的人员过磅。左边的门洞,一台蓝色的纸板箱压缩机正在作业,操作员拉动手柄,把纸板箱压得扁平易于处理。废品



收购站依然还在,但至少,废品的处理方式已经与时俱进了。而且, 周边的河流,绿化,也都变得赏心悦目。

据杭州历史文化研究者曹晓波考证,在1932年民国杭州市政府制定的全市《交通计划》上,本有在此设立运河客运码头的打算。所看中的不仅仅是此地离市中心近,最主要的是它连接着三条河流:大运河,上塘河,下塘河。

石灰坝遗址碑,嵌在长板巷的石灰坝桥上。由于碑的整体未抛光,大理石的磨砂质感看起来像是烟灰色的,比起石灰坝桥栏浮雕"双飞喜鹊衔铜钱"那略显米黄的暖色调,遗址碑的冷色显得朴实,庄严。这块规整的石碑,高约 163 厘米,长约 310 厘米,厚度为 30 厘米,是在桥栏建造后再建的,所以因地制宜,凿去了两截桥栏和一截桥栏柱,根据相应的尺寸大小,填空于桥栏柱间。石碑上刻着的"石灰坝遗址",用草绿色油漆勾勒,一目了然,左边的碑文字体,犹如书卷气十足的铅笔字,工工整整,下方线刻着"水印"般的翻坝场景图。碑的顶端高低起伏,且凹凸不平,造成了一种跌宕的动感。

三、 清河闸遗址

来到湖墅南路,走过了198号风格卓异的"逸酒店",我走向叶青苑51幢。小楼朝北的外墙上,衬着青灰色的墙砖,那块方方正正嵌着的白色大理石碑,像小区门口的一块告示牌,标示着清河闸以前的方位。

清湖河曾经从武林水门北流经清河闸, 注入运河。

虽然附近现在还有清河闸弄,但是以走访当地住户老人的方式, 从老人嘴里了解各方面信息,这对清河闸而言不太有用,运河文化民



清河闸遗址

间研究者张震毅反复强调,它太过遥远: "早在一千年前的两宋时期,清河闸已成为杭州运河水系的重要地理坐标,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从京城临安(今杭州)出发去蜀地,就是经今天的武林门乘坐小舟,穿过清河三闸而出城的。但清河闸也是杭州运河水系重要地标中,最早退出地理舞台者之一,说它遥远,也正是在这样的时间层面上。"

但张震毅不甘心,依然帮助我去尝试了一下。他记得原来德胜坝码头的同事季翠花,就住在沈塘桥湖墅南路沿街,门牌号码是"清河闸6号"。"但我电话打到季翠花那里,她说她家的门牌是湖墅南路四十多号,走访价值就不大了。我换了个方向,从当年沈塘桥米市巷一带残存的水域地理信息入手,重新组织搜寻线索。"

"43年前,1971年的一天,早上从调度员手上领派工单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新的地名:'枯树南湾'。从德胜坝码头西出夹城巷,沿湖墅南路南行一两百米,再向东拐进枯树南湾巷,里面是一条断头河,岸边是杭州蜜饯厂的露天厂房。一只又一只大陶缸摆在露天,上面盖着铁皮盖子,掀开盖,里面堆着满满的糖渍蜜饯半成品。我们这些搬



清河闸遗址碑文

运工的任务,是把这些坛装青梅肉挑进仓库。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时候的运河,已经初见污染,但属于枯树湾的那段断头河,却是世外桃源般的干净,四十多年过去,一个问号总在我脑海里盘旋:这条大气开阔的河道曾经通往哪里呢?"

去年张震毅看到《运河南端说码头》一书,清代同治年间的水系 图上就已经有了这样一截叫"枯树湾"的断头河道,至少说明它在更 为早先的年代即已存在着了。"但查遍能够看到的资料都没能见到说 明这条河'断头'之前历史走向的。"

最近因为寻找"清河闸遗址碑"来龙去脉,再去看那同治水系图, 张震毅的疑窦一下子解开了,他说,原来这枯树湾河,竟是 1000 年前 清湖河和清河三闸的组成部分。

"古籍记载,清河闸原有上中下三闸,上闸在城北二里,中闸在三里,下闸在五里处。

"清河闸地处古代的清湖河上,清湖河的位置在今天湖墅南路的东侧,如果到现在清湖河还在的话,它正好与古新河(旧时的子塘河) 处于湖墅南路的东西两边。

"清河闸遗址碑,立在湖墅南路 168 号沈塘桥幼儿园大门口,由于地点局促,连碑基石都省略了,走过路过,不当心就错过了。这个位置如果是古代的上闸位,那下闸位在哪里呢?按古籍的说法,应再往北边过去三里,以我的推断,这个下闸的位置很可能就是若干年后的德胜坝处。枯树湾河,正好就是连接清湖河和德胜坝前河的相通河道。打开同治水系图,如将枯树湾河断头处和清湖河断头处中间的陆地恢复成河道,这一带的水系走势就显得天衣无缝般的完美。这样,从今天的沈塘桥幼儿园,到老德胜桥下的三华里距离的区间,极有可能是当年清河三闸所在的位置。陆游那年出京城用一天时间所走的水路,也可能正在此地。"

"清湖河和清河闸早早地退出了运河水系的舞台,这从 150 年前的 清同治水系图上就能得到佐证。

张震毅说,清湖河湮没的首要原因,是与西侧的子塘河(今天的古新河)靠得太近。"子塘河是西湖的出水河道,常年湍急流水的冲刷,使其不容易被淤积,而相隔间距不足100米的清湖河就没了这样的幸运,一旦淤塞的问题出现,航运者很可能会将解决问题的眼光投向相邻的子塘河,从隔壁的河道中去寻找出路。事实也正是如此,几百年前,子塘河的那道河坝筑起的时候,给它定名为'新河坝',我的猜测,它一定是相对于清湖河上的那条'老河坝'而来的。"

"至于枯树湾断头河能够在日后的数百年中保留下来,得益于它 与交通要道离开了一段距离。清湖河湮没后,旧河道处成了陆路通道, 也即我们今天湖墅南路的前身。枯树湾河因偏于不碍人车往来之处,得以留存至 20 世纪的 90 年代。"

张震毅说,"以上见解,只能作为我个人推论,佐证材料不多。"

四、猪圈坝

冯理奎老人(原新华造纸厂的厂长)说,猪圈坝以前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卖毛竹的人特别多,从安吉运过来的毛竹几乎都在这里上岸。猪圈坝往北的河道,在运河改道时候全部填平。

现在,穿过武林门码头和杭州大厦 C 座的小路,下几步台阶,你会看到正反面刻有"拱墅"和"华浙广场"的巨型石碑,猪圈坝遗址碑,就在大石碑旁的花坛里静静蹲守。碑的设计风格,与德胜坝遗址碑、



猪圈坝遗址石碑和拱墅区石碑

新河坝遗址碑相同,采用的都是同种石材的烟灰色芝麻纹花岗岩。由两块石头拼成的石碑,左边略大,刻有碑文。右边石碑以一幅线勾图,勾勒翻坝场景,并用地图描述了猪圈坝当时所在地理位置。遗址碑错开了"拱墅"石碑阻挡的角度,面朝东北方,所处位置,在运河由南端往东拐弯的弯口处,正对杭州环球中心这幢 170 米的高楼。

在我们的寻访与搜集资料过程中,对某个遗址名称由来说法不一,这种情况在寻访猪圈坝时也出现了。《运河遗韵》一书强调,猪圈的得名与买卖猪肉相关:

"猪圈坝:杭州猪肉历来繁荣。据南宋《梦梁录》记述:'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每日各铺悬挂成边肉,不下十余边。……至饭前,所挂之肉骨已尽矣。'屠宰场地多集中于坝北大瓦修义坊,名曰肉市巷。每日宰数不下百口。明洪武三年(1370),武林门外陆家场设有猪圈坝,买卖猪肉。"

善贤坝遗址

民国时期,有隽姓在上塘河三塘村北建堰坝,初名隽家堰,后称隽家坝。民国二十九年(1940),村内开明医生陈之宏奉劝管坝之人要以善贤良德为本,于是坝名改为善贤坝。

上塘河水位较之沟通运河的热水港河水位偏高,落差常年有1.5米左右,为防止上塘河水流入运河,筑坝相隔,坝槽用黏土夯实,两边用石砌坎。据说,从上塘河进入运河,或从运河进入上塘河的船只到善贤坝前停下,坝上两边6—8名的拔坝工,分别用手中带有铁钩的拔杆扎牢船帮,唱着"哼哟、哼哟"的号子,齐心协力将船只翻越此坝。

此外,拱墅区内还筑有皋亭、德胜、石灰、沈塘 湾诸坝,在沟通运河与上塘河水系和防洪抗旱等方面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善贤坝遗址:一坝改名,全村向善

善贤坝遗址碑立在杭州电厂热水河北侧河畔,对岸是一座控制新型水闸的机房。跨河一座"善贤坝桥",几乎使我确信,这里就是老善贤坝所在。

"不!不是这里。"水闸机房操作员为我指点迷津,"你要找的老坝, 在西联桥那一边。"他指了指沈半路与湖州街路口的东南角。

那个路口,一座小小的水泥便桥上,一位老人正在晾晒棉被,他 指着桥底下:"这里是原先通善贤坝的河道,现在废弃了。"

老人陆银松,今年72岁,杭州机械设备厂退休职工,他领我走了几十米路,来到一幢青砖小楼前:"老善贤坝就在这儿!这幢楼是电



人力过坝(老照片)

坝的机房,原来的泥坝,在电坝旁边!"

我看看门牌: 善贤坝 41 号。小楼周边,杂草丛中,废弃的水泥块里, 钢筋裸露。

一、翻坝记忆:翻坝的还有娶亲船

历史上的善贤坝,属于上塘河边隽堰头自然村,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0年,村里郎中陈之宏有感于当地地痞横行,民风不淳,过坝货船 常受欺诈,遂提议将隽堰头地名改为"善贤村"。

"船过三十六码头,难过杭州隽堰头。"

这是老一辈口中流传的话,1978年出生的社区文体委员陆屹华脱口而出。

陆屹华送给我一部出版不久的《善贤志》,志书上记载,当地村

民认可、接受了郎中陈之宏的提议,1950年,"皋亭乡成立,善贤属于皋亭乡,正名善贤村"。

善贤村已经撤村建居,目前在大规模拆迁改造,社区办公暂时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顶楼过渡,我要寻访的善贤泥坝,早已经荡然无存。

善贤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善贤志》引用了一个传说:"明 代一位妇人私自开挖筑建而成。"

"坝呈块状分布,分东岸和西岸。两岸间用木跳板连接,是来往 行人必经之路。坝基石砌,堵住上塘河水,坝下是大运河之流。"

"我在善贤坝上拔过坝。"今年81岁的钱桂凤说,"塘栖乡下的枇杷船从下河(大运河)过来,要运到城里去卖,就要翻我们这里的善贤坝,走上塘河去菜市桥。"

善贤坝设置这人力绞车,绞车上盘着一百多米的麻绳,当地人称"麻皮索"。"我们用麻皮索栓牢船头,几个人一道推绞车上的木杠子"钱桂凤说,"要看船的大小,决定几个人来推木杠,把船拔过坝。价格大船高一点,小船低一点。"

"劳动号子也叫的,——在呀,——在呀,——在呀!还有叫:"杭呦,杭呦,杭呦!"

拉船过坝的时候,根据船停的位置间距,拉开麻绳,把麻绳头扎住一个活结,拴住船头,然后由6至10人(视船只大小)推动绞车木杠用卷起的麻绳将船只硬生生拖过坝——这是《善贤志》比较正式的提法。

翻坝的既有外来货船,也有本地农用船,村民用农用船装肥料、稻草、稻谷,挖淤泥,送交公粮等,"还有娶亲,用它去接新娘"。《善贤志》上说,村里曾有4条农用船,体积轻巧,只要几个村民就可抬它过善贤坝。上世纪70年代以后,道路交通发达,农用船才淡出视线。



钱桂凤还记得她参加拔坝时,常会看到一个同村的人:"他来了, 帮着推几圈木杠,后来就走开了,用个铁钩子去钩别人船上的篮儿。"

"钩篮儿作啥?"

"枇杷船篮儿里装的枇杷呀!钩上篮儿,他白捡个便官。"

"他,现在还在村子里!"钱桂凤撇撇嘴。

我估算了一下此人年纪,如今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哪个农村郊区缺少这号游手好闲之徒呢?这是以前的民风所造就的"人物"。 他们好吃懒做、荒唐可笑的特点,经艺术家揉捏变形,重新塑造,就会成为滑稽人物的典型,可笑,可怜,可恨,意味丰富。

"后来船主也想出对付手段了,他们用绳子串起一只只篮子,在 船上固定好,你单拉一只篮子,拉不动,这下贪小便宜的人,没办法了。"

《善贤志》记: "解放后,因交通工具改变,船只排队翻坝现象看不到了。"确切地说,人力翻坝现象是在善贤泥坝拆除,电坝建立之后才消失。

"在 1962 年,为了让过坝农船和放木排上下河的安全,政府新建了自动平行电坝。"

这次建坝,拆除了两座相隔二十多米的善贤坝石板桥,原善贤大 队会计陈富根回忆,建坝地点"离原泥坝大概十几米"。

二、电坝记忆: 短暂的春秋

电坝的建立,本为行船方便,实现过坝自动化,但当年它衍生的副产品更加弥足珍贵。"1961年,经过在翻水站工作的村民——陈兴根的努力,"电坝安装的一台80千瓦变压器,"用来供全村的照明电。

变压器一安装,随之各家各户很快安装了电灯,开始使用电灯泡做照明,从此结束了几代人用煤油灯照明的时代。"

通电照明一事写入了善贤坝 1961 年的大事记。"在上塘公社,善贤大队是最早结束点煤油灯历史的大队,"但是家中的煤油灯不能马上弃用,因为,"每户村民只限用一只 15 瓦的灯泡。"

善贤坝在上塘地区率先用上电灯的历史,与它以后利用 26 亩土地,在沈半路 91 号办起杭州灯具市场,这之间有无冥冥之中的联系呢?这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善贤坝铁轨式电坝有铁架子,上面有钢丝绳牵引船舶。"陈富根说。善贤坝的电坝,可以拖动 15 吨以下船只,但是它犹如昙花一现,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停用。

"投用的时候出了件大事,钢丝绳牵引的时候要么滑脱了,要么是断裂了,反正没有牵船,船翻了,船破人亡……"陪同我寻访遗址的陆银松老人说,但究竟这是人为责任事故,还是电坝技术不完善导致,已经难以说清。陆屹华说,电坝站的二层青砖楼房,社区会作为历史建筑物加以保存。

"善贤坝坝场当年面积蛮大喔,毛估估有20亩地左右,"老陆的说法印证了《善贤志》上的说法,解放前的善贤坝是远近闻名的水运小码头集镇,"镇上有国立小学、私塾学堂、茶馆、酒肆、布庄、打铁铺、理发店、服装加工店、早市、菜场等。"

坝上的三只凉亭,是村民们念念不忘的风景,"可惜现在一只都 找不到了,真该再造一只"。走访时,一些年老村民言谈中,流露出 恋恋不舍。

"我们家就住在第三只凉亭旁边。"81岁的钱桂凤说。凉亭曾是善贤坝人的地理坐标,现在则是他们的记忆坐标。



善贤坝桥

三、郎中记忆:遗泽后人

郎中陈之宏的后裔还在村里么?村民告诉我,他的小孙子陈富根依然健在。

2009年,隆隆作响的推土机,推倒了善贤社区寒碜简陋的农居房, "城中村"改造大规模推进。社区在原 4 组地块留出 7 幢房子,组建助 老助残服务站。"陈富根就住 2 号楼。"热情的村民把我引到了他的床前。

陈之宏提议把隽堰头改名善贤村,成了善贤坝的标志性人物。他 一脉单传,生儿陈镜清,陈镜清又生儿三个,三人中现在唯一健在的, 只有陈富根一人了。 "两个哥哥都走了,我是陈家的小儿子。"陈富根对于爷爷陈之宏, 他的记忆完全模糊,"我那时还太小呀。"

陈富根做过村里的会计,风度儒雅,举手投足依稀有郎中后裔的 风采。那天老爷子刚刚吃好午饭,从饭菜中可以看出他饮食的清淡节制, 桌上只有两菜一汤,花菜炒胡萝卜,肉末豆腐,再一个黑木耳冬瓜汤。 他住的不足 20 平方米的房间,没有太多摆设,只有一张支撑蚊帐的床 和一张四仙桌。房子以前是农民出租房,卫生间、厨房、卧室、客厅, 一应俱全。老人指了指窗外说,年底就可以搬新家了,再将就将就。 采访中老人话不多,说话气息平和,沉默时脸上也微含笑意。反倒在 旁边人称"钱老板"的阿妹钱桂凤,精干巴瘦,精气神十足,与我们 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地比划了善贤坝的翻坝场面。

"他脾气蛮耐的,他们祖上脾气都蛮好的。"81岁钱桂凤与陈家是表亲关系,"我高加压,还让我富根爸爸看过病呢!"

钱桂凤依稀记得陈氏郎中诊所的模样: "房屋蛮多的,有两间屋子当诊所,一间放药材,都是一格格小抽屉的中药柜子,另外一间搭脉问诊。"钱老太说,"院子里还有棵梧桐树,木佬佬(非常)大!"

陈富根女婿胡荣华,还记得爷爷陈镜清的模样: "小时候我常到 他们家玩的,他脾气总是耐呵呵的。"

"他们一家,心气平和!"钱老太说。自始至终,她看着富根,"富根、富根"叫得亲热。

"善贤"之名的提议出自陈家祖上,看来绝非偶然。陈富根清秀的长脸,聪慧的眼神,温和的模样,让我隐约联想到了围棋大师吴清源。

《菜根谭》上说:"为善不见其益,如草里冬瓜,自应暗长;为恶不见其损,如庭前春雪,当必潜消。""善贤"二字在今天,已成为一张"文化牌",凝聚了社区的核心理念。

祥符花神庙遗址

祥符花神庙位于花园岗村,此地曾是南宋皇家花木基地。清咸丰年间,祥符花农在村的最高处建有祈祷花神保佑人花两旺的花神庙,占地约十亩,庙基高大,气势雄伟。其中心祀奉花皇颛顼帝,两侧排列着十二尊花神。农历二月十二日为纪念百花生日而设的花朝节。因古时有"花王掌管人间生育"之说,故乡人们都要举行花神出殿升轿游乡仪式,巡游队伍绵延数里。1943年秋,花神庙被侵华日军焚毁。遗址曾为花园岗时学用房,现为月星家居广场绿化用地。祥符花园岗时花弄草历史达八百余年,花神文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传承了当地花农对花朝节的崇敬,花朝节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祥符花神庙遗址:远去的花神

祥符花神庙遗址碑,树立在莫干山路汽车北站对面,莫干山路 1165号月星家居广场的门口,这里,正是原花神庙坐落的地方。簇新 的灰色芝麻纹大理石,没有人为抛光和做旧,碑下混凝土上,稀疏镶 嵌着黑色鸡蛋大小的鹅卵石,供参观者落脚。

莫干山路是杭州北大门,经 104 国道武康西可转抵莫干山,地处咽喉要道,祥符文化站站长卢志贵说:"要考虑到将来莫干山路拓宽的可能,尽量避免遗址碑再次移动。"所以石碑立在距离道路稍远的花坛里,位置相对比较隐蔽。

卢志贵当文化站长前,曾经担任过祥符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党



祥符花神庙遗址

政办主任,机关工作熏陶的结果,就是他凡事都会从政府行为的立场衡量考虑。

"这是另外一份遗址碑设计图,"他从办公室抽屉里取出图纸给 我分析,"它的设计,要使用几十吨的原石,形状又不太规整,所以 我们选择现在方正的这款,风格上就显得大气、朴实、厚重。"

撰写过十几年镇政府工作报告的卢志贵,始终保持着对文字的敏感: "碑文初稿上使用了花神庙旧址的提法,我提出要修改。因为旧址是相对新址而言,它表明这样东西还在,只是旧了而已;而现在花神庙已经没有了,只能成为遗址。后来就改过来了。"

我走访杭州市文物保护所时,所长杜正贤的说法与卢志贵一致:"现场文物建筑没有了,只能提遗址。这些遗址,能够唤起老百姓对家乡的荣誉感。"

一、 花园岗是南宋皇家苗木基地吗?

花园岗村花神庙始建于哪一年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吕洪年的考证是在"清道光咸丰年间",也就是1831—1861年之间;花神庙焚毁于1943年则是村里多人见证的,那么估算起来,此庙存在了大约百年左右。

村中老人钱耕深未曾出版的《纪实》书稿记载: "因为这个官办花园声名显赫,设置岗哨,官兵站岗,所以有了花园岗地名。"

书稿还提到,花园岗是南宋宰相秦桧选定的皇家花木基地,专门 为临安府的市政道路、官府庭园提供花木珍卉。

遗憾的是,仅仅依靠村民口口相传,无法引用作为佐证,花园岗村是南宋皇家花木基地的说法,缺乏考据学上的支持。

这种说法可能性多大?杜正贤对我大手一挥,大胆判断: "非常有可能。"

杜正贤作为国家级考古专家,主持过"南宋临安府治遗址"、"南宋太庙遗址"发掘,近20年考古主线均为南宋,他的判断是凭他的直觉: "南宋的休闲文化做得非常好。"

钱耕深在书稿里认为,花园岗土质是中性土,适合花木种植;地 处大运河支流,交通便利,是天时地利共同造就了这片"皇家基地"。

二、 朱柏年: "我在遗址上读过书"

"花神庙不但是供花神的,也是大家吃茶谈天、交流信息、互通 有无的地方。"



花园岗村原住民,64岁的朱柏年出生时,花神庙已毁,但老辈人关于此庙的念念叨叨,不少都刮进他的耳朵。

"庙里还有个戏台呢,戏台底下堆放着村民的稻桶、柴禾,日本 兵一放火,它们都变成了可燃物。"纵火的日本兵驻扎在西塘河边的 华丰造纸厂,我读小学时路过那里,有些碉堡还没拆除。"

解放后,花神庙遗址废旧立新,造起了花园岗小学,朱柏年说:"我就在这所小学读的书。那时学校里没几个伢儿,一个统间,一年级与三年级学生一道开课,老师安排好左面三年级学生做作业,马上教右面一年级新生'人、足、刀、口、手'……"

花神庙虽然早已消失,但是花园岗村种植花木的技艺并未失传。 改革开放后,花园岗村经营绿化公司,村长当经理,朱柏年负责搞生 产经营,他说: "我们商标保护意识蛮强的。"朱柏年捧出那本商标 注册证,证号 1332176,商标名为"花园岗牌",签发局长侯林,时间 在 1998 年 6 月 30 号。

朱柏年现在还在社区工作,他案头放置的《花园岗村电话簿》, 封面就是一盒罗汉松。"这是我拍的,经过了电脑缩小处理。罗汉松 的原型还在苗圃里放着,要是卖卖么,大概有两三万块钱。"

当过村委委员的朱柏年说,花园岗社区现在 280 户常住人家,因为近年城市化推进速度极快,征地拆迁多,本地许多花农都到三墩等地租用土地,继续种植花木。

花神庙最初建立,花农可进庙上香、供烛,祈求花神菩萨保佑他 们花市兴旺,花神庙毁了之后,解放后破除迷信,不兴这一套,花神 庙也就少有人提恢复。

"现在即便恢复,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多了。"朱柏年说。

三、 钱耕深: "《纪实》是我的绝唱"

真正对花神庙来历下过功夫,做过一番研究的,钱耕深算得一下 个"角色"。

"著者 1936年出身花木世家,经历了所有花木之路,秉性喜爱花乡, 青年时有条件迁户口也不愿意离开花乡。"

——这是钱耕深《纪实》书稿的"著书说明",透露出他的"花 乡情结"。

拜望钱老是在暑期,走进茹家桥 99 号的小楼,一个八十光景的老头迎上来,他穿一件天蓝色的纯棉 T 恤衫,背脊微微佝偻。他 10 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木头沙发,一张四仙桌,一只食品柜,显得十分拥挤。钱老搬出竹椅,请我在阴凉的楼道里就坐。

花神庙的原始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访问过多位村中老人,结合小时印象,钱耕深张口即来:"它占地约10亩,长约120米、宽约60米,纵向坐西朝东,四周都是花木地,门前是路,路的对面是一方池塘,环境十分优雅,池塘占地约4亩,起到美观的同时,更为花神庙的消防安全做了保障。"

说到庙宇的构造,钱老说,它跟普通寺庙不同: "庙外围整体白粉砖墙,屋顶覆盖小青瓦,大门上头二楼搭建着戏台,平面看似牌坊门楼,进出花神庙从戏台底下长6米、高5米的门堂,跨过20厘米高的木台阶进入,头顶是木头板搭建戏台地板,戏台大小约30平方米,戏台和大殿的梁柱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样纹式。大殿正中花皇菩萨坐在龙椅上,双手放在双腿膝盖上,头上的官帽上镶嵌着用五彩丝绸镶嵌的'杨梅球',五官方正,胡须微卷、眼窝深陷、眼睛明亮,身着彩绘龙袍,既有汉人的温文儒雅,又有胡人的健壮英武。左右12尊花



神,每座花神间隔60厘米,她们五彩绘身,手持各季仿真花,待人供奉,前方放置佛凳,香烛架子和5米长的供桌。"

"正月花神梅花,二月兰花,三月桃花,四月牡丹,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紫薇,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茶花,十二月腊梅,花皇体型高大,近4米,佛身是铝壳彩塑。很多地方的花皇都是以武则天为扮相,唯独花园岗花神庙的花皇是唐太宗。"传说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花园岗人重男轻女,觉得花皇不应由女人作为花神,二是武则天在花农心中,污秽专权,最后以唐太宗作为花神的化身。

钱老说他小时候调皮活泼,绰号"小瘪三",村里热闹地方总少不了他。1946年,花园岗的"花王出殿"游行轰动了十里八乡,盛况在钱老书稿中亦有记载,但他对我描述时,眼神俏皮,口角生风,更显得精气神十足。那是1946年农历二月十二。

"上午 8 点 30, 出殿仪式开始, 庙门外, 由火铳手开道, 36 个火铳手都是五大三粗的壮汉子, 都是花园岗村的村民, 他们统一着装黑衣红色阔腿裤, 气势招摇, 每人手持一把三管装满火药的形似扩音喇叭的铁制火铳, 嘴里叼着香烟, 这时花园岗村茹家桥的茹法根穿着光鲜, 作为祭祀的主持人, 他一声口令发出, 火铳手随手用香烟点着导火线, 两秒钟后一触即发, '呯呯呯呯'……百铳齐发 108 响, 震耳欲聋。主持人随即敲响手中的钢板, 清脆三声'噹噹噹', 宣布'花皇出殿, 起轿'。

"8个壮汉,扮相轿夫,抬了花皇大轿走出庙门,接着由本村容貌 较好的村民,有男有女,扮成十二花神模样,手持当月纸花,护在花 皇的周围。在花皇大轿的领导下,后面的演绎队伍声势浩大,十里八 乡的乐队,敲锣打鼓'哐哐响',吹喇叭'滴滴答',二胡队,灯笼, 舞龙,舞狮。八仙过海高跷队,走了不稳还要翻跟斗,技艺高超。 "老百姓最欢喜看啥?看黑白无常押犯人到鬼门关,他们两个鬼,一个小头鬼,头顶黑高帽,身着破旧黑长衫,黑面孔,口吐一条红纸板做的长舌头,手拿一根黑链条,走起路来拽头拽脑。一个大头鬼,头顶白色纸帽,白衣服,白面孔,赤脚上铐,铁链缠脖,长发披肩,他们走过路边,看热闹的村民会起哄,会议论,做人要清白要正气,死后就可以逃过这一关了,不然做鬼都要受罪的,这种现场直播的'鬼片'(当时人们看到这种场面已经是很稀奇的)有的人看了很害怕的。"

钱老说,"巡游队伍一路向南,五花八门的游行队伍将近30支,整个巡游过程,要3个多小时才结束。"

四 、花神庙被毁

从清代道光年间建庙起到 1937 年,庙内天天客流盈门,来往的有香客,还有来庙内茶楼叙茶、交流花艺、品尝小吃、听唱说书、打牌赌钱的人们。

"1937年以后,日本兵占领杭州,庙门紧闭不开,兵荒马乱的, 就怕汉奸生事。"

1943年秋天某日,3个小和尚准备去打水,推开庙门时,突然看到 从北边路过的背枪的日本兵,心里一慌,"哐当"一声重响关上了庙门, 引起了过路日本兵的怀疑,"日本兵回头用枪柄重击寺庙大门,小和 尚就是不开门,日本兵气得要死,当时是干燥的秋天,庙墙边上堆放 着一些易燃的秸秆、柴火,日本兵就这样点燃了柴草,柴草燃烧了大 门,大门引燃了戏台,火势延烧到走廊、楼阁,整个花神庙被大火侵蚀,



小和尚也不知去向,大火慢慢熄灭,后来人们发现花神庙房楼烧光,花皇却毛发不伤,丝毫未损"。

庙夷为平地以后,这块空地变成了一个广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遗址上建造了一个礼堂,礼堂边上有一个小学,名叫花园岗小学。小学后来变成了村办粉丝厂,改革开放以后粉丝厂倒闭,之后改造成莫干山路,也就是现在的模样。"

五、 花神遗韵

离开钱老茹家桥 99 号的小楼,再到车水马龙的莫干山路,观赏花神庙遗址,别有一番滋味。

1997年莫干山路尚未大面积整治,路边还摆放着村民的花卉盆景摊点,卢志贵还曾拜访过其中一位"花博士":

"一走进他家 400 多平方米的庭院,就如进了花的海洋,景的世界。 这边茶花、桂花、玉兰花,花木郁郁葱葱;那边白掌、散尾葵、五针松, 树桩盆景巧夺天工。阳台、窗台乃至楼梯脚边,任何一个角落都摆上 了花卉。庭院里竟然有 80 余个品种、700 多花盆花卉。

67岁的陈沛金大字不识一个,可说起种花,就神采飞扬,滔滔不绝, 抚摸着那些十多年心血培育而成的盆景,陈师傅粗糙的手轻柔、温和, 犹如面对婴儿。"

花神已经远去,花农业已星散,但是热爱花木的情结,在花园岗还是根深蒂固。花园岗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说:"以前中南海、故宫的罗汉松都是我们送过去的。""考虑到因为征地,花园岗的土地逐步逐步没有了,现在还有700多亩土地,在征掉以后,老百姓的树根本

就没有地方种……我们现在落实了30亩地,把罗汉松收起来。因为花园岗的传统产品就是罗汉松,我们要保住花园岗'罗汉松王国'的地位。"

"花木的神效,说来真不敢相信,"钱耕深现身说法,"小时候我身上生疮有毒,大人把老鸦藤的叶子摘下来,合着馋唾水敷在疮毒上,敷了就好,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老钱至今说来,仍然充满敬畏。

义桥码头

义桥码头位于京杭大运河康桥西杨社区临河处,码头以长条石驳坎,可供多条船停靠。元末,塘栖至江涨桥的新运河开通后,其为杭州城北粮、盐、丝、茶等的重要码头。上世纪70年代,运河客轮杭州到塘栖的航班曾在义桥停靠载客,是重要的客运集散地。原义桥老街朝河一字排开,长500米左右的大街上摆满各种货品,热闹非凡,为当时义桥乡的政治、经济中心。上世纪90年代,义桥码头退出历史舞台。至今还保留着部分可辨认的码头台阶及一些货场、客栈等痕迹,运河文化积淀深厚。

康桥义桥码头: 萧瑟秋风今又是

没有了车水马龙的街道,没有了前来摆渡的人群,唯有飘散的灰尘, 房屋爆破拆除后的块块乱石,散落于早年的码头。在一片没有人烟的 废墟上,立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遗址碑。

遗址碑旁 20 米处,有一幢小楼,像一个小型私人别墅,但是只有门,没有窗。门口过道非常整洁,闲置的泥地上,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 萝卜,莴苣笋,芝麻,香蒿等。为什么这幢大约 50 平方米的"私人别墅"没有围墙?为什么义桥码头上的所有建筑都拆了,唯独它还在?

小楼门口的牌子解开了我的疑惑,原来这是康桥地区新开河闸站的站房。这时从我身边走来一个六十几岁的瘦小老汉,头发灰白,皮



康桥义桥码头遗址

肤黝黑,烟灰色格子长袖 T 恤衫,深蓝色牛筋裤,黑色花花公子皮带,褪色的扣头勒得很紧,脚上的黑色布鞋磨出了两个破洞,见我在此也不奇怪,顺手把门口"临时外出"的标志换成了"在岗"。因为牌子上写着管理员的名字杨阿农,我想他应该是阿农师傅:"您好,你是阿农师傅吧?""对对,我就是,你有什么事?"阿农师傅说着带康桥方言的普通话,得知我的来意,"咣"一声打开铁门,走进房间,开始向我介绍。

"这个房子是操控新开河水位的闸站房,边上放着的是 4 台立式操作台。"我观察这些操作台,好似澡堂里存放衣物的铁箱子,上面标注着 1234。

他说: "主要的电机、机器都在我们脚下,翻开脚下的钢板,下面有4台机器,传动轴、马达、连接管都隐藏在地窖里,等洪水来了,一旦新开河水位上涨到2米左右,这里的四台机器就要全部开启。我打开上面的铁门,按下绿色的按钮,把可以把水打到运河里去,要不然整个康桥就水漫金山了。现在虽然没有洪水,我也要24小时在岗监管,

防止发生意外,上面也要来检查。所以我的生活起居,都在这里。"

小楼的一角开了一扇小门,里面是大伯休息的地方,十来个平方米, 一张铺着旧棉絮的床,还放着一只电视机。大伯说:"平时就在这里 值班睡睡觉,不需要太多东西。"

走出昏暗的小楼,阿农师傅深吸一口气,笑眯眯地说道:"我是本地人,有两个儿子,分了5套房子,明年就好住进去了。"他指着马路对面二十几层的咖啡色高楼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原本这里很热闹的,老底子走水路来的人,都在这里上岸,码头上都是店,什么都有,这块地方全部都是。"他指着周边的废墟,"前面有一块遗址碑,是今年5月份立在这里的,6月份这里全部拆迁了,成这样了。原本我还可以和这里街坊谈谈天,走走象棋,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一、一条老街

走访了义桥老码头,最值得说道的,就是码头上的一条老街,一个小庙,一家油坊。

据这里的老年人回忆说:码头上来之后沿着运河有两排房屋(以前,人们建造房屋,都是依岸而建),两排房屋的中间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义桥老街,通常房屋的一楼是用来卖东西的,二楼是住人的。老街上的东西堪称是琳琅满目,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可以说是你只要走进这条老街来,那没有让你空手而归的!

杨根法大伯,1931年出生,他说: "老街在日本兵没来侵犯的时候,是我们这一带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时的主要交通方式是走水路(轮船),每年的端午节,附近村里龙舟都会聚集到义桥码头来赛龙舟,



很热闹的。它是连通卖鱼桥码头、武林门码头,和塘栖、嘉兴、上海、 无锡水路的咽喉要道。"

"义桥老街街长 1500 米,这里盛产枇杷、梅子、荸荠、桃子、西瓜等水果,来往批发买卖的人非常多,街道时常被人和货挤得水泄不通。苏北船民也常到老街上来采购各种水果,贩卖至上海和无锡等地去。我们这里的西瓜特别的甜,它皮薄、瓤红、肉甜,是这一带出了名的。

"这里不单纯是个水果批发地和老酒行繁荣地(老酒行六七家), 在老街的东边还有个大型的榨油坊。"

郁师傅, 土生土长的义桥村人, 全名郁忠海, 身高一米六五的样子, 体型微胖, 黝黑的皮肤或许是常年在煤厂工作被熏染的吧。从海华油库退休后,被浙江众人工贸有限公司聘为煤场的磅秤师傅。每天运煤车进出,都要经过郁师傅的电子地磅秤。"这里明年就要搬掉了,现在这里主要用来堆放煤和煤渣。"

在空闲的时段, 郁师傅跟我描述了他姑妈开设在老街的店铺。

"我的姑妈前些年去世了。姑妈店铺名叫郁富昌杂货商店,寓意为富裕昌盛。解放后公私合营,称作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店铺面积大概 100 平方米的样子,就开在老街的街口。杂货店里卖糕点、糖果、香烟和老酒,还有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笤帚簸箕,样样齐全。因为她热情好客,从不斤斤计较,所以来她店铺买东西的人很多。

"我的姑妈,是引领老街风气的人。她第一个去上海购买友谊牌缝纫机,买回老街为村民缝制衣服;第一个把织袜机带回老街为村民织袜子。整条老街透露的浓浓的人情味,姑妈在那里开了个好头。以前我们这里每户人家的碗底,都会刻有姓氏。因为那时家里穷,吃饭的碗筷一般备得不多,要办红白喜事了,就要从别人那里去借,所以要

在碗底刻名字,方便识别。别人在姑妈店里买了碗,要刻字,她从不收钱的。刻名字是一个技术活,用一个像锥子似的工具,再加小的榔头,在碗底轻轻地敲。别看我姑妈大大咧咧的,做起这个事情来还是很细心的,一点一点地敲,还是很费功夫的,一不当心,那碗就给敲碎了。但我姑妈技术比较好,碗在她手上,就跟玩具一样,一会儿功夫就刻好了。在她店铺买东西,比如差个几分钱什么的,那零头肯定是抹掉的;有大人带小孩子来店铺看东西,我姑妈先给小孩一块小糕点、一点小糖果什么的,那大人就不好意思去其他店里买了。"

环卫工人冯师傅是 1955 年生人, 土生土长义桥人, 在他的印象中, "老街里有吃的、穿的、用的, 不过小时候买东西需要很多的票, 如布票、粮票、肉票、蛋票等等。那个时候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 就是在义桥码头坐轮船, 那个时候的码头的船票到武林门是一块五毛钱, 到塘栖是五到六毛钱。轮船都是定时定点开的"。

二、一家油坊

满头银发、穿着中山装的杨根法大伯说: "义桥老街的东边,有个占地 1200 平方米的榨油作坊。在油坊的东边,有座石头砌成的小桥——庆子桥。在我的印象中,油坊最多的时候有 20 多个长工,每人都各司其职,在工作中都是忙而不乱。"

杨大伯慢条斯理地说: "那个油坊主,叫郁鞠元,是郁家里人(郁家里是个村庄),他有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好,孩子们培养得很有出息,其中大儿子、二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出去读书了,小儿子是个哑巴,油坊主就把这个儿子留在身边。那个时候,油坊主



资金很丰厚,曾买了上百亩土地,他家的房子造的跟现在有钱人家的 别墅似的,很豪华,门口有两个石狮子。

"开个油坊其实不容易,一要有齐全的设备,二是要找到好的榨油师傅,三还要有资金作周转······所以,没有一定的财力和经济头脑的人是开不了油坊的。

"整个郁家油坊依运河岸边而建。房屋的高度有四五米(我们通常的居民用房高度不能低于 2.8 米),宽约 7 米,建造的房屋用料全属木制结构。为了能使榨油工具在地面上活动不受影响,采用的都是很粗的横梁,否则支撑柱很多,就会影响地面上的正常作业。

"走到油坊,首先看到的是大型的榨油机,因为常年榨油,连门框颜色也变得油光滑亮,形同于菜籽油色。走在地面上,咯吱咯吱响,一不留神还会打滑塌的。你一脚踩下去,提起来有点重的呢!

"每到菜籽生成的时节,前来榨油的村民是要排成长队的(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聚集到这里来榨油,每年的4月,来油坊榨油的人最多)。种油菜的小户人家好几家拼一条船,大户人家就一条船装载着油菜籽,从义桥码头上岸,把油菜籽运到榨油厂,再把榨好的菜油从码头上船运到各自所需求的地方,在这个季节里码头到处飘着香美的菜油味。

"榨油流程大致可以分八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一个或数个师傅 操控(郁家油坊主要就是以榨菜油为主):

"第一,将生湿的油菜籽过秤,筛石子、杂物。第二,炒干。第三,碾粉。碾盘的动力由水牛拉,碾盘直径在4米以上。第四,蒸粉。第五,做饼。第六,入榨。榨油坊的'主机'是一根粗硕的'油槽木',长度约五米,油胚饼填装在'油槽'里。掌锤的师傅,执悬吊在空中

的油锤,撞击挤榨油胚饼,金黄色的清油便从油槽中间的小口流出。 最后两个步骤,将榨出的菜油,倒入大缸之中。

"刚才说到我们这里的西瓜之所以甜,跟油坊是有关联的,村民们将油渣拿回去给西瓜当肥料。所以这里的西瓜才格外的甜。菜籽油的出油率很高,通常是十斤菜籽可出油七斤。当时人们的穿着是统一的蓝色粗布短衫,粗布裤,着布鞋;而油坊主或是有钱人家是着长衫出行的。"

"只要听到'咣当咣当'的撞击声,就知道是油坊博士开工了; 每每闻到菜油的香味,就知道是油坊里有油出来了。那个真是香啊!"

三、一座小庙

在杨根法大伯口中,义桥曾经有很大的一座庙——义桥庙,"它里面有50间房子,其中正房36间,还有大雄宝殿,还有厢房,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乡邻纷争而将其烧毁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以前常年去义桥庙朝拜的人是不断的"。而康桥镇内目前最大的寺庙,叫"宝积寺",义桥地区至今保留了除夕夜到宝积寺"烧头香"的民间风俗。它沿运河而建,朝南,在马路上立着巨型牌坊,高约8米,黑瓦飞檐,黄色墙体中,鲜红色的铁门十分醒目。深宝蓝色底,金字楷体楹联:"进三门内万法皆空惟求善行修真","建义桥村旁一座古刹总是济人利物",横批:"宝积寺"。

如果没有气势恢宏的巨型牌坊,宝积寺的确很难被人发现。大殿外围筑着规整的青色石栏,有香炉五座,柏油桶五只,供香客焚烧元宝。



内有西方三圣金身,披着五彩霞衣,手持吉祥宝物。墙外一步之遥的 重工业区,距离大殿仅仅十米,只听见机声隆隆作响,传送带扬起风尘, 与宁静的庙宇形成极大反差。

正值午时,膳房四仙桌上,一名老者穿着咖啡色僧衣,是寺庙的方丈,与5位居士在用膳。方丈77岁,戴高度镜片的眼镜,牙齿参差不齐,身体很好,每顿可以吃三小碗饭。桌子上,清清爽爽6只素菜,包心菜、豆腐干、笋干丝瓜、萝卜,还有番茄豆腐汤,他们围坐在一起,我上前询问寺庙的情况。93岁的大妈放下手中的碗筷,仔细听我们来意:"听说以前到寺庙里来的香客,都是在义桥码头上岸后步行过来的?"

大妈说道: "对的对的,都是从码头进来的,我在庙里三十几年了,吃住都在这里,我们是苦庙,一砖一瓦都是香客募捐的,外面来的香客也有,现在慢慢少起来,康桥本地人居多。"

这时从外面兴冲冲进来一个 40 来岁的中年妇女,打扮时髦,剪着波波头,还没等我开口,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的她,毫不避讳,一下子就说明了来意:"我是康桥本地人,是帮人拉货的。这个寺庙,只要他们一个电话要啥西,我可以放下所有生意,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免费及时送到。"

四、 三重境界

一条老街,红尘滚滚,一处油坊,欢乐祥和,一座小庙,宁静安详。 这三个或者已经远逝,或者依然鲜活的场景,勾勒了我对整个康 桥义桥码头的印象,也让我想起了《宋词三百首》中,南宋蒋捷《虞 美人·听雨》所描述的人生三境界,正好对应义桥码头这三个场景: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欢腾容易消逝,僧庐略显苍凉,还是客舟听雨吧,既可坐而论道, 从容不迫,也可壮怀激烈,起而行之。油菜花黄,蜂飞蝶忙,这是审 美的意象;油坊流油,盆满钵满,这是丰收的喜悦。油坊兼顾了现实 与审美的特性,这,也将是康桥义桥码头的未来吧?但是,这三重境 界很像是文人的遐想,只通达于审美境界,可以拿来作怀旧的药引子, 无法做现实的成绩单。区文广新局局长黄玲曾提出,如果在这里修建 一个非遗产品的集市,把拱墅的半山泥猫、剪纸、龟壳脸谱等特色产品 集中展示,真正地利用好这个老码头,该多好啊!

作为一个遗址的追寻者,我总想多搜罗一点码头的旧痕,哪怕残砖碎瓦,因为回忆需要线索,梦想需要抓手。这天水闸房管理员杨阿农见我们来了,主动带我们到碑旁的驳坎台阶察看。"这些都是后来新修的喔!"他指着这些残留物,"时间上估计不会超过30年……"那段台阶上方,一株泡桐树扎根于驳坎上,俯身向晚秋的水面倾斜,那也许只是野鸟衔来的种子,生根后就有了生命。

离岸几米远,一堵长50多米长、高约80厘米、厚约80厘米的水泥矮墙,由铁管与水泥墩双重支撑,露出水面,它是派什么用场的?阿农师傅说:"岸上以前都有居民房,这堵墙是为了防止船只撞岸,毁坏民房特意建造的。这里是个老码头,后来搬迁的新码头在南面100多米,那里现在是个砂场了。"

砂场在康桥路345号,墙上钉着一块搪瓷路牌。砂场堆放的沙子颜



色不一,有的浅黄,有的发红,一辆安徽牌照货车停在砂场腹地,一个工人正在车上作业。我们踩过货车轮胎在泥浆中的辙印,登上砂场石砌驳坎,一截疑似码头的残迹浸在水里,黑乎乎的,已经捉摸不透原来的本色。能够供人打捞的遗迹,实在微茫而稀少。

在这样的码头,会让人涌起苍茫的遐想;而在我们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也让人对这样的码头充满期待。若干时日后再来此地,你会脱口而出,吟诵出那句诗吗: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后 记

一、许明:全书要用第一人称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项世界遗产和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运河南端觅遗址》的编撰工作,正是在这种令人振奋的背景下展开的。

穿境而过的大运河,为千年古运河最南端的拱墅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存。为了更好地传承拱墅的文化血脉,揭示拱墅文化特有的"遗传基因",2011年3月,本着"代表性、历史性、完整性、权威性"的原则,拱墅区决定启动"历史文化遗存整理保护项目",筛选和确认境内的文化遗址得到确立。2011年,首批10个历史文化遗址,2014年,第二批13个历史文化遗址完成挖掘,并在原址立碑介绍。从此,拱墅历史文化的展示,又多了一种新鲜的载体;运河岸边,市民与外来旅游者喜闻乐见,富于创意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正在拱墅范围内一点一点建成,市民欣喜地说。"这是我们家门口的博物馆!"本书通过对24个遗址(包括一处在拱墅区境内重建的香积寺)历史与现状的再挖掘,努力还原其历史风貌,发现其文化含金量,为这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积累库藏。

区文广新局把这项任务落实到了杭州话研究会安峰领衔的写作 团队。区委书记许明同志亲自指导该项工作,创造性地提出,全书 要用第一人称,真实朴素地记录遗址点的历史;要以个性化的视角, 完成对遗址点的解读。这样的思路别开生面,同时对写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拼拼贴贴的纯资料堆积"不灵光"了,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也将难以交卷,此种手法,要求作者深入基层,行走现场,对遗址点"人到,眼到,心到,笔到",经过大量采访,获取尽可能多的素材,用实话实说的方式,将"干货"不留痕迹地加以组合。

二、写作组: "烹小鲜"式的写作,从细节中一窥历史

"这种古今交替,时空自由变换的叙述的文体,是我想象中处理此类题材的最为理想的入手方法,对写者而言少受约束,天马行空,可充分地用尽用足手中的素材。重要的是,对读者而言,它能照顾到不同层面阅读人的阅读兴趣,避免了学究式的考据文字让非专业者不想再看的尴尬。"这是运河文化草根研究者张震毅对写作组努力寻找的文体特征、整体风格的评价。

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由安峰领衔的写作组,无论是逐门逐户的前期访谈,还是文山书海的史料查阅,亦或是斟字酌句的后期编写,都全身心投入,尽力尽责,不敢有丝毫松懈。有时,为获得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采访当事人、回溯当时事的时候,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地走街串巷,开展田野调查,并多次往返于图书馆、档案馆等部门查找史实资料。而面对写作组成员的寻根问底,那些当事人也积极配合,有问必答,力所能及地追忆曾经的故事。令人感动的是,有位老先生强忍丧子之痛,接受了写作组的入户采访。

在码字的过程中,安峰一直强调: "把最重要的先告诉别人,不要绕弯子。像倒金字塔那样层层递进,像新闻特写那样,把重点 拎出来。"主力军荀丽每每落笔前都要思索个一两天,在脑子里理 清思路,想好自己认为最好的写作方式,以至于有时候骑着电动车,脑子里想的全是文章,都不知道怎么到了目的地,颇有些不思茶饭的意味。思绪理清后,完全静下心来去写,有时写好一篇文章常常已是十一二点,将文字发送给安老师及其他同事。不一会儿时间他们就回复了,原来大家也都还没睡。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节蕴含真情,细节的背后是故事,是人生,是历史。在采访和写作中,写作组抓住每一个细节,如背纤的纤板长度、宽度、厚度,用的是松木还是杉木,串连纤板的绳子是麻绳、棉绳还是塑料绳,绳子有多少粗,纤板是自己做还是有的买……有时一处细节能让描写对象变得形象生动,被采访者的穿衣打扮,脸上的一颗长寿斑,衣服上的一颗大红色水晶纽扣,手上拿着的圆形玻璃瓶是霉豆腐瓶子还是果酱瓶,这种独有特色的东西,绝对不能放过。因此,写作组在采访中一定会带上照相机,把一些细节摄录下来,写作的时候反复看,做深度分析。

三、文广新局: "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是我们的工作思路

深埋地下的战国历史,布满年轮的古老街道,镌刻岁月的门楼花窗,波光盈盈的迤逦河道……一个个遗址点凝重、古朴,犹如一个个音律,敲击着我们的心房。当限于客观原因,遗址无法再一一还原,我们希望以树碑立传和编纂出版相关书稿相结合的方式,为拱墅的文化地标,留下可供旅游开发的文化抓手;为子孙后代,留下可供再度挖掘的历史线索。

本书的编纂,体现了我们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化工作思路,体现了写作组"全景展示,注重细节"的壁画绘制型采编风格;"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一种富于特色、风格鲜明的书写文体,在拱墅区已渐趋成熟,值得我们深入研讨,认真总结。

本书的出版和编辑,得到了拱墅区各街道党工委、文化站的鼎力支持,专家学者们的诚挚指导,以及基层92个社区、全体文化工作者、非遗保护志愿者们的积极参与,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杭州市拱墅区文广新局 2014年11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河南端觅遗址 / 许明主编 . -- 杭州 : 杭州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65-0218-9

I.①运… II.①许… III.①区(城市) - 文化遗址 - 介绍 - 杭州市 IV.① 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0053 号

运河南端觅遗址

许明 主编

责任编辑 李利忠 夏斯斯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6 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5

版印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218-9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